

急湍

隅棨著

急湍

隅  
棨  
著

1936

# 湍 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初 版 1—2000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卅日付印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廿日出版

作 者 隅 榮

出 版 者 謝 少 卿

總 經 售 聯 合 出 版 社

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電話八五〇五一

實 價 大 洋 九 角 三 分

黃云一下停了筆，抬起頭來，望着窗外。窗外依然是暗沉沉的；好像風還沒止，樹枝不住忽左忽右地在搖動。黃云心上像壓積着一塊鉛石，悶悶地，渾身不自在。關外的氣候，真也難耐，颳黑風，下黃沙，還是秋天，便已經這樣地叫人討厭了。他呆地望着窗外時，又轉而默默地沈吟着。默想一陣，毫無結果，再把眼光轉落到桌上的信紙上面，提起筆來，繼續寫他那封未曾寫完的信——

「……經過幾天勞頓的旅途，終於達到我數年不見的故鄉了。故鄉已不是我幾年前所見的故鄉！美孚油燈代替了菜油燈，東洋布代替了土產布；一條不滿二十家舖面的小街中間倒新開了七八家洋貨店！秋收以前，米價貴得可怕，秋收以後，米價賤得可怕；勞苦的農人，終年不得一飽！」

寫到這裏，不禁皺起眉頭，微微噓出一口氣。擱下筆，摘下眼鏡，掏出手巾來擦拭着。這下便露出了他一雙爛爛的眼珠，從眼珠上表現出這人是一位前進的勇士；舉動些微帶點急躁，態度却是始終沉着。他想起自己的故鄉的情況，明白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深入農村，農村一天一天地走向破產的危途，看看大亂就在目前，被壓迫者革命的怒潮，大概不久便要涵湧起來的了。不禁又微微地噓出一口氣。——帝國主義者真還在做夢呢，——他一面戴上眼鏡。——到處耀武揚威，那里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臨了呀！

於是略一躊躇，發出一聲冷笑，提起筆來，一直寫了下去——

「你沒到過東北，恐怕你對於××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的真實情形還不十分地明瞭吧！說起來那真是叫人恨得磨牙！他們有隨便搜檢中國人的自由，他們有隨便強迫中國人的權利；而中國人也自己不爭氣，賤骨頭，看見他們就害怕；向來中國人自己都以為是唯我獨尊的，但一見到他們，自己的勇氣便不知怎樣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別人有命，奉命唯謹。

「這幾天的風聲尤其不好：他們的軍隊天天在實彈演習。有人說：恐怕又要

重演一次在濟南一樣的故事吧。依我看來，也許還不止此，再來了時，要請他們回去可就難了。但是，回頭看看中國呢，統治階級，依然優遊宴樂，誰也不會注意及此；而一般所謂有點腦筋如我們這樣的青年者，又有幾個打過什麼主意呢？

「說到青年，我又記起我們那幾位同學來，我先走了，不知道他們又鬧出多少有趣的 *Romances* 來了。」

「楊四郎的京戲唱得怎麼樣了？他大概快去做官了吧？王麻子看準了機會沒有？李肥的父親很有錢，他要做資本家的願望許可以達到的。玲玲的嘴唇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紅麼？自以為聰明的胡懼對她進行的戀愛怎麼樣了？可憐瘦小的胡懼啊！P.S.H.倒是真活潑；崔鶯鶯可惜固執了一點。（你不知道，這裏有一位姓白的交際家，就是他的未婚夫呢！）李二虎總不愧是北方英雄，李詩人該又寫出了不少的傑作吧？但我希望他把他的身上拾綴得乾淨一些。平兒無恙，替我問候這位可愛的朋友！

「顧洪，時代急速地把我們向前推動了，好好珍重吧，牢牢地把握着不要讓自己沉淪下去！」

「記着，要得天下太平，還得我們大眾自己努力！」

一九三二，九月十八，黃云。」

黃云把自己寫的信重新看過一遍，抽出一個印有省立中學款式的信封，寫好顧洪在北平的住址，把信封好，開開門，叫聽差。

聽差走來，把信交給他。恰在這時，隔壁會客室的掛鐘連響了七下，天色已晚，暮靄一步一步地爬進屋裏來了。

聽差接過信去，順手開了燈。剛走到門邊，又轉回頭問：

「黃先生，開飯吧！」

「他們——白先生和黃先生，黃定遠黃先生他們呢？」

「都看『磨電』去了，在瀋陽大戲院。」聽差咧着嘴像抱歉似地笑了一笑。

黃云便不言語，只點點頭。

聽差出去了。

自己的身子重新落在椅子圈裏。心裏想，中國人真會享樂，不是大家都知道兵工廠的槍枝子彈已經搬走了好些嗎，居然還有閒心去看電影！……但一轉念又覺好笑

——不去看電影就不會出事？真沒想到自己也會發出這樣無聊的感慨來。於是拋開一切胡思亂想，堅決地命令自己：

「安安靜靜地過這一天。」

可是主意還沒打好，飯已經開來，因而黃云吃這一頓飯，也格外地急促，爲的是吃完了飯好找一點什麼事來作。

而吃完了飯時却一點主意也沒有了，望着書架，懶得伸手去取下一本書，提起筆來，寫不出一個字。他站起來，在屋內走着。外面風已停止，四下靜寂無聲，一種寂寞的滋味，猛地兜上心頭。

終於覺得這樣不是辦法，便轉念到出外走走。

宿舍裏的人真像全出去了，每間門上都掛着一把鎖。走到教室，看見一排排的木橈子如一問一問的監獄，不禁打了個冷戰，立刻倒退下來。圖書館的窗孔上雖放出有燈光，但走到門口，停了一停，毫無興趣，又折轉來了。茫茫然，不知所之地一直出了學校。

黃云到瀋陽來還不過十來天，除了因爲買書到過一次四平街外，別的地方從沒有



去過。便是四平街，黃云對它的印象也模糊得很，只記得在那裏有許多新建築的商店，看去雖然也有四五層樓，但既不雄偉，又不華麗，正如當地人穿西服一樣，喜歡穿紅褲子，綠上身，表出一種雅得那麼俗的氣派。

「到那里去呢？」所以他走上一條大街時，心裏便這樣問着自己。跟着聽差告訴他的話又在耳旁響出：「都看『磨電』去了，在瀋陽大戲院。」

於是張望着叫洋車。

影戲院已經擠滿了觀眾，沒法子找他所認識的人；而且，影片開演的時間看着就到了。

却是在影片演完一半，開燈休息的時候，一個人走來和他打招呼。抬眼一看，原來正是省中的同事，有名的交際家白功全。

「黃先生，一個人來的？」交際家白功全看見他旁邊的座位還空着在，走過來這樣地問。

「你們全走了，學校裏只剩下我一個人，聽差說你們上這裏來了，我便也跟着起來。——他們都來了嗎？我的本家呢？」黃云答着他，站了起來。

「不知道，我也是一個人。本來大家約好了的，可是他們都沒來，大概又是把在教室裏受的學生的氣到窩子裏發洩去了，哈，哈，哈。」

黃云毫不介意的跟着笑。指着旁邊的空座轉向交際家：「那你不如就在這裏坐好了，大家一塊兒好說話。」

兩人便一同坐下來。

「地方沒住慣，一個人是怪悶的，」白功全向着黃云表示充分的同情，說出話來，真不愧是一位有名的交際家。「只差一禮拜就過中秋節了，那時候兄弟作東，大家熱鬧一回。」

「那一定是很有趣味的。」

「不過，」那人突然一下把嗓音放小了。「這兩天關於小鬼的謠言很重，黃先生，你看怎麼樣？」

「哦，也許不是意外的事吧，白先生是此地人，自然比我清楚得多。」黃云心裏一沈，却故意反問着。

「聽得太多倒把自己弄糊塗了，可是北寧路的車輛材料都盡量地往關裏搬的事是

千真萬確的。」

「難道軍事方面就沒有一點準備？」從那人的話裏，黃云知道事情是無可避免的，但還希望多得到一點消息。

「這我可說不上，誰又知道呢？」這位交際家也答覆不上來了。「當局們都極力否認會出什麼事，漏出這些秘密的還是一般商人。——他們因為政府要徵收產銷稅，便都埋怨政府，還說什麼『亡了國倒好，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亡國奴也沒有我們上的稅多。』——哼，商人唯利是圖，連國家也可以不要了。」

「倒也是中國的稅捐不免太多了一點兒！」黃云情不自禁地說出了一句由衷的話。「可是，老哥，」交際家却認真起來。「無論捐稅怎麼重，總比亡了國好呀，亡國奴，多難聽！」

「我並不是願意當亡國奴呢，」這位反而笑了。「就是商人們說出那樣的話，恐怕也是出於一時的激忿吧。」

「我想也是的……」還要說下去時，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已過，電影接着開演，只簡單地補充一句……「就是關於小鬼們的話，我想也是他們因激忿而放出來的謠言」

——便掉開臉去，用心地看着影片。

黃云却還在暗中發笑：交際家之所以不願意亡國的原因，也就不過是亡國奴三個字不好聽而已。倒是商人們說的話還有幾分理由，中國人的生活真比不上別的亡了國的人。這因為帝國主義的眼光要比軍閥們高遠的多，譬如軍閥們看見一個人，他們只知道叫這人把衣服脫下來給他們，不惜爲了想得這一身衣服而讓人凍死。帝國主義者却大大的不同了：他們不僅不脫下他的衣服，還要把衣服給他穿，保住他的體溫，養強他的精力，然後叫他去作工，他們便從他的工作裏取得無窮的利息。所以，比較起來，做了亡國奴真還要好些。但話不能這樣說，人們應該自己來做主人，不應該去比較主人的優劣，天下的主人——即是全世界的統治階級，沒有一個不是吃人的惡鬼！

……

「唔，這片子真不劣！」黃云的思路給交際家這一聲打斷時，片幕上剛映出了兩個字——「完了」

走出電影院，他向着黃云：

「我陪你一道回學校去，黃先生。」

「白先生今晚上不回家？」

「不，我明天第一堂就有課呢。」

天上懸着半圓明月，但月色並不清朗，晚風吹來，身上還覺得有點涼。黃云坐在洋車上，抬頭望着天空，耳邊隱隱約約地有種聲響在那里旋繞。仔細再聽，一點不錯，是一串一串的卜卜卜，卜卜卜……的砲聲，他立刻掉頭叫他的同伴——

「白先生，你聽！你聽！」

「不是出了什麼事吧！」交際家一聽先就張皇起來。再看看大街，商店全都關了門，冷冷靜靜地很少人行走。

「是小鬼放鎗嗎？」加上一句，好像在問誰。

「嚇！又是小鬼在打靶！」拉着他的車夫，一面喘着氣向前跑，一面這樣答應着。

「你知道是真的嗎？」

「誰知道！」拉着黃云的夫車却接着：「小鬼們愛怎麼樣便怎麼樣好了，咱們那裏敢管他，惹他們惱可不是自己晦氣，哼！」

機關槍聲越來越清晰，他們提心弔胆地跑回學校。學校的大門已經闕上，只留下

在一邊門上開着的便門容人出入。一敲開門時，戴着滿臉緊張的號房，一手把他們拉進去，砰地一下便把這門也關上了，上了鎖，悄悄地告訴他們：

「城外打起來了！」

這於交際家直如一個焦雷，頭也不回，拉着黃云就往裏面跑。

宿舍裏仍然是大部分地方都沒有開燈，便改了主意先到大家常常在那里聚會的會客室。果然，一個不少，全在這裏。三三兩兩唧唧噥噥地密談着。他們走進去，忽然一靜，便一起圍上來探問他們：

「有什麼消息沒有？」

「不是打起來了！」交際家一手遮着自己的嘴，縮下脖子，做出十分秘密的神情。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

「那誰不知道，還等你說！」又失望地散開了。

「我們委實一點不知道，」黃云接着向大家解釋。「究竟是怎樣的情形？」他說

話時，眼光向大家繞了一個圈，在每個人的臉上都停了一停；最末，落到一個小個子身上，他，黃云管他叫本家——而別的和更熟的人則稱他做「黃鼠狼」。

他說：「現在沒有人知道得清楚，因為砲聲是從城外傳來的，而那地方却沒有一個人進城裏來，所以，詳細的情形是無從得到。有人說第一聲砲響是在南滿站附近，而現在——聽！」他的眼珠停住不動，伸出右手的食指向上筆直地指着，好像是總指揮手裏的指揮棍，他在指揮別人注意聽呢。

屋裏一時鴉雀無聲，外面傳來的砲聲槍聲更加緊密而清晰了。恐怖的意念立刻傳到每個人的心裏，根根毛髮都像就要豎立起來。

轟——轟——轟——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轟——轟——轟——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一片歷亂的砲聲裏還挾着爆竹似的劈劈拍拍的步槍聲，槍聲嗤嗤嗤地在天上亂飛，距離顯得更加迫近了。

「躺下，躺下，小心流彈！」黃鼠狼啞着嗓子叫，大家便不顧一切蜷伏在地上。他躺着的方位正當着窗口，第一個看見東北方面紅了半邊天，不禁又失聲喊出——

「糟了，起火了！」

「在什麼地方？」大家關心地問，却不敢動一動。

「好像是北大營！」

「吁！糟透了！」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轟——轟——轟——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轟——轟——轟——

一聲聲大砲震動得門窗忒忒作響，而每一聲炸裂之後還發出幾秒鐘的沈悶而枯澀的回聲，使人們恐怖的心裏，更加上了一種不易支持的担負。

「不行吧，咱們這樣不是等死！」一個聲音在喘息着。

「那又有什麼法子呢？」又是一個聲音。

「砲聲這麼近，大概打到商埠地來了！」

「可不是，還聽得出人們的喊聲哩！」



「啊呀！」交際家哭了起來。「打到商埠地我的家就完了！中國的兵呢！中國的兵全死絕了嗎？」

別人只「唉唉」幾聲，但誰也沒有閒心去安慰他；抽噎一陣，自己也就止住了。槍砲聲絲毫未停，而遠遠地又傳來一片人聲，是絕望者的哀呼，是在掙扎時的慘叫，鬧成一片，如驚濤駭浪的海上的潮音……低下了，低下了，又高漲了，高漲了，一直延長下去，久久不盡……

一任別人張皇恐怖的黃云，始終在旁邊一聲不響。自從他大概明白了這事件的情形時候，已經敏銳地感覺到，知道這事件不比尋常：××帝國主義者此番是抱了極大的決心的，因為近年來帝國主義者們自身發覺了難於挽救的崩潰，妄想作一次破釜沈舟的最後掙扎，企圖抓着一條出路。這自然，屬於半殖民地，而擁有極大富源的中國便成了它最好的侵略的對象。雖然顧慮着其它帝國主義者的嫉視，但只要表面上打出進攻現代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鋒的旗幟，事情就沒有多大困難的。這樣的計劃，在××方面，老早就已經打定好了；只有中國的統治階級，還在那里做着一覺不醒的春夢，——貪心發展個人所統治的地盤，依然不斷低聲下氣地向着帝國主義者獻媚

呢，現在也該讓他們認識認識他們的主子所賜予他們的是些什麼了！可是，他們固然死不足惜；而眼前這無數被凌辱着的無告的大衆，犧牲代價又在那里！……他並不驚惶，反而十分興奮：幾乎忘記自身正處險地，自己也正是這受難的大衆中的一員；只在腦筋裏，一幅一幅地映出就在城外發生的種種慘象的畫圖——一片瓦礫的街市，血肉狼籍的死屍，痛澈肺腑的哀呼和殘暴的敵人的狞笑……

他的背脊上不住一陣一陣地發冷，咬緊牙關，堅決地在心裏向自己下命令：

「準備着，準備着！和敵人拚命！」

外面的砲聲仍未止，屋裏的空氣却沈寂得可怕，每個蜷伏着的軀體都陷入半死的狀態。猛然，牆上的鐘，噹噹打了兩下。

鐘聲喚醒了衆人，有人連連地吁出幾聲。

交際家又在那裏嗚咽着，一會，曲着身子像一隻狗似的爬到黃云跟前，抬起頭哭喪着臉問着他：

「黃先生，怎麼得了，我一家的人都不知生死存亡呢！」

黃云沒打算去安慰他。

「老哥，我真可憐，」他又接着。他的臉色死白，他的渾身發抖，他的神經刺激過度，幾乎失去理性。「我們不幸生爲中國人，中國人真可憐！我的房屋一定給燒掉了，我的家產一定給搶乾淨了，我家裏的人一定，死了，我——」

「你得安靜一點，白先生！」黃云打斷了他的話，低聲而焦灼地勸着他。

「不，」但他還要說，「我真可憐！我生爲中國人，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也完了，我也完了！」

一條強烈的白光在玻璃窗上一閃，如暴風雨中從天空裏射下來的一道閃電。

交際家「啊喲」一聲便倒在地下，嘴裏直吐白沫。

「關燈，關燈！」黃云大聲地喊。「××兵的探照燈來了！」

只地下發出了幾聲喘氣，却沒有人動一下。

終於還是他自己站起來，一下擰閉了電門。

空氣又沈寂了。

外面的大砲聲漸漸停止，步槍聲也慢慢稀少了，然而卜卜卜的機關槍似乎反加激烈起來。

卜卜卜……像是在東方。

卜卜卜……西方也像在響。

卜卜卜……南方也有呢。

卜卜卜……大概北方還更利害。

黃云告訴自己：「一定已經攻進城了。」

「眼前怎麼辦呢？」他不禁自問：「打進來了難道就這樣白送死！跑，往那兒去？抵抗，那簡直是一句笑話！」事實那麼簡單而固定，不須怎樣地思索，立刻可以得到結論：沒辦法。沒辦法就沒辦法，怎麼樣來了怎麼樣應付，臨時再說，——這樣，心裏倒轉而安然了。

瞪着兩隻爛爛的眼睛，雖說自己能够鎮靜得住，終不免幾分急躁：想到這裏，又想到那裏，想來想去老沒個完；幾次決心拋開這些胡思亂想，但它總在心上黏附着，糾纏着，丟不掉，更使得心裏發煩，於是，不由自主地，就只得一切都放任下去。

整整一夜裏，他都是在這樣的焦灼中度過的。

天亮了。

槍砲聲漸漸停止，只在每隔幾秒鐘，偶然或遠或近地還可聽到兩聲步槍聲。

失火的地方仍然在焚燒着，在那天邊，一團一團地濃烟瀰漫在空際；潮水般的慘呼，大概消歇了吧，在這屋裏已經沒聽到了。

恐怖稍稍鬆懈，心裏第一感覺到的便是冷——入秋以來第一次冷。

縮着身子不住發抖，每個臉色都灰白到如將死的人。

吉凶禍福的意念還在心裏打漩，誰也說不出一句話。

門砰地一聲響，號房的光禿的腦袋伸了進來，急促地報出兩個字——

「好了！」

大家跳着的心突然停止，身子像從天空裏掉了下來。

「小鬼攻進了城，」號房喘氣緊接着。「佔據了各處機關，不再開槍了，街上也有人在走動，說是還貼出有告示哪。可不是，完了！」在結尾上，又半像放心半像傷心地加上一句。

自然，這消息大家都認為是喜信，至少，在個人眼前的利害上，總算是喜信。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家！」第一個交際家便跳起來。

有人一把拉着他：「別忙，先等一等，也許街上還不好走。」

「不，可以了。」號房却接着，表示知道的頂清楚。

不等再有下文，於是他就搶着跑了出來。

街上的空氣比屋裏更冷；屋頂上樹枝上都薄薄地鋪上一層霜，一片寒光，籠罩着大地。

穿出大街。大街上冷靜的情況更不下於這一天的天氣。即有幾個行人，也是縮縮瑟瑟地沿着牆根走，縮着脖子如做賊一般。交際家加入了他們這一羣。這時，不用說商店的鋪門沒打開，就是洋車也瞧不見一輛。

交際家走着，五官百體都在注意各方，便是有些微的響動都會使他吓得一跳，熱血直往腦筋裏灌，身上不住地抖，抖。

高牆上貼着佈告，想不看，又惦記着什麼，似乎要看明白了才能安心，那里已經站着兩三個人，自己打算，大概不至於出危險的。放大胆子，走上前去。

「……顧華方如此，非民衆之行爲，乃有野心之軍閥之行爲。……至探毅然之處置，所應懲者，只爲官憲，而非一般民衆。一般民衆毫無所憂，望各安居樂業爲要！」

看完了，低低嘆出一口氣，到是心裏顯然安坦得多了。「一般民衆毫無所憂，望各安居樂業爲要！」對，小鬼恨的是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沒有關係，那自己的家當然是安然無恙的。本來嗎，打死許多中國人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小鬼是機靈鬼，決不會這麼傻幹的。

「決不會這麼傻幹的！」交際家這樣想着，覺得自己的推斷決沒有錯。來不及顧念到國家民族等重大問題，就是如此，也就不免叫他喜出望外。

然而，在走到城門口時，看着那堆着的沙包和一排排的電網，看着那舉槍待放的

X兵，心又劇烈地跳動起來，低着頭，一步挨一步地欲進不前。

「嚇哈！」

白光一閃，一枝上着刺刀的槍橫的自己胸前，身子有點搖搖不定。

兩個兵左右分開把住他的兩手，另外一個在身前身後搜查。摸摸口袋，摸出一個皮包。皮包裹放有幾張名片之類，掏出來看了一眼，便沒收了。而交際家看見的，同時被沒收的還有挾在名片中間的幾張鈔票。

皮包扔在地下，兩手也被放鬆，茫茫地直着脖子，抬起腿來正想開步走。

「嚇哈！」

這下真不易支持，回頭看，一個兵用槍尖指着地下的皮包。不得不俯身下去拾起來。就在這一剎那間，猛看見地上凝結着一片殷然的血跡。幾乎一頭跟着栽下去，使勁把眼睛一閉，努力抬起身，故示鎮定地邁開腿。

城外的景象可完全不同：不少的X兵；留着血跡的地方越來越多，而有的街邊上還擺着幾副不會收斂的屍首。

每到這些地方，交際家便緊閉一下眼。究竟也死了人，——他不禁害怕起來——



自家家裏的人呢，他們該沒受到危險吧！人類總是殘忍的，小鬼的佈告說得多好聽，而實際上，到底也是言不顧行！自己說自己如何如何的文明，罵中國人如何如何的野蠻，看一看，還不是一樣！還不是一樣……這樣比較着，交際家對於××兵的十分恐懼心，現在也減成了九分而另外加上一分輕視。

他正想抬頭看看××兵來証實他的理論，忽地一個人影從身邊掠過，後面有人跟着吆喝。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正在發呆。

砰的一聲槍響，前面的應聲而倒。他剛趕上，心裏一慌，兩腿發軟，也倒了下去。眼前躺着一個穿着巡警制服的屍屍，嘴角上汨汨地流出一汪血水，兩隻死魚似的大眼睛正對着他。

他打了一個寒噤，身子縮緊，不住發抖；後面又傳來一陣格格格的獐笑。

一下爬起來，沒命的鑽進一條小巷子；像一匹被趕急了的老鼠似的。

格格的笑聲還在腦後迴旋。

到了家，急促地敲着門。

裏面靜悄悄的沒有聲響。

拍拍拍地又用力敲着。

「誰呀！」門裏漏出顛顛的一聲。小狗跟着汪汪地叫。他四下狼顧了一下，才尖着嘴堵向門縫說，

「是我，媽，快開門！」

門開了先跳出一隻小哈叭狗來。交際家一步竄進去，碰地一下就把門關上。但立刻門又開了，一個老太婆伸出頭來把小狗悄悄地喚回去，一把抱着，才重新關好門。

「功全，」他的父親在院裏迎着他，「皇天保佑，一家人都平安。」

驚魂定了，心才像一塊石頭似地放了下來。父親，母親，妹妹，在屋裏團團地圍繞着自己。

他給了他們每人一眼，痛定思痛地記起剛才的情景，不覺長長地嘆出一口氣：

「唉，可憐的中國！」

「哥哥，外面的情形怎麼樣呢？」妹妹凝視着他，忍不住問。

「眼看着國家都亡了，還有什麼說的！」心裏一酸，淚珠就在眼角裏翻滾，努力忍着，抬眼望着牆上。牆上掛着一張女人的像片，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名字

叫做崔秀英，今年已經在北平的大學裏畢業了。他們的婚期就在寒假裏，那日期是他天天在計算着的。雖然身在憂患中，看着像片也不由想出了神。

「這能够怨誰？」父親何嘗不是一肚子委屈？兒子的話正引動了自己的牢騷。「這能够怨誰，還不是怨中國人自己！平日裏發傳單，貼標語，喊口號，讀遺囑，這個黨，那個派，這個派，那個黨，鬧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加捐加稅，加了又加，加了又加；可是，小鬼一來，批頭就跑。你不知道不知道，昨晚上中國的兵一直沒抵抗！一說得起勁，狠狠地頓着腳，又忿忿地加上一句：「它媽的真叫把人氣死！」

坐在母親腳邊的小叭狗吓了一跳，一縱身就往外跑。

「回來！回來！」母親跟在後面追。它站着，她又抱着它，把嘴挨在它的耳上像哄小孩子似地：「外面小鬼要害你！」

「我們店裏的貨那樣沒有上過十幾道稅？」父親接着，咬牙切齒地像在和誰罵架。「他們說是大家要愛國，賣國貨，不賣東洋貨；其實呢，誰不願意做好人！你瞧瞧，國貨成本本來就高，而且，除了這樣那樣的稅之外，又有許多許多的捐：什麼愛國捐呀，救國捐呀，剿匪捐呀……簡直叫你數不清。做起來一個錢也賺不着。東洋貨呢

，成本賤，捐稅輕；誰也不是傻子，你不賣自然有人賣，誰能管得許多！他們罵商人只圖賺錢？要愛國，要賣國貨，行；可是有一樣，得讓他們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取消一切的苛捐雜稅，我第一個就賣國貨，真是，誰說我愛國不在行！」

母親抱着小哈叭狗聽一句點一下頭；妹妹偷眼看哥哥，哥哥却在那里苦着臉。

「你們不相信。」父親猜透了妹妹的心意，這樣問。「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你們：他們叫商人賣國貨，你們知道他們是懷的什麼鬼胎？提倡國貨，他們得了好名譽；在骨子裏呢，賣出一樣國貨，就可以多抽得一次稅，哼，腰包裏不是也可以多落幾文！」

「你們都得好好記着，爸爸說的話一點不假！」母親附和着父親，也這樣地教訓她的兒女們，她知道凡是做父母的人都應該這樣的。

「可是，眼前就要作亡國奴了哇！」兒子却還在發感慨。

「不，不，小鬼亡不了中國的！」父親糾正他。但沒說明理由，話又轉開了：「天戒嚴，生意也不好做；這一來倒放了心，總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幾天了。反正南滿站我有不少的熟人，諸事託他們關照關照就得。你不是會交際，多和他們拉攏，也難說沒有好處，教書總不是有出息的事呀！你學的日本話呢，全忘了？」

「……………」  
父親張了張嘴，伸開兩手，打一個呵欠，轉向母親：

「一夜沒睡覺，睏得很，肚子也餓了，管它媽的，弄點什麼來吃。老媽子呢？」

「在廚房裏吧，」母親答應着。放下了小哈叭狗，又招呼它一聲「別往外面跑」才出去了。

「崔家這幾天有信來沒有？」

「有的，」兒子的眼光又不自然地在牆上掛着的像片上繞了一下。

「這件事我早就給你預備好了，辦完了也少了一樁心事！」

這位沒言語。

他始終不滿意父親的話：亡國奴，多難聽！父親到底是商人，商人的國家觀念本來就薄弱，而中國的商人處於實業極端不發達的情況之下，不賣洋貨，真也爲難，父親的話能夠說沒有理由？抱着這樣心意的人還很多，譬如黃云，不是也對於苛捐雜稅表示憤慨麼？……………那嗎那方面才是對的呢？這問題，交際家竟自一時沈吟着解決不下來。

仍然戴着緊張的臉色的老媽子偷偷地把飯擺上來了，大家都似乎正感到需要，不待招呼，立刻坐攏了去。

剛剛端起碗來，大門又敲的砰砰作響。一齊呆住，立起兩隻耳朵注意地聽。

「去看看是誰？——」父親瞪着眼命令老媽子。「記着，沒問清楚別開門！」

「我可不敢去呢！」老媽子把身子一縮，牙齒打得科科地響，轉身就跑到後面去躲着了。

「混蛋！」父親急了，但沒有主意。

「還是我去吧，」母親望着小哈叭狗一步跨了進來，接着說，「我是一個老太婆，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媽！——」交際家想說什麼終於又縮住了。

砰，砰…………

「來了來了，誰呀？」母親一蹶一蹶地出去，小哈叭狗跟着她。

先從門縫裏向外張望，哎呀，是小鬼子！回頭跑進來，顫抖着通知他們：「躲開躲開，小鬼子來了呢！」

開開門，小哈叭狗先縱身跳出去，但跟着就被外面的人一脚踢了回來，躺在地下，咧着牙格汪格汪地叫。

「啊呀！我的乖乖！」母親心痛地叫着，蹲下去親切地撫着它的身子。

從門外進來了三個人，沒穿軍服，只左臂上纏着一方白布。每人都帶着槍，腰間捆着幾根皮帶。

三隻賊眼四處看。

「我們是來檢查的，」走在前面的一個大聲地說，張合着兩片厚嘴唇，露出一粒金牙。「沒有別的人了？全都要出來！」

「沒……沒……沒……沒……沒……」母親顫抖着。

「全都要出來！」後面兩個人也跟着嚷。

「我說是誰，原來是西川先生們！」父親應聲大步走出來。臉色雖然有點發青，態度倒還鎮靜；拱着兩手，滿臉陪笑；並且連連向裏面叫：「你們出來見見西川先生，不用怕！」

「啊，白掌櫃，對不起！」西川沒想到自己也有覺得不好意思的時候。

「那裏的話，公事，多辛苦！請屋裏坐！」

除了母親還在撫慰着小哈叭狗而外，大家都走進屋裏。交際家送着煙和茶。

「大家是熟人，就不用檢查了。可是，白掌櫃，大××對支那是很和氣的，這一回大××幫支那人的忙——幫支那人打倒軍閥，支那人都該感激的哪！」說着，露出金牙，得意的一笑，「嚇，你們要鬧事可不行！——白掌櫃，大家是熟人；你沒有什麼違禁物吧，要不要我們檢查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到底要不要我們檢查一下？」又加上一句。

白掌櫃便有點不知所措。

而那人更陡然把臉一沈：

「可是，我們是奉了命令來的呀！」

「唔？」

「命令……唔懂？」

一個眼風擲過去，這才使主人恍然大悟。



「是是是！」嘴裏答應着，立刻跑進裏邊，再出來，走向那人身旁，滿臉含笑地低低說了一句——「小意思！」

「笑話笑話，」那人接過一卷花紙，一往口袋裏塞，格格地笑了。

「我還得告訴你，白掌櫃，」說這話時特別表示親熱。「這回的事我知得頂清楚，只要服從大××就沒有什麼的。」

「那當然，往後我們這一家子還要西川先生關照哩，」又轉向他的兒子。「西川先生有能耐，你聽聽他的一口中國話，多漂亮！」

西川先生樂了。

「你要少出去，」他用手指着交際家，如對一個要好的朋友下忠告。「別穿洋服！今天街上死的人有兩種頂多：一種是警察，他們專和大××作對，我們看見就殺，摘下他們的皮帶一會去報功。你看，」他拍拍自己的腰板，又指了指其它兩個人捆着的皮帶，「這些都是。——一種是穿洋服的青年小夥子，上頭有命令。剛才我還看見，把幾個人的領帶結在一塊兒，用刺刀一刀一刀地向他們身上刺。這就一個倒下去了，別的也眼着倒下去；別一個掙扎一下，幾個人又滾做一堆；一直到死，都像在玩把戲

。可是，看看那一個個的血人，他們一聲聲的慘叫，我聽了心裏也有點不忍呢，格格。——所以說，你得小心！」

交際家全家聽着，大氣也不敢出一口。

「不要怕，只要你們服從大××！」金牙又露出來了，閃着賊眼望着每一個人。最後，眼光停在妹妹身上。

「這位是誰？」他驚異地問，吞回一口唾沫。

「這是小女，」白掌櫃搶着答，必恭必敬地。

「啊，白小姐，真漂亮！改天我請白小姐吃飯！」然後翹着右手的大姆指。「白掌櫃，你好福氣！格格格。」

「格格格，」父親不直可否地跟着。

妹妹可氣得幾乎要哭了，轉身往屋裏跑。

那人覺得沒趣。

「小孩子，不懂事！」白掌櫃忙陪着笑臉。

「好，我們走吧，」西川終於站了起來，招呼兩位同伴，再回頭向着主人：「我在

地方維持會任糾察長，有什麼事儘管來找我。」又挨近他耳旁，悄悄地：「大姑娘也得讓她活動一點，這年頭女人比男子更容易出頭！——我凡事都給你幫忙，等一等我就把維持會的通行証送你一份，出街帶在身上，方便得多！」

「是是是，諸承關照，感激得很！感激得很！」白掌櫃兩手拱着連連地點頭。

幾個人一起走出來，小哈叭狗一縱身又向前面跑。

「回來回來！」母親尖着嗓子在後面叫喚。

「小狗真可愛，送給我吧，西川又咧開兩片厚嘴唇。

「嗯！嗯！」白掌櫃還不及答應時，母親已經哭聲地嚷出了：「那可不能够呀！它是我的寶貝兒呀！」

並且搶着把它抱起來，扭頭就跑。

主人又抱歉地向客人看了一眼。心裏直發急，幸而客人並不計較。

送客轉來，一個人影也沒看見，只剩下自己在院子裏，他像懷着心事似地在院子裏徘徊，一會兒走兩步，一會兒却站着，一會兒又向前走。仰着頭看看天——天空也像他心裏一樣地浮着一塊黑雲。上牙咬着下嘴唇：咬着咬着，咬出了兩個紫色的

印痕也毫不覺得，臉上的氣色，一會紅，一會白，一會山紅轉白，一會白裏透紅。

像還在考慮，遲疑……

向前挪動兩步，一頓腳，又像是在決定……

行嗎？——搖搖頭，

行，誰說不行呀！——頭便自然而然地點了兩下。

對，就這麼辦！——一下決了心，伸着頸子叫：

「功全！功全！」

交際家走來了。

兩父子唧唧噥噥地說了半天。兒子初時好像不願意，局勢已經有點僵了。父親在反覆地分辨者，唧唧噥噥的聲音再響起來。一會兒瞪着眼像一口氣要把話說完，一會又一字一頓地點着腦袋；一會咆哮着打幾下焦雷，一會又瑣碎地洒出絲絲秋雨；咧着牙時是一個魔鬼，微微笑着又是一尊菩薩。

「對吧！」末了他結果東這一番討論，顯然是已經大功告成。

兒子默然。

「把馬掛帽子拿來，我馬上就去！」

### 三

交際家白功全第二次走進城時，大街上家家戶戶的大門上都懸掛着一面太陽旗。商店雖是已經打開，却沒有一個光臨的主顧。

沙袋仍然堆積着，巡哨的××憲兵肩着槍在那里來回地走。

三四架飛機在天空裏飛旋；一輛汽車呼呼地開來，裏面坐着的是××軍官。——又來一輛，仍是一樣。

疏疏落落的行人都像懷着什麼心事，臉色顯出不自然，直着脖子走路，從不亂看一眼

天氣也一味的陰沉，陰沉！

交際家走到城門邊時，驀然想起昨天經歷的險境，心還不住在卜卜地跳動。不等

別人來問，自動地讓車子停住，故意表出坦然而實在是專怯地走到××兵們的面前，從身上掏出一張紙片，送到他們手裏。

紙片是地方維持會發給的通行證，在本人的姓名之下，還寫着三個字：「糾察員」。

那幾個兵斜了一眼，輕蔑地一笑，也不言語，用手一揮，表示許可通過。

自己忽然不好意思，羞地滿臉通紅。

誰知道竟有今日！平時最看不起亡國奴，譬如看見那些粗野蠢的朝鮮人，便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亡國奴，算得什麼東西！而現在，也就和他們沒有差別了。剛才小鬼對自己的那種態度，可不是自己從先對朝鮮人的那種態度麼？自己和朝鮮人一樣，那才是終身的污點。有了這樣的污點，往後如何好去見人！——別人將不稱呼自己作

「交際家自功全先生」而要稱呼作「亡國奴自功全……」了。

一直到學校，滿心的憂慮使他惘然。

他無目的地找着黃云。

黃云劈頭便問：「有什麼消息沒有，交際家？」

還稱呼自己是交際家：不免一驚，下意識地以為這人是有意的譏刺。

「真糟糕，」黃云急躁地接着說：「關在學校裏一點消息也聽不着。我在這兒又沒有多的熟人，誰會來告訴我。我的本家去了這麼半天還不回來，簡直讓我睡在鼓裏！」

「一點不知道倒好，」交際家努力鎮定了自己，這麼說着，「知道了也不過是叫你生氣！一句話：這次中國軍隊抱的是『不抵抗主義』，要什麼給什麼，就是不許還槍！」

「這倒是意料中的事！」意外地黃云聽了並不以為奇。

「意料中的事：難道你讓人白打一頓，把東西給你搶去了，你也不還手麼！」那人裝出的滿臉激憤倒也真神氣，很能感動人。

「對了，是我我一定要還手的，可是這一回的當事人並不是我呀！」說着笑了，但似乎不是受了什麼感動。「東北的軍隊怕××怕得太利害了，就像老鼠怕貓一樣。看見××兵來了，怕還來不及呢，那有心腸還手？」

交際家一想，臉上又不禁有點發熱。



「這樣就完了，」黃云張開兩手一揮，扶扶眼鏡，聳着肩，「還有什麼說的！——那麼你還來這里幹什麼！你還想來上課？」

本來就是預備來搬行李的，正在無法出口，却會有這麼一個機會落到眼前。交際家也不能說沒有幾分得意。但他並不立刻利用它，偏要說出意思恰恰相反的話，顯顯他的本領。

「不，我應該來看看，這裏還有好些熟人，我能够自個兒先走了？」

「白先生說起話來真不愧一位交際家，」黃云却單刀直入地把他截住，「得了，國都快亡了，你還交際！我勸你，趁早把被窩搬回去，另謀出路；這學校，一時休想開學！」

「那麼，你呢？」

「我是一條光棍，好辦，能够走就走。」黃云正經地說着。忽然閃着眼光望着他的同事，撇起嘴角似乎另外有話。這使得交際家深自心驚，想，大概他又想說什麼俏皮話了。

然而，並不，說出的只是這麼一句玩笑：

「只是你那中秋的約會我就不能擾你了，倒是喜酒總可以喝得的，不是你還是我的學姊丈麼？」

跟着他的眼光在棹上的鬧鐘上閃了一下，又急躁起來，喃喃地在那裏望這房門自語：「這傢伙不可靠，這時候還不回來！」

「這樣着急地等着你的本家，你是要想知道外面的情形麼？」交際家尋思，自己什麼不知道，何必等着問別人？未必黃鼠狼還比自己會交際，知道得更多？暗暗地有點不滿意於這位朋友，更不滿意於那位黃鼠狼。

「可不是，最緊要地還在看看有沒有火車開走，」而黃云却沒提防他心裏的那一着。

「那我倒知道一點呢，」那人說了一句便又不說了。——你不問我我就告訴你，沒有那麼便易的事！好吧，你等着問你的黃鼠狼吧！

不幸門開處跳進來一個人，那正是黃云所期待而交際家所嫉恨的人。他的神色帶幾分緊張，但掩抑不住滿臉的忿怒。

「本家，你怎麼這時才回來，你給我打聽的事呢？」黃云迎着他便問。

「長春都丟了，說來叫人氣死！」那人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中國不亡還等着什麼！小鬼打來了，沒有人抵抗，全都跑了；事後呢，忙着組織什麼地方維持會！」

——表面上是說維持地方的秩序，骨子裏還不是那些混蛋在甘心向小鬼子獻媚！他們都在努力地變作小鬼的孫子。朝鮮人是小鬼的兒子，他們的結果不過是朝鮮人的兒子完了！」

交際家聽着這一大篇，已經懷恨的心更感到刺刺難過，鼻子尖上滲出了不少細細的汗珠，眼光不敢抬起來向人望一望。

「這不是我所要問的呀！」黃云一點不興奮，還好像不感到一點興趣似的。「究竟火車還開不開呢？」

「開！一定開！爲什麼不開！」那人跳了起來，「小鬼並不想把中國人都殺完，——他還要讓這些人活着給他做奴隸，做孫子呢，幹嗎不開！你要走，我保險，毫無問題！我可還得待兩天，找幾個天良沒死的人，幹，幹，幹它一下！從地方維持會的人頭上開刀，殺死這一般把賣國當職業的人！」

交際家第二次努力地鎮定着自己，但自己覺得嘴唇仍然不住在顫抖。

「那有什麼用？」黃云的態度還是冷冷地，「你還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裏把地方主權搶回來，仍舊奉獻給我們的當局諸公嗎？唉！」

無論如何，黃云不是一個激烈分子，交際家暗暗地這麼批評，終覺得這人還可交，便犧牲了剛才的成見，進一步表示好感。

「我也聽說火車還開行，」他望着他，又瞟了瞟旁邊坐着的黃鼠狼，然後不自然地挪動一下身子。「不過，南滿站怕是不好去的，最好繞點道，在皇姑屯上車。大概沒有什麼關係，頂多不過檢查兩次——」

「我倒並不怕檢查呢。」

「那就好了，只可惜現在的時候不同，沒法子給你餞行，——這麼辦，我送你上車。」

黃鼠狼兩眼死釘着他，而黃云却一笑：

「得了吧，有這工夫你不會把你的行李搬回家！」

他站起來，拍着那餘怒未息的本家的肩：

「我勸你還是走吧，你的家離得這麼近，你爲什麼不走？沈着點兒氣，別像小孩

似的！——一塊兒出去；你還得給我叫洋車呢！」

「你的東西！」交際家看着他就像要動身，不禁奇怪地問。

「算了吧，不要了，你想還帶得回北平去？」

一步便先跨出了房門。

黃鼠狼搶上前去，和他並排走着，交頭接耳地說個不休。交際家跟在後面，看着他們兩人的背影，一種意念在心裏旋繞着：這小子不是人，開口便亂罵，得防着他一點！——沉吟一陣，又暗中在冷笑。——地方維持會算是賣國，那大塊兒掛太陽旗又算是什麼！故意向我罵這些，莫非他知道我也在裏面？……身上覺得不自在；看着他們還在前面指手劃腳地談着，雖是一點聽不清楚，但下意識地認為都和自己有密切關係，因而心裏更嚴重地加上了幾分恨意。

在大街上，黃鼠狼給黃云叫好了車，直到那洋車已經走到不見踪影了，這兩人才一起折過身來，大家微微地點下頭，一句話沒說便分手。

「得防着他一點兒，」交際家又警告自己一次。

搬行李回家，一直記着這句話。等到感着在路上因為有通行證的便利，意念一轉

，對於加入維持會那樣的事淨着十分的滿足，才覺得父親的主張，不愧是深謀遠慮。比了黃鼠狼，黃鼠狼可真傻透了！

回得家來，父親告訴他，西川派人來找過他兩次，他應該就去，說不定這一去就有什麼好處的。

於是毫不遲疑，也不管妹妹給他怎樣使眼風，便轉身走了。

在維持會裏會西川。

「你是糾察員，」西川扳着面孔命令他：「糾察員也有糾察員應該做的事！」  
「不用說這自然是要聽你的吩咐的，」交際家滿臉含笑，又在賣弄他的本領。

「可不是，嘻嘻嘻嘻，你知道，」西川也樂，咧開嘴，露出金牙。「糾察員應該做的事麼？——我問你：有沒有人在外面搗亂？」

「搗亂？」

「就是對於大××有不利的行動呀！」

交際家一下記起黃鼠狼：這小子討厭，得讓他吃點苦頭。

「我知道，有一個危險人物，」他說，帶出一種秘密性，「有一個叫黃定遠的，

也是省中的教員，這人頂危險。」

「是嗎？」

「一點也不假。」

「好，叫人把他抓來，」又把眼光向他打量一下，「可是，你不能冤枉人呢！」

交際家滿臉漲紅了，急急分辯，「沒有的話。今天我到省中去搬行李，就親耳聽到他在那裏大罵；他說他要把維持會的人一個一個地殺掉！」

「我們往後看吧，看誰把誰幹掉了吧，」西川一面掏出日記本把黃定遠的名字寫上，一面咬着厚嘴唇恨恨地說。

「你會辦事，」然後又向着交際家，「好好地幹下去！好好幹下去，自然有出息！這一回記你一次功，明天我請你們吃飯；你，你的老太爺，你的令妹。」

「唔，謝謝，」提到妹妹，自己的臉上就有點紅。

「今天晚上叫人把那個黃，黃什麼？——」他翻着那本子，「哦，黃定遠，把他抓來，我親自審問他。明晚上六點鐘我到你府上來約你們！」

交際家知道這約會裏藏着什麼，但他不能不隱忍，而且，也不敢反對。西川有是

勢力的人，一聲不對勁，翻臉不認人；黃鼠狼就是好例，抓了來親自審問，能够不屈服在他手裏！——然則就這樣地把妹妹葬送了？妹妹一定會不答應，自己可也並沒有着這樣的心；但是他死勁地要又有什麼法子？一家人的性命都握在他手裏，犧牲了她，救了我們一家，那妹妹就應該這樣做：不願意，命裏註定了，也沒法辦呀！

於是回到家裏便把這番意思告訴父親。

「你說的是對的，」父親獎勵他，「再給你妹妹說去，叫她隨和一點，不要太固執，國都亡了，不是大小姐鬧脾氣的時候。」

妹妹已經躲在隔壁屋裏聽得明白，忍不住，跑回自己房裏，蒙着被條哭。

小哈叭狗在她床前繞圈子，沒法子安慰她。

哥哥進來了，橫身顯出不自然。

「哥哥，不能爲了你們的升官發財，却把我害了，」妹妹一翻身從床上爬起來，眼角上還閃着淚光。

哥哥本來沒法子開口，一下被她揭穿，雖然有點難爲情，倒免除不便啓齒的困難。



「請你原諒，妹妹！」他開始說，口氣非常親熱，「生成了中國人，一點沒有法子；我們和小鬼交際，那裏是心甘情願！不過，我們此刻是在他們的勢力之下，不能不和他們敷衍敷衍，」停了一停，表示他真是十二分的爲難。「我們一家數口，全靠着那間洋貨店過活。得罪了小鬼，生意就別想再做；不做生意，我們又吃什麼！……國自然要愛，可是沒有飯吃的時候，妹妹，還有愛國的能力嗎？」

「誰信你的，你完全變了！」妹妹一下截住他，「這兩天你受了爸爸的宣傳，利慾薰心，自己變成了個怎樣的人也不知道！你就忘了小鬼子佔了我們的地方，你就忘了小鬼子殺了無數的中國人，你就忘了小鬼子要在你的親妹妹身上打算！你，你，」

「你猜怎麼着？」哥哥心裏一沈反而含着笑。「我一點沒變，也沒忘記。像你這麼樣，不只做不成事，先把自己害了。省中一位姓黃的同事，可不就是因爲自己的嘴不穩，亂說一陣，讓西川知道了，便派人把他抓去了。」

「省中的同事！——小鬼怎樣會知道他？——還不是你告的密！——哦，賣朋友，獻慫慫！」

「我可以發誓：那不是我幹的！」哥哥急得什麼似地，不住分辯。「我是說我們應該適應環境，不要自討苦吃，像那位同事一樣。——就是對於他，我還正在想法子去營救他呢。」

「你會救他，嘖！」

「我能救他——除非你肯將就一點。」

「唔？」

「嗨！」

妹妹心裏忽然引起一種意念。

「你能够營救他？——」鄭重地問。「你願意營救他？——」

「幹嗎不？他是我的同事呢。」

「是嗎？」

「是，是，是——可不是嗎？」

「好，好，那我就——」

「怎麼樣呢」

妹妹不再言語；左想一陣，右想一陣，反覆想一陣。撇一撇嘴，皺一皺眉；終於像在萬分不得已的境地中，咬着牙承受一切難堪的恥辱，英雄般地犧牲自己去救他人的一樣，決然地說：

「現在這話就乾脆說明白，你們的主義我都知道！這模樣：明天小鬼要我去吃飯，你們自然想我去；我就去；可是，你得把你那位同事救出來。我雖然讓別人欺負一次，但我救了一個有志氣的人的命，也算值得。——這是條件，你看怎麼樣？」

「可以可以。」

「可是，如果你不救他出來的話呢？」

「這——」

「那我不去了！」

「行，一定救他出來，就是這樣辦理，」不等妹妹再說什麼，交際家立刻興高烈采地離開了她。但有時，捫心一想，又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絲慚愧。

第二天，在西川的保護之下，這一行幾個人走進了一家料理店。

主人比客人們還吃得酒醉飯飽，滿臉緋紅，紅得像一張橘子皮。一對灰暗而遲滯

的眼睛，永不離開妹妹身上。

妹妹的臉上也正發紅，可不是喝了酒，只因她的話還沒說完，免不了有幾分興奮。

「……黃先生是和我們一樣的好人，」她接着她剛才沒說完的話。「只是年紀輕，愛胡說八道，發發脾氣。你想，一個教書的那裏有胆量鬧什麼亂子？」

「大小姐，你怎樣知道？」那人截住她，話裏顯有幾分妬意。

妹妹的臉色更紅了一分，但自己仍然能够鎮靜着。

「他是我哥哥的同事，到我們家裏來過的。我會見過他，我哥哥也非常地稱讚這人好。」

「那你知道是誰報告他的？」那人格格地笑，笑得妹妹渾身不自在。

「……」

西川一歪嘴，向着交際家。——交際家裝做不明白，把臉掉開了。

妹妹啞然。

那人又笑個不止。

「不管是誰報告他的，」她無可奈何地勉強繼續着。「反正今天是我求你先生一次，給我一點面子，把他開釋，受了這一次教訓，我想他決不敢再胡說八道了的。」說着，故意地作出一個媚笑，而心裏却忿怒得如燃着一腔烈火。

「好的好的，」然而西川說：「不過，大小姐，你不知道，我今天審問他的時候，他却是狡猾得叫人可惡。我火了，把他吊起來，剝了衣服，用皮鞭子抽着，賤骨頭，不識貨，皮鞭子抽在他身上現出一條一條的血印，渾身顫抖得像發了瘋，連祖宗三代都叫了出來，後來，吐出兩口血，看看是不行了，才把他放下來。那時候，你猜怎麼着，問他一句應一句，倒是什麼都招認了哇！」

妹妹聽來，這不是人聲，簡直是鬼叫。自己爲營救別人才肯赴這約會，現在眼着目的是難於達到了；父親和哥哥都在旁邊一聲不響，更覺傷心。想着今天自己又何嘗不是作成一件玩物給西川玩弄時，忍不住就要哭。兩頰紅得出水，一下站了起來。

父親和哥哥同吃一驚，四隻眼睛望着西川。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西川却指着妹妹，一俯一仰地笑。這兩父子倒呆住了。

「格，格，格，格——」大小姐，你是聽說他受罪，心裏不痛快嗎？」

一句話讓妹妹明白了西川誤會的地方，又覺生氣，又覺好笑；倒是這其間更看出他沒有處死黃某的決心，便暫且按住一肚子的冤氣，再來下一番工夫。

「我沒想到西川先生對我們那樣的親善，却連這一點面子也不給呢，那我也不再說了。」——謝謝，再見！」又回頭向着父親和哥哥，「我們走吧！」

「別生氣，別生氣，都好商量！」西川馬上就改了口，站起來張開手想攔住她。而父親也在行使他的職權，開始教訓她了：「上了幾年學還是一點規矩不懂，西川先生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不能怨她，」西川接着。「都是我的錯，白掌櫃。不過，大小姐說的那位姓黃的，真不是危險分子嗎？你老說一句。」

「我還不認識這個人呢，」白掌櫃有點茫然。

「我也並不認識他，」妹妹說，「爸爸，你問哥哥吧，哥哥知道的。」

妹妹望着哥哥，父親望着哥哥，西川也望着哥哥；哥哥坐在那里，臉色直發青。

「好」，西川斷然一聲，「我明白了，算我作了一回傻子。那個黃什麼——黃定

遠，冤枉，我一定放他！」他向妹妹點點頭，又伸出兩隻短而且粗的手指。「可是，有兩件事要求大小姐同意。」

妹妹沒表示，等着他說下去。

「第一，」他接着。「放他出來，你不能和他見面；第二驅逐出境，不能容他在這裏待下。」

「這我完全同意，」妹妹一口氣答應了。

大家又坐下來談着別的。

西川對於妹妹，居然會那麼體貼入微，而妹妹，却始終保持着不即不離的態度。因此，在分手的時候，他似乎又感到一種失望。咧着嘴露出金牙，滿肚子的不快無處發洩；越想越氣，抬起頭來，望着那三個將要望不見的人影。

心裏驀然一轉，厲聲叫出

「白糾察員！」

交際家應聲而至。

他伸手在他鼻尖上點了兩點：

「哼，跟我到會裏去！」

轉身便走了。

交際家在後面跟着。心想這可糟糕：害人終害己，自己的前程全給毀了！從此以後，休望西川還聽自己一句話。他不由得不恨他的妹妹；但念到妹妹時，似乎又有別的主意：許多事將來還得仗着她，有了這個妹妹，西川不會把自己怎麼樣的！

終於，他在後面開口：

「隊長，女人叫人又可愛又可恨，你說對不對？」

提到女人，西川自然而然地咧開兩片厚嘴唇：雖然轉過身來瞅着他不言語，神氣可就沒有剛才的嚴厲。

「本來嗎，」他有了主意，便一步跨上去和他並排走着。「女人就是狐狸精呀！她們說的，她們做的，都有理由，都不會錯！男子們無論是怎麼樣的英雄，都得服從她們——我的妹妹長得漂亮，幾句話就救了一個不認識的人的命。又聰明，又義氣，是不是？」

「你的妹妹是好人，那嗎，你呢？」



「要是我也是女人，我就也是好人！」

「哼！」

「別哼，你只要和她待長了就知道！」

待長了，正是西川的期望，伸手直搔頭，樂得難以形容。轉而懇求交際家：

「你給我想法子！」

「想什麼法子？」那人故作不解。

「我，我愛你的妹妹！」金牙又一閃。

交際家心裏笑：小鬼子，心眼直；但他還得鬥他：

「難，難；而且你也不相信我！」

「那個不相信你那個是混蛋！」西川真急得慌。「這麼樣，先把那個姓黃的放了

，你回去告訴她，讓她歡喜。以後，你替我辦，你說的我都信，不信你的是混蛋；怎麼樣？」

於是糾察員便把西川的命令傳到看守所，領出黃鼠狼來。他告訴看守所的××兵，這件事是交給他全權辦理的，自有他會把這人送離此地。

黃鼠狼滿身是傷，走起路來也困難；平時滿腹的英雄氣一點也沒有了，見着交際家便如見着親人一般。

「老白，」便哭聲地向他訴苦。「我真冤枉哇！我幹了什麼，誣我是危險分子，打了我一頓皮鞭，疼得幾乎要死！啊喲！真是冤枉啊！」

「得了，別說哪！」老白安慰着他。「這年頭有什麼公理！我聽說你被捕了，急得什麼似的。兩天沒得好睡，到處拜託人、想法子，今天才得把你保出來。你出來了就好了，好好地吧傷養好了再說吧！」

這一番話如何能叫黃鼠狼不感動？

「我到忘了謝謝你，在這樣的時候，誰還念到我這樣的人，不想你還肯賣力來救我！要不是你，恐怕我連命也沒有了呢；我真是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

「現在何必說這些，不過，」交際家忽然沉吟着。「我保你的時候，他們還有話，不讓你住在這裡，我因為急於要救你出來，便也答應了。現在你先離開這裡避一避，我的意思是，你看怎麼樣？」

「那自然，我那里還能在這裡待住！我得回家去！」

「府上是在新民？」

「不，在錦州的鄉下。」

「那也不遠，我送你上火車，晚上十一點還有一趟車呢。」

「可是我的東西全讓他們搶光了，身上一個錢也沒有。」

「逃難的人多，沒有人肯買票，你只須帶上幾個零錢就行，我這里有，一說着十分慷慨地掏出了兩塊錢。」

在此時的黃鼠狼眼睛裏的交際家，是精明強幹，仁義豪俠；一舉動，一說話，無一點不表示出這種精神。這一種人，在書上常看見，而在世界上却少有；不想這少者之中，就有一的自功全。和自功全相處很久而竟沒發現他，真是不勝抱憾之至。看他平時，胆小，虛偽，沒主張，想不到遇着大事恰恰適得其反，這才真是能幹大事的人，具有一種令人不可揣測的器度。比了自己的過甚囂張而毫無意識的種種舉動，又深深感到一番慚怍。

在火車上，他第一次心悅誠服地伸出手來和他的友人告別。感情在內心激動，增加了手上的熱力，使他握得更緊，更緊。

## 四

瀋陽事件傳佈到別的地方，譬如就是北平吧，已經在兩天之後了。那以前，大多數的人都還昏昏沈沈地睡在這座古城裏。報紙是人們的耳目，而這耳目，却只在第二天隱隱約約地漏出一點點不明不白的消息，好像根本並不希望人們去注意它，人們便這樣地被瞞過了。

當天晚上，漢口水災賑濟會還在第一舞台演着義務戲呢。

一輛威風十足的新式汽車，從內城呼呼地駛來，停在舞台門外。頭伸出來，是一個中年軍官。滿臉慌張，一直咚咚咚地跑上前樓的特別包廂裏。

他俯身在一個臉色灰白，留有短鬚的少年耳邊，低低地報告了由長途電話打來的警耗。

少年本來正對着舞台上楊小樓梅蘭芳的別姬戲在出神，聽到這一聲，雖然一驚，却也並不感到意外，深知事情不過時間問題，早晚總會來到的。現在就來到了，真來到了啊。困難已擺在眼前，而這困難還不比尋常，誰能想像往後要變得怎麼樣呢？何況這其間，又平空失掉了自己認為是萬世不易的基業！

喧囂的鑼鼓聲響擊碎了自己的胸房，心尖震跳得就像要蹦出腔口。

「請司令的示！」

那里有什麼主意？平日家本就打算和他們遠遠躲開：來拜訪，不見面，請開會，不出席；小鬼不比中國人，讓着點原也無妨，只是讓了步還得被他們糾纏着，真不容易。眼前是再也躲避不開了，硬來無論如何是不行的，還是讓他一着的好；他該不會太怎麼樣的吧？只要能讓自己回去，什麼都好商量！

包廂裏坐有不少司令的屬僚，司令表示了自己的意見，肥的臉，瘦的臉，長的臉，圓的臉，一時默默無言。

默認便算通過，於是司令下命令——

「叫他們不准抵抗，要什麼給什麼，要占什麼地方就讓占什麼地方；只是不准抵

抗！」

那軍官還站着不走。

司令明白，但這時再要表出不耐煩也太難，終於決然地向着那人：

「你先回去，通知開會，我跟着就來！」

包廂裏站起來了一個司令，別的包廂立刻有二十來個人離開了他們的座位。樓上樓下的散座上跟着動身的更在一百以上。——那些，有的是穿着制服的衛隊，有的是形形色色的密探。

一行人走出去，戲院裏的秩序引起一點小小的騷動。

一個觀衆——王麻子——仰頭望了望那些空空的包廂，向着他的伙伴：

「李肥，他們走了，莫非馬二有什麼舉動？這幾天我聽着一點。」

「不會吧，也許誰又給他選了一個幾小姐，他本來是好這個的。」李肥這樣答着時，那對細小的眼睛仍然望着台上。「——得，劍也舞完了，明兒還得起個大旱呢，我要先走了！」

他於是站起來，扣好馬掛，戴上帽子，和王麻子拱了拱手。

「得，明兒見！」

回得家來，來寶告訴他，有位顧先生來找過他兩次，留話請他明天一準去一趟。他心裏忽然覺得有點歉然。顧洪託自己替平兒找事，在老頭子開的銀行裏本來是行的，但爲人總應該圓滑一點，只答應了一句「盡力設法」，得，害得顧洪天天來聽信，一連跑了半個月。

「明兒總得去一趟的，」他這樣大義凜然地向着自己。「一侵早八點鐘——」張開嘴打了個呵欠，心裏又在跟自己商量：「不行，太早，九點也不算晚。」

而實際上，第二天起床時已經快到午後兩點鐘，等他走到顧洪的會館裏時，四點又過了五分了。

顧洪低着頭在寫什麼，一直等到李肥在窗外招呼他，才急速地收起了自己的工作。

「啊，李肥，你這傢伙成天在外面跑，我昨天找了你好兩趟都沒找着。」

他開門讓李肥進來。這人一轉身便坐在主人剛才坐的書桌前的籐椅上，壓得籐椅吱吱咯咯地響。

「對不起，對不起，可不是我誠心跟你開玩笑，真的我很忙，家父什麼事都叫我學學。就像昨天晚上吧——」得，您知道昨兒晚上發生的事嗎？」說到這裏，自己的胖臉上先就顯出紅一塊白一塊的形色，嘴唇直發顫。

顧洪微微點着頭，等他說下去。

「××兵昨天晚上占據了瀋陽！」

「哦——」心裏一沈。

「十一點半鐘開的砲，得，一點鐘就進了城！——沒抵抗！」

「那裏來的消息？」

「家父銀行方面來的電報，現在是官電已經不通了。」

這不幸的事件應當注意，顧洪立刻感覺到，尤其是在工作方面，委實有重新計劃的必要。帝國主義者揭開了它本來的面目，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也露出它的狐狸尾巴，這在兩民族間的革命運動上，都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在那一般東西們焦頭爛額，自顧不暇的時候，作起事來就便利得多了。

這意念緊壓在顧洪心上，不容他稍稍游移，臉色也變成了嚴肅。



「事情真不是玩的，中國的兵那裏抵抗得住××！」李肥是十足地傳染上了資本階級的臭味，顧洪不能對他說什麼別的話。「不過，可也不應該因為抵抗不過就讓他欺負到底，得我們自己努力，打出一條血路，自己才能够生存！」

「顧洪，」李肥搖著頭，嘆出一口氣，「您老愛說這些！這些都是口號，十六七年以來就叫得震天響的，現在你瞧瞧，要人們，搜錢，嫖女人，國家呢，一天不如一天，要不是人家怎麼打得進來？得，您現在還來說這個！」

顧洪並不反駁他，只說：「你說的是對的，那嗎，依你應該怎麼樣呢？」

「得，」那人忽然有點窘。「我那裏知道？不過家父說過，只要人人知道愛國就行：用國貨，信任國家銀行，中國就有救！」

「那你也才有救，李肥！」

顧洪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擺在李肥的肥臉中間的小鼻子尖上。

他幾乎吓一跳，頭一偏：

「別瞞，得，說着話倒把正事忘記了。您這幾天看見平兒嗎？」

「對了，平兒的事怎麼樣了？你是大資本家，平兒真沒法子維持生活，大家都是

多年的同學，你還不幫她一點忙，我的少爺？」

「那裏的話，您早先向我提這事的時候，我就向家父說過幾次，總是因爲規模小，用人不多，沒法安置。好容易此刻才有一個機會，只是報酬太少，每月四十元，不知道平兒肯不肯屈就？我不敢向她說去，還是請您轉達她吧。要是願意，咱們先在什麼地方見一面，我聽你的信。」

「行，四十塊錢是够生活的了，我今天就通知她，我們明天見吧。」

「得，今兒十九，明兒二十，是禮拜，楊四郎也該從天津回來了，咱們在公園長美軒見吧。」說了便站起來要走。

顧洪陪着他出來：

「你的消息靈通，記着隨時告訴我，黃云剛要到東北去呢，沒見他來信，不知道究竟去了沒有？」

「得，要去了那才真糟糕！」

「可不是嗎，所以我很想打聽那裏的詳細情形。」

李肥又同情地嘆了一口氣才和他朋友分手，坐着汽車走了。

這裏，顧洪急急把他的「工作報告」寫完，就帶着出去了。他見着平兒和段逢林兩人。東北事變的消息已經從唐山方面轉到。大家正打算召開聯席會議，許多重要的問題都要提出來討論，時間便在今天晚上。

平兒和段逢林忙着開會的一切佈置。顧洪也加入了他們。趁這工夫，他把見着李肥的事告訴了她，叫她明天等着和他一塊兒到公園去。

「又要打倒資本家，又要向資本家討飯吃，一百個矛盾！」她抬起頭來，攏了攏額前紛披的短髮，嘴角閃出一絲笑紋。

「那有什麼關係？爲目的不擇手段呀！」顧洪接着。

「可是你得小心呢，」段逢林說的雖是湖南調子，而那種諷刺的語意顯然可以聽出來。「有時錢的魔力是能叫人生改觀的，莫要給人家拐了去。」

「什麼呀，你這個鬼！」平兒一下跳到他跟前，撇着嘴，臉對着他的臉，鼻尖幾乎碰着他的鼻尖，問。

「姣小姐，封建思想，生氣，哭——」

段逢林並不表示一點退讓，扳着他老沒有精神的那張臉。

「哈，哈，哈，哈，哈，哈……」一串清脆的笑聲，笑得自己先彎腰不迭。

「平兒原來也浪漫起來了！」顧洪對她的態度有點不滿意。

「不是的，」她止住了笑。「老段總以為每個人都是王孝明，都有遭他諷刺的義務，我却得做給他看看。」

「那有什麼意思！有這工夫，不如作點實際工作的好！」

「好哪！功利主義者的權威！」

這下各人又注意到自己的工作，稍稍靜了一會兒。

又有消息傳來：政府已電令駐在國聯的代表，把事件提出國際聯盟；此地的陸軍司令也訂在今晚上在司令部招待各國公使開跳舞會，說明事實的責任者。

這消息使得三人都失笑。

平兒要去出席另一個會議，得晚上再來；別的兩人也覺得此刻的情形，千變萬化，應該到各人關係方面去探聽探聽，或者多得到點消息也未可知。於是便各自分頭出去。

顧洪認爲消息最快而且比較可靠的地方，算來只有李肥一處，但是平兒的事情已經定局，又約好了明天再見，此刻委實沒有可借口去找他的題目。他終不死心，先打個電話，不想回答的是「不在家」，只好把這意思拋棄了。

另外走了幾個地方，毫無所得。

在西單牌樓跳上電車，想轉東城去。

一個熟人站在他面前，那是自國民軍到達北平後便永遠改穿中山服的王麻子。

「那裏去？」顧洪和他招呼。

「開會去，」王麻子好像不只說給一個人聽。「胡代表來電報，他又要上台，叫我們在北方給他做點工作。這幾天忙得不得了，沒工夫來看你，其實我還正要找你呢。」

「有什麼事嗎？」

「黃云曾經託我替他找工作，大家是熟人，那里沒有個關照。我這回給他弄了個錄事的職務，你別看事情小，等到胡代表一上台，論功行賞，前途是非常遠大的。他回了家，我不知道他的住址，你能够替我寄個信去嗎？大家都是替朋友幫忙！」

「自然可以，但又聽說他要到關外去。」

「那兒？」

「瀋陽。」

「瀋陽！瀋陽昨天出了什麼事嗎？我彷彿聽說。是不是××人在打靶？」

「不知道。」

「帝國主義太可惡，胡代表是左派，左派是革命的，他上了台，一定會打倒帝國主義！」

顧洪心裏想：李肥對他所罵的便是這種人。主義與黨都是他的裝飾品，正如他以自來水筆，手錶，眼鏡爲裝飾品一樣。看他說話的那副神氣，全車的人都把眼光注着他，難爲他依然能够談笑自若。

「哼，好一個機會主義者！」

轉去再見着平兒的時候，他把這件事告訴她，末了還加上那麼一句批評。

平兒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平兒，你這種態度很容易引起人的誤會，你要去外面作事了，得留點心才

好！」

「不用你說，我知道！」

她嘴一撇，扭着腰身走開了。

人已到齊，會議便舉行。

人影幢幢，在電燈下浮動，唧唧噥噥的談話聲立時停止；凳子椅子挪動的響聲亂了一陣，會場的空氣跟着變成鴉雀無聲。

嚴肅，緊張，這裏便是。

主席站起來，剛要開口。忽然又送來了個消息——

「長春失陷，×兵大屠殺！」

主席先把它報告出來，並且指定顧洪把這事件的演成，作一次較詳細的分析。

燈光映着每張臉，每張臉上都抹上一層興奮。把屋中的長桌作中心，圍着桌子四圍，擠滿了一圈人，還有坐在後面一點的，都伸長了脖子，自然而然地作出各種姿勢，靜聽他的演辭。

平兒手裏弄着手絹，微微偏着頭；段逢林的眼睛半閉着，好似就要睡着了；岳崇

先簡直像一尊菩薩，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

他先微微地咳一聲嗽，放開一半嗓子，運用着他那種動人的音調：

「……自從世界資本主義演進到了恐慌的第三期之後，這危機便一天一天地擴大開來。生產過剩，影響到股票的跌落與銀行信用的動搖，進而形成世界各國金融的恐慌。以至於工業生產額銳減，農產物價格暴落，社會購買力的降低，失業羣衆的激增，資本階級的加緊剝削，工農大眾的生活就沒法維持了。爲了妄想解救這種不可以人力挽回的恐慌，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竭盡全力地在準備着，期待着第二次的大分割——即是大戰爭。新的大戰爭便是重新分割市場，爲爭奪煤油，石炭，鋼鐵，橡皮，棕櫚等重工業上必需的原料，爲擴大資本的剝削，爲保障已往的投資，爲鎮壓動搖中的殖民地大眾，爲實行法西斯蒂化以防止工人大衆的革命運動等等。在世界霸權上：英國與美國爭坐這第一把交椅；在歐洲：英法爭奪大陸的霸權；和地中海與非洲的殖民地；在太平洋上：英美日形成一三角形的爭逐。一九一四年前夜的險惡風雲正在重演，××帝國主義者的武力進攻瀋陽，進攻長春——或者還要進而占據東三省，熱河，以至於華北，以至於全中國——也便是這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第一聲號砲！……」



說到此處，略一停頓，剛剛預備接續下去，忽然旁邊發出一聲：

「主席，眼前的問題這麼嚴重，不應當空談過去的事實，應該趕快決定工作的方針！」

「我反對！」平兒尖銳地叫出，「社會是工作的對象，要決定工作的方針就得先了然於社會上一切事實！」

「紳士派，有閒階級！」

她張嘴正要回答，主席已經接過去了：

「她說的是對的，我們應該先弄清事實，並且在下次各方面開會的時候，顧這一次的分析便可作爲出席人員的政治報告。」

那人才不再言語，平兒還翻起白眼瞪着他。

「現在，顧洪於是接着：「世界各國用在軍備上的費用，達到了四十一萬萬五千八百萬金元，比較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在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極端凋敝之際，關於軍費的用途還增加了一萬萬金元！……」

低微的音調投擲在廣闊的平房裏，浮游在這沈靜的空氣中，恰似春水中孵出的魚

子，在水面往來盤旋，飄游不定。

外面有風，將圓的明月的清輝，漸漸矇矓；搖動的樹枝只隱隱約約地顯出點模糊的暗影。沙沙，落葉被風吹滿庭院。

世界前途的暗影，夜來氣候的蕭瑟，化成一種強烈的情調，深深打進每個心中。

顧洪接着——

「然而在這資本主義體系內，全世界都鬧着經濟恐慌金融破產的悲苦聲中，却有一國——占有世界總面積六分之一的一國，屹然聳立於資本主義制度之外，不受絲毫世界經濟凋敝的波動，反以其加速率的猛度，建設重工業與輕工業向前邁進。她的存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威脅！她一天不消滅，舉世帝國主義國家便一天不得安枕。她們組成反她的防線，X是重要的一員。昨天，九月十八，X出兵遼寧，便是國際帝國主義開始對她武力干涉號砲的又一聲！

「從這回事件的發生，我們更可以明白：X對瀋陽長春的實力發動，是以資本主義國家互相間的衝突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為原動力。所以，占領瀋陽長春，也只是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市場的先聲，決不是最後的一幕！」

一面在身上掏出一個袖珍日記本，翻閱着那抄在上面的記載和數字——

「然而爲俎上肉的中國如何呢？即就經濟而言：農村經濟加速其崩潰的過程。因世界經濟的凋敝，農產品價格大落，中國的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完全被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所排擠。例如中國茶被排擠於印度茶，至今上海回積的茶無人問津；中國絲被排擠於日本絲及人造絲，絲之出產地——像浙江等地方，且有因此而創辦人造絲的計劃。即以東北特殊出產之輸出而論，自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運輸總額累計和上年同時期相比較，大豆一項已相差達五十萬噸。因河工疏於防範，致使今年泛濫十八省區空前的大水災，造成農村空前的浩劫，僅就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八省區已有報告的損失：受災面積達一萬四千一百七十萬畝；農產數量損失，稻子爲九十萬萬斤，折成淨米約合六十萬萬斤；高粱小麥折淨成麪粉約合十萬萬斤。受災農戶計八百五十七萬戶，農產價值損失達四千五百六十六萬元。實際上被災區域爲十八省區，被災人數在五千萬以上，間接的損失，更沒法子統計。目前我們吃的雜糧米麪，都由外國輸入：本年一月至七月，上海一埠，米的進口，價值達七千餘萬兩；天津，上海，東三省等處的麪粉工廠都用洋麥製粉。水災後向美國借

大批小麥，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們身上穿的棉製品和絲製品，也都由外國運來，其它各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無一不仰給於外國。——那就是說：我們的生活資料，整個地握在外人手中，這現象是多麼可怕！工商業方面：因世界經濟轉入恐慌的第三期，各資本主義國愈益加緊中國的剝削，與中國農村加速其崩潰過程的開展，所以也遭受同一悲慘的運命。譬如由於生絲銷路的停滯，國內絲廠相繼停工；只在上海，抵押於金融機關內的就有二萬九千部絲車，一萬擔存繭。停歇的絲廠有八十多家，失業的男女工達六萬餘人。爲中國輕工業基礎的紡織業，因不堪受外資壓迫，也根本發生搖動。至於重工業，煤礦和銅鐵，完全操縱在英×帝國主義者手中；此外，鐵路，航業，航空等都無一不受帝國主義者的把持與壟斷。

「在這樣嚴重的環境之下，瀋陽的大砲又一聲響了，直震破了我們的耳膜！我們更當驚醒，我——們——應——該——怎——麼——應——付——呢！」

在結尾上，一字一頓，用力地收束了這一篇完備的演詞。

會場在緊張的空氣中又長長，長長地，沈靜了一會。

窗外的風勢愈加大了，傳來一陣陣呼呼的吼聲。

沒有人起來補充或者糾正，會議便繼續進行。

具體地討論到工作的方針，經過多數通過，決議了三項策略——

一，擴大宣傳；在一定的時間內作有效的宣傳。

二，推動學運。（必要時且可以領導南下示威。）

三，向中央提議，命令東北方面組織成軍。

完了，散會。

顧洪第一個先走出來。夜已深了，晚風吹到身上，自然而然地覺到有點冷。月亮藏在雲際裏，大街已沒有幾個行人，只有他自己，沿着牆根在那里蹣跚獨步。

說話過多，口乾舌燥，頭腦昏暈，這情景，幾乎天天如是。自己未嘗不需要休息，但局勢如此緊張，工作如此繁重，他不能休息，也沒有休息的機會。

他只能肩着昏暈的頭，忍受着口乾舌燥的疲憊，奮力向前邁進！

咕咕幾聲，自遠而近，兩條白光在馬路上一閃，一輛漆亮發光的新式汽車自西城飛馳過來。去了，去了，後面跟着又有一輛駛到。

一共大約有二三十輛吧！

顧洪這時才注意到馬路上也加了雙崗。他明白這便是被司令部招待去的公使團，看盡了主人的媚色，聽盡了主人的諛詞，舞罷歸來，回到他們的華居，追尋那迷茫的好夢。

而他們，這些倦倚在汽車裏的人們，沈醉於滿嘴香檳的氣息中，却決沒想到就在眼前他們所經過的街邊上，衝着狂風，正走着一個努力於打破他們的好夢的人。

那人不用說便是顧洪！

## 五

第二天，瀋陽事變的消息震驚了全世界。便是北平的報紙，也用特號字的標題，整版地刊登着那當時的情形。

全城的人心立刻緊張起來。到處交頭接耳在議論着。

而黃云從瀋陽發出來的信，便恰恰於此時投到顧洪手裏。

這使得他心上更加憂慮：在那樣危險的環境中，要是犧牲，多麼不值！他想黃云應該會好好地處理自己，越過難關的。但這只是無望中的空想；人人都處於槍林彈雨之下，誰能有絕對安全的把握和從事於安全的餘暇？不過自己却不能不有這種奢望。萬一安全的脫了險呢，顧洪以爲，這於黃云自身都有莫大的好處的；不僅保全了生命，沒作無謂的犧牲，而且有了這番經歷，受了這番刺激（看他的來信，他這一趟回家，

已經就受了很大的刺激似的），便更容易使他振作起來，投身於實際工作，改變了一向的頹廢和有閒的態度。

含着微笑把來信撕碎了。

和一個新人談過一次話，約着平兒，一道上公園。

秋已深了，而在下午公園裏依然聚集着不少的遊人。

長美軒一帶，茶座上仍是坐得滿滿的。因為瀋陽長春失陷的消息傳來，更添了人們不少的談話資料。三個五個圍坐在一起，不斷地在紛紛議論着。一片刺耳的嘈雜的喧聲，溶和進浮在空間的茶氛煙影裏。

白衣侍者穿梭般地在茶座間來往，供給了顧客們各種各樣的飲料，這，使他們的談鋒更加健利。

他們談着。有的是根據於報紙的記載，有的是根據於不知在那裏聽來的傳說，有的更是憑着自己的想象，描畫出當時的情景。——那情景，直有如一個裹體美人從萬丈的高山上跌下來的香艷，直有如一葉小小帆船在汪洋大海裏遇險沈沒的驚奇。而靜聽的人們，或者只顧充實自己的耳官，或者在等待着機會發揮自己的意見，或者那些



言詞根本沒引起自己的注意，而心裏却只憧憬於洋錢女人之類。但他們都隨着自己落坐的方位做出各種不同的姿勢，表示他們對於那事件是如何的關切。

平兒和顧洪相互地對視了一眼。

兩人好容易在人叢中找着李肥。

李肥所說的楊四郎也在那裏。他看見他們，像做戲地站起來，像做戲地和他們拱手，跟着，摹仿着坐宮的調子，吃力地吐出來了一個——

「唉！」

平兒忍不住嗤一聲笑出來。

「楊四郎，你做了官怎麼還是這副神氣！」

「他的神氣本來就像一個政客，那還用得着改變麼，」顧洪接過李肥送給他的茶，磕着瓜子，却這麼說。

「你們真是毫無心肝，」李肥故意鼓着他的小嘴，把瓜皮帽推向後腦袋梢上，小眼睛又合成一條縫了。「國都快亡了你們還開玩笑，得，楊四郎才關心國事呢！」

「是呀，」楊四郎一挑眉，伸手向腮邊一拂，像是唱戲的在拂鬚口。「你們二位

有所不知，國家都快亡了還不叫人嘆氣麼？丟掉地方事小，失了體面事大，難道就罷了不成！」

顧洪看見平兒又要笑，伸手從桌下抓了她一把，她才掏出手巾蒙着嘴，好容易忍住了。

他於是掉轉話頭問李肥：

「昨天你說的話沒有問題了吧？」

李肥睜圓了那對細小的眼珠：「我多會冤過人，誰冤您誰是孫子！」又忽然眯了眼轉向平兒，「得，只要平兒小姐不嫌委屈。」

平兒正低着頭在磕瓜子，聽着他的話，微微抬起頭，斜看了他一眼，一塊黑色的瓜子皮還黏附在她的嘴唇上，像是要說什麼，但只盈盈一笑又停住了。

李肥感到一身酥軟，心想，認識了這些日子沒想到她還有這股子勁兒呢。

「暫時委屈，」於是心不由己地便這麼說出：「我一定在家父面前隨時保薦，得。」

「一點不錯，李肥才是我們的好朋友啊啊啊！」一手在桌子上打着板眼，嘴裏哼

哼有詞的楊四郎，這時也停止了他的工作，搖頭幌腦地補充着。

顧洪不快。

平兒却滿不在乎。

她相信自己有把握，形跡上用不着矜持；對人不妨闊達一點，何必故意要裝出姣小姐的模樣？她瞧不起楊四郎和李肥，也瞧不起比他們更聰明的人，但她不向他們扳着面孔。扳起面孔該多悶，她知道；所以她總給別人一張笑臉，便是因此而引起別人的誤會也不要緊，因為她以為像這樣做和紳士們扔一個銅子給叫化子的態度殊無二致——左不過看着他們可憐。

李肥却不這樣想：他越看她越覺有趣，這是他自從認識她以來的第一次發現。幻想在他腦筋裏開演，希望着有個圓滿的將來。得意地想笑，很正派地又偷瞧她一眼，得，的確美，他感覺到。

竟自在那裏想出了神。

她一下站起來使他大吃一驚。

「那不是玲玲！」她叫，跑上前去，「玲玲！玲玲！」

嘴唇染得鮮紅的玲玲後面還跟着一個胡懼，他們看他的臉色更是蒼白了。

胡懼告訴他們，去那邊有點事，一會就過來。說完，同玲玲一道走了。

「喂，李肥，他們的事兒究竟如何？」楊四郎停止了他的哼哼，順便點着一支煙捲。

「得，我不知道，」李肥忽然不快，原因是他看見玲玲比平兒還漂亮，他覺得玲是不應該比平兒漂亮的。

楊四郎的眼光注到顧洪，顧洪只報以應酬地一笑。

「我知道，」平兒搶着說：「反正是男子們不要臉！」

「得，您不用說，」李肥心虛，昨臉上先就發紅。「您的事情，明天就到差吧，請您來找我，咱們一塊兒去。」

「啊，我倒忘記了說謝謝你呢，那嗎，在男子裏面只有你是好人！」

「平兒真還是個小孩子，那麼狂，」顧洪勉強笑着說，一面不住把眼睛瞪她。

她端着茶杯，裝假沒看見。

各人懷着各人的心意，只有楊四郎集中力量在哼着一句他自認爲還沒十分到家的

四平調。

談話一時停止。

玲玲和胡懼二次走來，才打破了這暫時的沈寂。

胡懼先伸手向楊四郎：

「多會來的？太太沒一道來？」

他像不需與他的回答，又轉向李肥：

「好幾天不見，大嫂子好？」

像一把刀子直插進心裏，李肥不覺想要罵出一聲「混賬東西」，立刻偷眼看看平兒——她正拉着玲玲的手談得起勁，又才把心放下。

「沒想到你們幾位會上這裏來，」夥計搬來椅子，胡懼坐下，伸手接過李肥送給他的煙捲。「你們知道嗎，事情糟透了！外邊出了好幾次號外，大概東三省全都丟了！」

「啊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楊四郎站起來直蹬腳，眼光不住在四處找。李

肥明白他是在找號外，便一迭聲地叫——

「夥計，買號外！」

一個夥計把這命令傳給別的夥計們，意思是叫他們留着心，却不想這一聲震壓住一切的嘈雜聲，每人都伸長了耳殼在聽，猜想一定是有什麼了不得的消息傳到了。

人聲一靜，果然遠遠地傳來了一聲聲「號外」的呼聲。

這邊的夥計們一齊叫起來——

「號外！——號外！——」

遠處的賣報小孩也應和着——

「號——外！——號——外！——」

人們多半站了起來，更作出一片潮水似的喧聲。不知道是什麼音耗，都迫切地期待着解答。

近了，近了。

「看號——外！——看號——外！——」

「×軍占領長春！×軍——占領——長——春！——」

「看號——外！——看號——外！——」

「×軍占領安東！×軍——占領——安東！」

「看號——外！——看號——外！」

「×軍占領鳳城——本溪——×軍——占領——鳳城！」

「本溪！」

「看號——外！——看號——外！」

「×軍占領營口！——×軍——占領——營口！」

三三五五地搶着買了來，搶着在那裏讀。

楊四郎讀一句蹬一下脚。

李肥則一聲聲地歎氣。

只有平兒和玲玲胡懼三人還在密密地談着，毫不動心，好像他們此時是處於另一世界裏。

顧洪的臉色變成嚴肅，獨自一個人坐了一會，一下站起來和他們告別。

「我也要回去了！」一句話提醒了玲玲，跟着也動身。

「我呢？」胡懼皺着眉，哭喪着臉問她。

「請便！」她撇了下鮮紅的嘴。

但他仍然仰着笑臉：

「我陪你出去吧，我——」

顧洪大踏步地先走了。

胡懼跟着玲玲，先是跟在後面，走着走着，漸漸就走成一排。

李肥望着走了三個，還剩下三個：一個是自己，一個是楊四郎，一個是平兒。楊

四郎要回天津，回頭就只剩下兩個。心裏一陣樂。

平兒想了一想，忽然站起來向前跑，招着手直叫「玲玲，玲玲！我有話和你說，

」看見玲玲站着等她，她回頭向李肥說了一句「一言爲定，明天我就上工」便科科科地跑去跟玲玲他們一塊兒。

這裏，李肥鼓起小嘴，呸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平兒出了公園便去找顧洪。

和顧洪在一塊的還有一個人。



那人就是從濟陽回來的滿面風塵的黃云。

「啊喲，你回來了！」她蹦蹦過去就握着他的手。

「——所以說，你就該留在那裏工作，」顧洪接着補充完了他方才的話。

黃云扶扶眼鏡聳聳肩，把兩手向外一揚：

「那有什麼用！——一個人參加工作，却有同樣的十個人去升官發財！」

「那你打算怎麼樣？」這個沒想到他仍然舊性未改。

「去上海賣文章，從糾正思想做起！」

「你也是個個人主義者，你以為作文章最安全吧！去上海賣文章，那簡直是騙人的話！你看看那些自命的大作家們，那一個不是在寫文章時大呼打倒資本家，而在文章寫好了時又去向資本家的書局老闆乞憐付印？說穿了不值半文錢！你幹嗎還去和他們擠？」

「反正我已經是這樣決定了，別的話我統統不聽！」

「黃云，你的個性太強了一點！」平兒這才娓娓地插入了一句。

但馬上就得着回答：

「所以我才不參加實際工作呢。」

沉默。

顧洪向着平兒：

「今晚上開會，決定擴大宣傳的辦法。日期大概就在明後天，本來快到月半，有月光，作這工作是不行的，應該在陰曆三十初一那些日子就更好；不過，現在時機不再，沒法子，也得幹！至於必需的東西自然是標語和傳單。標語在人少的地方貼出，傳單是用在公共場所的。你頂好在明天以前預備齊全。傳單每篇不過三百字，每一組分作兩篇，統統用油印。標語長一尺，寬三寸，用紅綠紙寫。」

「今晚上來不及了，我自己先計劃一下，明天再通知他們吧。」

那人點了點頭，又說：「你的行動……」

「不用說了，我知道！」平兒一下把他截住。

轉面和黃云閒談：問他在瀋陽的情形，告訴他在這裏的一般他們所認識的人的故事。——如像李詩人快要發瘋，崔鶯鶯常常哭泣，李二虎有了個小孩等等。

談到可笑處，大家一齊都笑了起來。

黃云留在顧洪會館裏，顧洪去開會，平兒回家。

開會決議：擴大宣傳的時間定在明天晚上十點五十分到五十五分。一律以前門東車站的鐘作標準。以組爲單位，每一單位擔任一區。

這樣分派下來，平兒、顧洪和段逢林却分成三個地方：平兒在中央電影院，顧洪在第五路電車自西單牌樓到天安門那一段，段逢林則在南長街口外東邊樹林中。

那一天便全體動員，傳單標語漿糊一切都趕着準備齊全。據研究的結果：傳單應該把正面豎在裏邊，上下兩端露在外面，那樣，既便於收藏，在塗抹漿糊時又很便利。至於漿糊，最好是裝在一個洋紙信封裏。

我最便宜，只散傳單，不用漿糊。平兒跳着來找顧洪，他們和段逢林是約好了出發前和工作後都在這裏取齊的。

在晚上，把鐘點對準確了，便坐下來打牌。故意把牌打得嘩哪嘩哪地響。

時間一刻一刻地邁進，十點鐘到了。

平兒站起來先走。

顧洪坐洋車到西單牌樓。他分別得出，和他負有同樣使命的都已出發：這裏那裏

，到處全是。

他們對面走來，又挨身過去。

他們的身子雖是分開，隱沒在人羣中，而他們的心都緊聯結在一起，他們的血都同樣地熱到沸騰。

他們自以為不過是社會裏的一個齒輪，但這龐大的社會却靠着他們的力量去推進。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

那情景，顧洪看眼裏，更加感動起來。於是，一步跳上了第五路電車。

他穿着一件大袖子的藍布袍，標語和漿糊便隱藏在這兩隻袖管中。把車窗推開，俯身靠着窗口。提防着別人，選好了地勢，準備着，準備着——看看錶，正指着十點五十分。迅速而鎮靜地籠着手抹好漿糊，轉身坐下，手翻向車窗外，一張，貼上了。偷眼看人，沒誰發覺，改換到對面的座位上，在車還沒到司法部街口時，又貼上一張。

車到天安門，他跳下來，在他的座位下，遺留下一束傳單。

電車開走，乘客走散，他又趁勢貼了兩張在電杆上。

快到中秋，明月欲圓，一片清光，照耀如水。久已忘去了的詩人風的情感，忽然闖進他古井似的心中。想起自獻身工作以來，就極力地剷除掉自己殘餘着的無聊的感情。了解自從社會上化了階級，所謂感情，便已經失掉了它自身的真實性；壓迫階級不會允許被壓迫階級抬頭，資產階級也決不放棄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他們寧可睜眼飲着鮮紅的血筵，他們決不願犧牲一點點個人的利益。真正的感情，這社會上那裏會有？而且一個人要保持着感情，對於工作就難免顧慮，沒有勇氣，怎肯努力？他，顧洪，見解如此，實際上確已做到：第一他不怕犧牲，還主張前赴後繼地犧牲。這犧牲便是成功之路！他所認識的許多人，一個個都先他而犧牲掉：林冰，張自新，張榮特，白葛華，許淑儀，李明德，關連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地跟着去了，他都親自看見。但他只有爲工作而惋惜，決沒稍稍地顧念到他們私人間的感情：他還狠狠地說着：「一粒種子要讓它永遠生存，它終身只還是一粒種子；要拋到土中，讓它死掉，就將有無數的種子，由它產生出來！」

平兒便聽他說過不少次，他也自稱是個沒有情感的人。

但此時刻却有點異樣：一人走在街上，月光瀉了滿身，撫着頭，撫着臉，撫着

嵌在胸間的熱突突的心，她猛然記起許多過去的情景。在童年時，家裏境況非常貧困，父親病倒了，全靠母親的十指維持生活。晚上，無錢買油點燈，趁着月光還得做半夜的活計。他不願離開她，便每每抱着她的大腿睡上一覺。結果她終於因為過於操勞，以致一病不起。他的姐姐被他的父親賣給別人做小老婆，受不過虐待，跑了回來，那家不依，前來要人，把父親飽打了一頓。也是在這樣的月夜之下，姐姐隻身逃跑出去，縱身跳進了離家不遠的深井裏。去年，他認識了張自新，一個害着第三期肺病的瘦老頭子，他說他有兩個兒子，一個犧牲在廣州，一個在上海被慘殺，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但他毫不哀傷，他更要勇敢地工作，直到他不能工作的時候。果然不兩天他給弄進去了，第二天早上五點鐘便上了天橋。顧洪記得，他給弄去時，也是在一個月明的晚上。……這些這些，一縷縷地都浮上他的心坎。

噓！——仰頭看看天。

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低下頭，不禁傷感。

犧牲，犧牲，只有犧牲！

猛力地把纏繞在腦筋裏的沈思斬斷，他不容許那些侵襲進來分了我的心。過去的

任它過去好了，只有向前，決不回顧。沒有別的可說，除了犧牲！

這樣決定，心裏轉成一片空明。他叫好洋車，直回會館。

平兒在他回來之後也跟着來了，一跨進來便吱吱喳喳地說個不休。

「我才做得真好玩呢，」她在黃云面前蹦蹦來蹦蹦去，悄悄地說：「我買的是樓上的票。在電影演完一半休息時，我看見包廂並沒賣完，——這時候當然沒有人再來買了，所以第二次開演我便挪到一個空座的包廂去。一點不費事，時間到了，我打開那一包東西，任牠們自由飛下。在黑暗中也可看出點點白影，像蝴蝶兒似的，怪好玩的。可惜太少，要不，不更有趣麼？……」

「沒有人注意你？」黃云問。

「沒有，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還當作是包廂裏無意間掉下來的說明書呢。沒等片子演完，我便先溜了！讓他們回頭自個兒着急去！」

「明天你還得再去一趟呢！」顧洪接着。

「唔？」

「看看發生了怎樣的影響。」

「那我會的。」

「老段呢，他怎麼還沒來？」黃云忽然想到段逢林，便這樣問。

「他老沒有精神樣的，誰知道他那會能回來！」

顧洪却一眼看着鐘，默默地沒有言語。

牆上映出的三個人影也一絲不動。

月亮躲進雲裏，鐘打了十二點了。

平兒看了看顧洪，一聲驚叫——

「老段該沒有出危險！」

沈默。

像有種什麼東西嚙着他們的心。

顧洪直整整地沈默了一晚。

第二天，全城變了一種景象——

牆上，樹上，電杆上，街門上，全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

公園裏，戲院裏，電影場，電車上，全散滿了種種各式的傳單。



標語，標語，標語。

傳單，傳單，傳單。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出賣東三省！」

「被壓迫大眾聯合起來！」

「×××萬歲！」

警察全體出動，大刀隊佈滿了十字街口，偵緝隊四處梭巡。

顧洪平兒他們再向各人工作的一帶去查考時，一切都被警察們毀滅了痕跡。但是，顯然地，那事件已利箭般地深深射入了大眾的心中。

人海像狂瀾般地激動着。

東北事變暫時拋開，都一起轉注到這方面來了，人們才憬然明白：×××出兵的真正原因和大眾自身應該持取的態度是什麼。

警察們雖然管束不到人們的心，但他們終於抓着了三個人。——其中有一個便是

段逢林。

在又一天天剛發白時，前門大街一帶的居民從夢中被汽車驚醒，跟着傳來一聲聲的口號——

「×，×，×——萬歲！」

「×，×，×——萬歲！」

「×，×，×——萬歲！」

汽車去遠了，口號的呼聲也低隱了，一切又變成了死一般的沈寂。猛然，砰，砰，砰三聲槍聲從天橋傳來，穿過這淒冷的空氣中。

## 六

中秋的晚上，李肥在家裏大宴賓客。

在座的有從天津回來過節的楊四郎，有剛來北平又將南下的黃云，有逢首垢面的李詩人，有漂亮得叫李肥難受而嘴唇鮮紅的玲玲，有玲玲的隨從胡懼，有胡代表的忠實信徒王麻子，有英雄主義者李二虎，有新式女性典型的 P. S. H. (Public Sweet Heart)，有舊式女性典型的崔鶯鶯（她是被平兒出死力拖來的），此外則還有平兒。

顧洪却是最後一個到。

李肥一步跳過去，嚷：

「得，顧洪，我得罰您！」

顧洪微笑，一一和衆人招呼。然後轉向主人：

「你才該罰呢，國事如此，你還請客！」——吉林又獨立了！」

「唉！」楊四郎總覺得，對於國難，應有這樣表示之必要。

「我敢說這中間一定有××人在幫助反革命，黃云！」穿着中山服的王麻子正和黃云談得起勁，他再三再四地申述自己如何地幫他的忙，在黨部裏替他謀得了一個錄事的職務，可惜當時他又走了的話。正期待着那人表示出不勝感激的謝意，不想顧洪恰恰走來，移開了黃云的注意力，看來那願望是不容易達到的了。但自己在找機會，總想繞個圈子歸到本題上。

而黃云沒理他。

「可不是，」瘦小的胡懼却接着，「要不是你誰又想得出來？」說着，做了個鬼臉。

「去講你那『一頭熱』的戀愛吧，國家大事，不用你管！」這位聽熟了「黨權高於一切」的定理，那麼，黨員當然也高於一切的人了，所以他敢於教訓如胡懼之類的非黨員。

胡懼的確不是黨員，只好紅着那張蒼白的臉走開，偷偷地望了望玲玲的紅嘴。

衆人都望了望玲玲。

玲玲盤踞在一張蒙着白布套的沙發上，正在喝茶。這下，放下了杯子，站起來，指着那位黨員：

「王麻子，你是個黨員，你們的黨把整個東三省丟掉了，你還有什麼臉見人？」這不能使王麻子不痛快，——不痛快的只有李肥，得，終覺得玲玲的確比平兒漂亮。而在王麻子，他以爲這正是別人瞧得起他，連東三省丟掉都要自己負責，可見得自己的重要性了，不則她爲什麼不把這番話去問別人——如新來自瀋陽的黃云等等。於是他更把自己的態度莊重起來，把麻面孔抬得高高地，講演似地答覆她：

「本黨因爲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着了慌，才舉兵犯我東省。生靈塗炭，言之痛心，對於民衆，本黨真是深深抱歉。先總理——」嚥下一口唾沫，假意咳嗽兩聲，接着：「不過政府已經決定了整個的方針。事關對外大計，兄弟不敢宣佈。簡括來說，就是像胡代表所說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八個大字。現在中國代表施肇基同志，把這件事提出國聯，國聯都同情中國，一致主張制裁××，××在外交上一定失敗。而在它自己國內，隱患重重，終有一天，必起內亂。到那時候，不用說得，失地

就可以收回來了。」

意外的幾聲響亮的掌聲，拍拍拍地在身旁響起來，回頭看看，那是李二虎。

王麻子感謝地向他鞠一躬。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誰去抵抗，你去嗎？」玲玲不服氣，撅着紅嘴。

「人人都該去抵抗，他向着大眾，人人都有責任。大公報的社論做得真好，他說國事如此，人人都該負責。一點也不錯。」

有幾個人馬上覺得肩上一沈，好像責任就已經放到自己身上。李二虎，楊四郎，連往來招呼聽差開飯的李肥也在內。

平兒因為在李肥的銀行內任事，此次受了主人的囑託，幫忙招呼，忙來忙去，沒工夫加入談話。好容易這下都已預備齊全，只等入席，便走上前來，打算發洩發洩擊了這半天的氣。

沒想黃云已搶在她前面。

「你也學會了這一套，王麻子？」他用手扶了扶眼鏡，聳一聳肩。「現在的官僚政客們，平日家只知道自己弄錢，那管國家的興亡成敗！他們幹的，沒一件不是賣國

的勾當；等到國難當前，才又乖乖地把脖子一縮，說，「國亡了，你們去救吧！」我麼，我既沒有享賣國的權利，我就沒有救國的義務。對不起，我不負任何責任！」

「嗯！」剛才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都驚訝地同聲叫出。

「你是×××！」王麻子咆哮。心裏生氣：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

「你又何必如此？」那人反而笑了，「我們都是說着玩的。——×××那里像我我這樣子！你看他們做事多有能耐，一覺睡醒來，全城都是標語傳單！」

提起標語傳單，大家的精神又爲之一振：正在一邊密談着的玲玲，王二和崔鶯鶯都停住了嘴，伸頭望着他們。

「我倒忘懷了，那事兒到底是爲甚緣由？」楊四郎叼着長煙管，抄着手，一步步邁到人叢中。

李肥一把拖住他，並且招呼衆人：

「得，請入席，坐下再談，坐下再談，得。」

幾位女客先搶着坐在一起。平兒拉着崔鶯鶯靠着自己，往上數去，其次是P.S.H.，其次是玲玲，其次——這裏，大家都預備留給胡懼。胡懼偷看了玲玲一眼，如芒在

背地歪着身子坐下去。坐定了，一種得色，又才掛在臉上。

「請，」李肥眯着眼睛，舉起杯子。

「謝謝，謝謝，」楊四郎他們嚷起來。

他的眼光却落在一片紅得可愛的火腿上。

一筷子把它挾住，塞進了嘴，才放了心地又提起剛才說的標語傳單的話來。

「真是吓死人，」崔鶯鶯悄悄告訴平兒。「那天張媽開開大門，該死喇，大門上就給貼上了一張『×××萬歲』。張媽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進來告訴我，叫弟弟去看，才知道是那個，我就叫張媽馬上撕下來。媽媽吓得快要昏過去，么妹不懂事，還拿着做手工玩呢。」

平兒抿嘴一笑。

「不要那麼偷偷摸摸地，說來大家聽聽，笑笑，」李二虎第一個按捺不住，他頂討厭女人們這種態度，因為他自己懂得自己是男子漢，大丈夫。

平兒便笑着代她說了。

崔鶯鶯的臉上已是漲到通紅。



黃云忽然記起交際家白功全，再看看這位「德容兼備」的姣小姐，一種憐惜的情調掠過他的心。

「我說，它媽的倒是真怪！」李二虎扯開了嗓子，「一晚上就轟動了全城！××裏邊怕是有什麼飛簷走壁的俠客吧。」

他的眼光從身邊輪視開去，在徵求每一個人的答覆。末了，落在李詩人身上。

李詩人始終不大說話。慢慢地端起杯子，慢慢地啜一下酒，慢慢地又放下了。停一停，又端起來，又啜一下，又放下。停一停，又……

李二虎有點瞧不起，心裏想：——媽的，又不是什麼婦道人家，那麼忸忸怩怩地！

楊四郎聽着李二虎的話，聯想到戲上的許多能翻十幾個跟斗的俠客。大概×××也不過如此，頂多翻一個跟斗貼一張標語吧。但他還想在記憶裏再找找，看有沒有武功比能翻跟斗更高的人。

一道熱菜端上來了。

還來不及等待主人說出一聲「請」，他看見王麻子的筷子已經落到盤子裏，便也

不甘落後地轉變了自己的心腸，抓起筷子來。

這菜是一盤魚。猛然幫助他記起魚藏劍裏的專諸，XXX一定跟專諸一樣：長鬚子，大花臉。

「唔，」他不禁認真地一嘆，「XXX就像專諸！」

「XXX那里能比專諸！」王麻子立刻反駁，他覺得他有反駁的責任，因為他們之間是仇人。「反革命，專諸是不會幹的！」

「要不怎麼會一晚上就轟動全城，得？」李肥張開小嘴，加入一句。

「那是魔術，」王麻子初時有點窘，但想了一想終讓他想出了點道理。「本黨才注重武術，像踢毽子，打太極拳那些硬工夫。」

「太極拳！」李二虎兩眼一瞪，握緊拳頭，一拳打出。「我也會呢，啊哈，哈，哈！」

大家却感到應該發笑，便都轟然一聲地笑起來。

李詩人只微微地露了露齒，而P.S.H.在笑完之後，却忿然了。

「無聊，無聊，一百個無聊！」她鼓起兩腮。

「要怎樣才有聊呢？」黃云正嚼着一個包子，吞下了便問。

「親嘴，擁抱……她需要的是，」顧洪接着。

「那不是有聊得多嗎？」她坦然承認，轉向李詩人：「詩人，你說對不對？」

「人生……」李詩人剛張開嘴，一眼看見李二虎正瞪着他，歛了歛嘴沒說下去，只『唔唔』兩聲完事。

這談話便分成兩派：一派是以王為工作中心，黃云，顧洪，平兒，玲玲，胡懼都在這一邊。一派是以王麻子作中心，楊四郎，李二虎，李肥幾個人屬之。崔鶯鶯和李詩人則始終很少發言。

明月守在窗外，陪着他們吃完了這頓飯。

主人招呼聽差搬出幾大盤水果，大家用牙簽挑着吃。

「別的不說，今年的水果真便宜，」玲玲挑起一塊梨，送到嘴裏。李肥又看見，那兩排整齊的牙齒比平兒的白，叫人够傷心的！

「真是便宜，」胡懼趕緊接着，「昨天我們買的大鴨梨，不是還不到一毛錢一斤？」

「得，」李肥像記起什麼，「誰說過，帝國主義深入中國農村，得，農村破了產，一些東西都不得不賤價出賣。這話真不錯，可記不起是誰說來着！」

黃云拉着他的手：

「你看不起了嗎？我告訴你：那就是×××的傳單上說的。」

「得！」那人不禁訝然。

停一停，又像在向誰解釋：

「所以我馬上就要到農村去看看真假。」

「你要到農村去？」顧洪奇怪地問。

「城外有幾畝地，」李肥說，「說沒法子完租，得，家父叫我去一趟，借此也好

見識見識！」

「很好很好，」黃云拍着他的肩，「我們歡迎資本家李肥到民間去。」

又有幾個人跟着拍手。

「別鬧了，咱們打牌吧，」王麻子自己沒有土地，覺得無話可說，於是提議。

「得，贊成！贊成！管它國難不國難呢！」李肥眯了眼。

牌局湊成。——那是王麻子，楊四郎，R.S.H.和李二虎他們四個。

別的人都散了。

臨走時，平兒偷偷問顧洪：

「你看我今天怎麼樣，該沒有多說一句話？」

「這樣就好，」顧洪說，「『學運』立刻要加緊工作，你還得分出工夫來參加呢。」  
這裡，李肥他們的牌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

王麻子雖然輸完了他中山服口袋裏的錢，有點心痛，但翻開報紙來看，看見登載着××代表在國聯受窘，不覺又爲之一喜。至於國聯還限期叫××撤兵那回會事，就不免更令人受寵若驚，幾乎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除了他，再沒有人更關心國事的。看看李肥，呼嚕呼嚕地直睡了整整一天。

過了節，李肥果然就帶着一個管帳，一個聽差到農村去。——在出發之前，他並沒忘記和平兒告別，映了映細小的眼睛像是要流下淚來。

一天清早便出了城。

城外是時常去的：近一點像西山，遠一點的像湯山，每年總得隨着父親或者自己

的朋友們去「風雅」幾趟。那時，汽車在馬路上飛馳而過，望到隱在密密的樹林中，被一灣流水繞着的處處村落，果然心裏也感着一種「豁然開朗」的情趣。頻頻點着頭，名士風地不斷地默念着：「真像是一幅美麗的畫兒，得，真不愧一幅市場裏賣的美麗的畫兒啊！」

在他自己想来，農村又何嘗是個太那麼了的所在呢！

這一次去的地方却比西山以至於湯山都更遠，汽車達不到，半路上不得不改坐騾車。等到暮靄蒼茫，夕陽染紅了遠處天邊的時候，總算達到了目的地了，而李肥，第一便先灰了心！在騾車上，初時是盤着腿坐在那里，但還不到半點鐘，兩腿便麻木起來，以至於不可忍耐。道路不平，車身顛動得就像要翻跟斗；有兩次，他的後腦袋槽都碰到後邊的車篷上，疼得腦袋發暈。沒法子，試試改變坐的姿勢，可是仍然不行，臀部疼得發火，橫身的骨節都像要鬆解了；及到各種姿勢都已試遍，而依舊無效時，便不免抱怨起來：「中國人真不如外國人，連汽車路也修不成一條。」不過，雖是如此，他終於能够咬着牙忍耐着，父親常常教訓他，「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就像這一次，他就是預備了吃苦而來的呀！

一步跨下車，幾乎站立不穩。這時，在他四週已圍上了一圈人，有一個滿臉皺紋，一口白鬍子，乾瘦得像一匹猴子的老頭子趕上來給他請安，扶着他，一聲聲地稱呼「少爺」。

他依稀認識，那便是他家裏的老佃戶傅海山。

管帳李德發和聽差來寶吆喝着趕走了閒人，由傅海山帶路，一羣人像捧鳳凰地擁進鎮上唯一的棧房中的最好的官房裏。

狹小的屋子的匠上點着美孚油燈，在傅海山雖覺光明，在李肥却還感到幽暗。

木樨肉挾大餅，小米粥裏加白糖，在傅海山雖覺是珍貴的美食，在李肥却感到如嚼木屑石子。

李肥憬然：得，這地方才不是人待的！

好在自己帶有行李，睡覺倒可以將就。而且第二天還起了個大早。

李德發去辦他的事。李肥吃了兩個「白果」便帶着來寶隨傅海山去閒逛。

走遍街頭巷尾，一切都破爛不堪。自然也有色彩鮮明，引人注意的東西，那却是滿佈在各處的廣告畫：英美煙公司的「哈德門」，日本的仁丹，亞細亞的煤油，德國的

肥田粉。

三家舖面關閉着兩家。

人們有個共同之點：衣着不全，面黃肌瘦，嘴裏叼着一支煙捲。

李肥的小眼睛投視在一個老太婆身上。她，臉上皺得像一支乾壞了的橘子皮，兩目深陷，看不見眼珠，只留下兩個小小圓洞。半坐半躺地倒在地下，滿身都染着灰土。嘴裏喘着氣，直流清水，面前已經淌濕了一大片。也有三四的雞蛋擺在旁邊，每個雞蛋上都停住有一兩匹蒼蠅。

「這就叫『餓』，」傅海山嘆着氣解釋。「城裏的人不懂得什麼叫做『餓』，在這里，人人都懂得！少爺，這年頭兒變了，許多事都叫人猜不透。就像這位老太太吧，去年還是個在家裏享福，受人尊敬的活神仙呢！她有一個兒子，有一個兒媳婦，外帶一個小孫女，那裏想到今兒個變成了這個樣子！去年天時不正，沒有一點收成，她的東家可逼着她，逼來逼去，一點法子沒有，才去借了印子錢來完租。指着秋收富餘，也好還債。那裏想到整整了一個夏天，高粱玉米，一粒沒有。債主要了兩次要不着，一張票子便把她兒子關在城內的監獄裏。兒媳婦呢，熬不過，嫁哪；小孫女呢，餓不



過，賣哪！這陣子就剩下她一副老骨頭躺在這兒賣臭雞子！」

「得，她種的地呢？」

「我的少爺，債主給她霸占了哪！」

李肥也忍不住歎氣。心裏像積壓着一塊什麼。

但在走出鎮市之後，一陣風吹來，又把這心上的一塊給吹沒哪。天是藍的，雲是白的，田地是綠的，房屋是黃的，得，坐汽車到這里草地來野餐才真有趣呢。

「這地方真好，得，」他看見那苦着臉的老頭子，想到應該安慰安慰他，便不吝惜地這麼說着。

「好？」老頭子搖頭，「可是沒有收成！誰不是一身的賬，誰不是餓着肚子！春天過了望秋天，秋天，還是一樣。別說沒有收成，就是有了收成，那才真怪，賣的價還不夠本錢！沒有吃的時候，借錢買吃的，三十銅子買不到一斤棒子麵，等到糧食收起來，想清一清賬，可是，一斤頂好的洋白麵才賣三十二個子兒。這年頭，反正是要了窮人的命哪！不賣吧，不行，價錢一天一天地更往下落，一面債主也逼得慌。死了心，先還了債再說，肚子餓，就只好忍着點了！少爺！」

「少爺！」他再叫一聲。

李肥吃了一驚。原來他受了那老頭子的話的感動，正在給他想點法子呢，可惜搜盡了他的肥腸飽肚，到底沒有一點主意。

「少爺，老頭子又接着：『您是貴人，您是文明人，您說說我們還有活路沒有？』他略停一停。『前兒個有人說東洋人在關外起事，保扶皇上坐龍廷，是嗎？他們還說皇上真好，頭一件事就是下令免了人民的捐。可憐，我們的捐上得忒多了！』」

「得，可不能那麼說，可不能那麼說；那是叫做什麼，——那是叫做造反！」李肥急急地止住他，下意識地四下看看，耽心有人聽了去。

「可是大家還想活着哩！」老頭子抬起臉望了望天，借着陽光，李肥看見他嘴上的白鬍子亮得像銀針一般，歎息着真不容易。「村那邊的張富那小夥子就天天在說，要活命就得反！他說反正是該了這些些賬，又沒收成，又沒飯吃，不反也只好等死。真也難怪，老天沒有眼睛！」

「那你們不會尋別的生意？」李肥心裏又一跳。直着急怎麼想不出一點好主意來。

一匹蒼蠅嗡嗡地一聲飛來停在他的臉上，來寶走近來伸手去趕。猛然使他記起蒼蠅

也曾經在那老太婆的雞蛋上停住過，於是有了主意，不禁叫——

「好像賣雞子吧！」

「雞子！去年一塊錢買五十，今年一塊錢買一百！」

「好像賣梨吧！」他抬起頭來再想，看見一棵樹，彷彿是梨。

「梨！去年一斤賣一毛六，今年一斤賣一毛！」

「……………」

「……………」

果然這年頭變了，李肥也深深地感覺到。原來×××他們說的真不錯：帝國主義深入農村，農村都破了產。別說傅老頭兒的話不可信，就看這眼前：偌大個村子聽不到一聲雞叫，沒看見一條小狗，便是偶然瞧着一匹農家不可缺少的耕牛或者驢馬，也都是枯瘦如柴，只剩了一張皮子包着骨頭。田地裏種着的玉米，約莫有筷子般粗細，也不到丈來高，賣了來還債還不够，那里有自己吃的。難怪他們要造反，一層一層的捐稅真够受的哩！

得，所以說政府也該死呢！——李肥總算是個熱腸人，心裏不免引起種忿忿。

該怎麼辦呢？

首先他想起「打倒帝國主義」。但立刻就搖頭：空喊口號，毫無用處。他曾經這樣批評過顧洪，自己就不該那麼地想。而且，並不真的就沒有辦法了哇！父親說過，興水利，振實業，抵制洋貨，信賴本國銀行，馬上就可以使國家富強。得，這才是頂好的辦法。

心裏又覺坦然。於是轉告傅海山：

「傅老頭兒，你不用着急！我有法子讓你們活！你那里知道你們活不下去的原故！你瞧瞧！」他指着那些街頭巷尾的仁丹，「哈德門」等等廣告畫，「讓你們挨餓的就是它們！」

傅老頭望着那個黑鬍子和美人像發怔。

「這話說來你也不懂，李肥又解答：「得，不說也罷！你儘管放心，也可以告訴張富他們，不用造反，我有法子叫你們活！」

「少爺說的是，少爺說的是，」傅老頭真也把心放下了。沒有別的，頂少這半年的租子總可以蒙恩減免。

走到棧房門外，裏面有李德發的吶罵聲。來寶先跑進去，立時又跳出來，向李肥擺手：

「少爺別進去，李管事跟張富要租，他不給，他們在罵架呢。」

「那就委屈您先到我那邊歇歇吧，」傅海山堆着一臉笑。

李肥也就轉身。直到晚上，才回棧房。

李德發說起張富他們太可惡，叨唆衆人，抗不繳租；要對付他們真難，幸虧是自已親身出馬。他已經告訴了他們，明天非一起交來不可。

李肥滿肚子都裝着父親富強中國的計劃，那里還聽得出李德發在說什麼。一些幻象在腦筋裏開展，不多久，幻象便引他入了夢境。

半夜裏，傅海山悄悄跑了來，叫醒他們，說張富等等在商量明天要綁李肥的票，叫他們快走。

像一跟斗栽入了個深坑裏。

那張胖臉上一陣陣地發青，牙齒打得科科地響。

李德發再也不言語，急着埋頭收拾行李。來寶出去招呼套車。

他們該沒就來吧，李肥下意識地四處看；又回轉身，在屋裏搜尋可以躲藏的地方。怕的是他們裏面也有俠客，飛來一把寶劍，得，那就完了！那就完了！背心直出汗，兩腿哆嗦着，不是來寶和李德發扶他出去，簡直就沒法子上車。

殘月掛在樹梢。

車夫一鞭子，騾車轟隆，轟隆，轟隆地一直奔出村外。

那顆跳着的心才沒蹦出腔口。但還摸着脖子：怕沒準會有一支飛刀來在那里繞一個圈兒。

# 七

李肥直到回到了家，心才像一塊石頭似地落下來，只回想起時，兩腿還不住哆嗦。

而李德發却一進門就扯開嗓子直嚷。他說要不是怕傷着李肥，他決不跑回來，他相信那般混蛋不敢把他怎麼樣。他有能耐對付他們，完了他們還不敢不伏伏貼貼地照樣地納租。那般混蛋也學着來吓唬人，可沒想到這位李大爺是壓根兒不怕吓唬的云。

但李肥並不聽他那些，因為他自己還有心事。匆匆地洗了帕臉，穿起一件緞馬褂便去銀行裏找平兒。

預備好一大篇話，得，她一定會因此而受感動。

「喲，你怎麼剛去不兩天就回來了？」

沒想到平兒張口會這樣問着他，原來自己所預備的話裏面沒有答覆這個問題的。急切間找不着答詞，只好張着小嘴傻笑。

平兒今天穿的是一件新衣，式樣也就縫得「摩登」一點。最觸目地就是那胸前微微突出的兩個乳頭。李肥心裏一跳：得，誰說她不逮玲玲！瞧她那一股子勁吧，手裏弄着鉛筆，偏偏把鉛筆頭啣在嘴裏。歪着臉，讓那從窓隙間射進來的紅紅的夕陽光在臉頰上躍動。

樓下叮嚕叮嚕地搖着下班的鈴。牆上的電鐘上長短針剛成了一條垂直綫。

她抽開抽屜，把鉛筆一扔，連跳帶蹦地站了起來，尖着嘴吹出一支什麼歌曲。

披上毛綫坎肩，弓着身子把腿上的長襪子的縐處拉直，然後轉向李肥：

「也難怪，鄉下的日子你那能待下去，我早知道你要回來的。」

兩手揣在毛綫坎肩口袋裏，頭一揚：

「回頭見！」

「得，您別忙，咱們一道走！」滿肚子的話一句沒說，李肥覺着怪冤的，伸出手



來想拖住她。

「不，我還有事呢。」

科科地，下樓去了。

咚咚地，在後面追着。

一些人的眼光送他們出去，望着他們的背影，新奇地，驚奇地，妬嫉地，撅撅嘴，哼一哼。

「您，上那兒？得，咱們，一塊兒，吃飯去，」他張開嘴不住喘氣，說出來的話幾乎自己也聽不清楚。

「我要去看李詩人，他病了，給他送點錢去。」

得，給李詩人送錢去，他跟她有什麼關係吧，要不她幹嗎這樣關心他？得問個明

白：

「他的錢存在您那兒的嗎？」

「他幹嗎把錢存在我這兒？」平兒笑了。「他那里有錢！這幾塊錢還是昨天黃云上車的時候交給我的，他說他走得忙，沒去看他，叫我把這錢轉給他叫他上醫院去看

看。——他這人也真是：又不會交際，又不多活動；可是肚子餓了時又得吃飯。這年頭是什麼年頭！新詩本來就是叫人瞧不起的玩意兒，而他又只會寫點什麼花兒月兒的，恐怕在任何社會裏都沒有他生存的路子吧。成天到晚發神經病，誰敢請他作什麼事情？——不過他這回也真不了：公廨的掌櫃快要停他的伙食了，他自己又病得爬不起來，又沒人照應！……」

「得，他沒有家？」

「遠着呢，家在四川。——除了幾個同學之外還靠誰？喂，你也該幫一點忙呀！」

「那是當然，大家都是老同學呢，得，我借給他一塊錢，」李肥慷慨地就掏皮包。

「什麼呀，一塊錢！」平兒笑得抽出手絹來蒙着嘴。又忽然扳起面孔：「黃云還在很少的旅費裏邊挪出了五塊錢呢，你是有名的資本家，五十塊也不多！」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五圓的鈔票在李肥的眼前一閃。

「得！……」

「你還能比黃云少？」

「得，我就出五塊錢！」他只得忍着痛，咬緊了牙關。「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事得看各人的交情。老實說我和李詩人的交情並不深，要真是像咱們這樣要好的朋友，多幫幫忙也沒有什麼的。得，這五塊錢一大半還是看您的面子！」

這話多麼得體，李肥自己心裏也不禁讚賞。

「好，拿來！」那個就攤開手。

掏出來的是四張一圓的鈔票，外帶一塊現洋。分作五次，一次一次地往她手掌上放。懷着野心，想借機會挨挨她的手。却是有點胆怯，那隻手反而抽回來得異常的快；直到最末一塊現洋已經交過去而目的仍沒達到時，又才覺得後悔，心裏感到像把一種可以得手的東西失掉了似的惘然。

「得，這五塊錢一大半還是看您的面子，」他再重複一句，算是補救剛才失掉那機會。

「那我就先謝謝你，」不等他再說她便叫好洋車坐上去，回頭向他：「我得馬上把錢給送去，讓他知道你們的好處。」

車子拉走了，她又伸出手來向他招着：「對不起，對不起；吃飯的事改天奉陪。」  
李肥扭過頭來吐出一口唾沫。

一肚子的氣，回到了家越想越按納不住：在鄉下受的驚恐一句沒說出倒反轉破費了五塊錢，五塊錢，幹什麼不夠，連手也沒得摸到一下！得，多麼冤哪！她幹嗎那麼地向着李詩人？他給過她不少的錢吧！窮光蛋，那里配，巴不是她愛他，——想着就咬牙齒。——那副鬼樣兒才够叫人生氣哩！可是，他們中間總有點什麼的；許是她給他迷住了！她給他掏錢去，他爬不起來，她準還得侍候他。他就會抱着她親嘴了囉！就在這會子吧，——下意識地抬起頭來看鐘，緊閉着小眼睛簡直不敢想下去。心裏一陣陣地發酸，鼻尖上也覺癢癢地。——不盼望別的，得，只盼望他把我這五塊錢買藥吃了去死！那下子她就會哭着來找我李大爺了，我呢，不理！……別不理，教訓她一頓就行。或者生一場小病也可以，照應她侍候我有沒有像對他那麼周到！

這麼一決心，幾乎立刻就希望自己生起病來，然而這在既肥且胖，無憂無慮的李肥，說要生病，談何容易！——譬如說就不像給太太打一下耳光的那麼容易呢。

「拍」，自己臉上跟着顯出幾條指痕。

「剛從城外回來，歇也不歇一下就往外面跑，你料想我不知道你的事兒吧，又是找那個小娼婦去哪！我老老實實地告你說，你自個兒得小心，再犯在我手裏我就不跟你干休！女學生是什麼東西，比審姐兒還不如！你會求爸爸把她弄進行裏去，我就不會求爸爸把攆她出來嗎？你要欺負我，可不行，嗚嗚嗚，我回家去請我爹媽來評評理，嗚嗚嗚！……」

打在李肥臉上，痛在太太心裏，所以她倒先哭起來了。

李肥不哭。

豈只不哭：連想生病的念頭也打消了，連剛才滿肚子的不快也給「肅清」了。

那一堆既肥且胖的身子，無愛無慮地在外院書房裏躲到半夜。

於是他寫信給楊四郎。第一件，在城外遇險——他寫上了；第二件，借了五塊錢給李詩人——也寫上了；第三件，因為挨了太太一個耳光才有工夫坐下來寫信——寫上了又把它塗去。

「真糊塗得可以，得，家醜不可外揚。」

又記起父親教訓自己的話：「爲人得顧體面」。得意着這步已經做到，便找出幾

張信箋來，照着原稿，舌尖舐着嘴唇地重寫一遍。

這封信寄到天津時，楊四郎他們正在公事房暢談「國事」。

一根金錶鍊從小坎肩的第三個鈕扣孔上穿出來，蜿蜒穿進靠進左肩下的小口袋裏。他不停地弄着它，在沈思的時候和在「道白」的時候。

長煙管的那一端，一縷縷青煙，直往上升。

議論的範圍非常廣泛：像萬寶山慘案，像朝鮮排華，像瀋陽成立四民維持會，像土肥原做市長，像吉林改組政府，像吉會路開始動工，像慘炸錦州，像張海鵬賣國，像美國「援助」中國，像親美派的外交家出山，像馬占山大戰嫩江橋……一切等等，都在暢談之列。

那里有「愛國志士」靳三爺，那里有「有求必應」的吳先生；另外便是楊四郎。坐在楊四郎對面的是小朱，他偶然也說一句話，而說出來的話却比楊四郎以至於靳三爺吳先生等的都特別。

同屋子自然還有不少的人，那些多半是或站或坐地在一旁靜聽。

滿屋裏充滿了煙味與炭氣，咳嗽聲與吐痰聲。

除了幾個書記錄事之類還在那里埋頭抄寫而外，每個人都把筆放下了。

「這樣說來，那本月的薪水呢，豈不是——完了！」吳先生抓抓他新剪過的平頭，說着，又搖搖頭。搖頭自然是表示絕望，而他這時的目的却不在此：便是說出這句話，也不過就是國事談膩了，換換口味，引人注意之意。

目的達到，果然大家都特別張大了眼睛，連捧着李肥來信在低聲細讀的楊四郎，也加速度地看完了收起來，抬頭向着他。

「您未免忒過慮了。××人還在關外，那里能馬上打來？就算是『日本地』的兵要暴動的謠言是真的，總還得够打一陣呀！其實，國破家亡，咱們這點薪水又算得什麼？——可是，總沒有問題的，您放心！」

腦頂光禿的靳三爺最末一句才落到本題上，這力量，就特別來得大。

大家也就放了心。

「那個肯去打？中國的軍隊不是全不抵抗嗎，靳三爺？」吳先生又提出意見。他實在不能不如此，不如此則談話勢必又沒法子繼續。

「黑龍江還出了個馬占山呢，豈得謂天津無人？」

「馬占山是多麼地英雄，平常人那裏能比？單看那擺在勸業場出賣的照片，頭上戴着風帽，身上披着斗篷，雄糾糾地，簡直就像一輩古人——靳三爺，您說像誰？」

「像誰？還有誰，除了關公？」靳三爺毫不思索地答。掄着眼光又看看衆人。衆人都自然而地點着頭表示同意。

「關公又像誰呢？」小朱不言不語地坐在那邊。桌上擺着一本性的教育，但眼光却落在靳三爺的禿頂上，他看見有一痕白光在那裏隨着腦袋的運動而顫耀。這時他插入了一句。

靳三爺不禁訝然。

楊四郎却覺得這是很容易解答的；他便問小朱：

「你可曾聽過戲，戲裏豈少有關公？」

「楊四郎，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這一說倒把我更弄糊塗了啊啊啊！」

小朱學着楊四郎的調子，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

「這那裏有一點快要亡國了的樣兒！」靳三爺翻了翻白眼表示憤慨，憤慨得咳嗽不止。



「那又有什麼法子，現在是黨的天下呀！」說話的又是吳先生，吳先生好像專在和靳三爺作對似地。「關外來的人不是都在說麼：××人在瀋陽，除了營業稅一項而外，苛捐暴稅，一律取消。這樣看來，中國的人民，又有幾個不願意作亡國奴的？」

「而且他們說九一八事變是『弔民伐罪』！」小朱也補充一句。

不想這使得「愛國志士」真真生氣了，不斷地嚷着「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立刻把身子轉向着公事桌。從此不再發言，還一手把筆抓起來——看他的手和手裏的筆都微微在顫抖，可知他餘怒未息。

小朱向吳先生睜了眦眼，低着頭，抿抿嘴想笑；又斜瞟靳三爺的禿頭，才再把眼光落到自己面前的性的教育上。

局勢僵在那裏。吳先生臉上也收斂了笑容。

楊四郎明白自己的責任，於是先咳聲嗽，一手撩起錶鍊，一手指着吳先生。

「吳先生該打！」把打字的尾音拖得長長的，那才合乎「道白」的規律。「靳三爺豈是你反對得的！還不上前賠個禮去！如若不然，我就要罰——罰——」

「得哪，您饒了我吧，」吳先生恭恭敬敬地站起來，向他直作揖。「我願罰好哪

！

「罰你今天晚上在全聚德請靳三爺吃燒鴨子，請我作陪！」

「還有我呢，」小朱指着自己的鼻尖。

「你是什麼東西喲！」

大家又笑了。但都立刻警覺，望望靳三爺，出乎意外地，靳三爺也在那裏欲笑不笑地抵着嘴。

滿天煙雲，煙消雲散。

便約好了七點鐘在全聚德聚齊，不見不散。楊四郎還答應吃完飯在他的紅雲老七那裏坐一下。

靳三爺回家把這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太太，說得那麼有趣地，看着太太臉上閃出笑容，才放膽子，吞吞吐吐地說要兩毛錢做車錢的話。

「叫老周拉你去不結了，幹嗎要另外僱車？」聽說要車錢，太太的面孔立刻放下來。

「吃完飯還要看兩個朋友。家裏沒人，我想還是叫老周留在家裏侍候你，」讓老

周拉去，怎麼能上紅雲老七那兒？回頭傳到太太耳朵裏，又有不少的麻煩。

「家裏不用你管，你叫老周拉去得了。——喂，我正告你說：張富又從鄉裏來哪，也在這裏呢，有事我就叫他幫着做。」

靳三爺再沒有說的，只好自認倒霉，紅雲老七那裏眼看是去不成的了。張富幹嗎又跑來？張富不來，老周不拉他去，自己僱車多自由？於是他轉而恨張富：張富，這倒霉鬼，胞弟做官，胞兄種地。問他幹嗎不去找兄弟呢，他却說「咱兄弟不認咱，看見咱就要推出去殺。也是怨咱，早年間得罪了他！」那有的事，到底是胞兄胞弟呀。自己不是張富，是張富那怕跪在兄弟面前討碗飯吃也幹。弟兄間不是外人，怕誰笑話去？再不然就登報宣佈他的出身，丟他的臉。他是闊人了，能够不怕這一着！張富讀書太少，想不到這些，受窮受苦也是枉然。……

靳三爺替張富出的主意的確比張富自己想的還周到。但張富一樣也不敢去幹。別說他，他兄弟連老娘也不認呢：老娘死了，捐信去，就沒有一點聲響，誰還敢去找他？——張富自己嘆口氣，人窮的時候都知道闊人不是東西，可是等到自己一闊，也就不把窮人看作東西了；多會天下的人都不窮也不闊，大家才安寧！

「您幹嗎扔掉好好的地不種，老遠地跑到天津衛來？」老周也這麼問他。

「這年頭還說種地，」張富想起就恨得磨牙。「周爺，您在天津衛待長了那裏知道鄉裏的事兒？可憐，咱成年辛苦到頭，犁地，播種，讓太陽晒着，讓雨水淋着，只盼着種子發芽。發了芽，又盼它長高。——長高，長高，又盼結子。好容易挨到秋收，那時候，看着那收起來的糧食，真覺得親熱，比對自己的兒女還要親熱。地下掉了一粒，趕忙就拾起來，攤在手裏，越看越愛。咱挨飢受餓的苦日子也忘記了，咱滿身欠賬的煩腦也忘記了；咱只愛咱的糧食，那像是黃金也換不去的東西。可是，您猜怎麼着，送出去賣，賣不起價，糧食店裏的老闆愛理不理似的。咱心想：完租，還債，餓肚子還是小事，價錢這麼低，那就是瞧不起咱，咱賣了整年的力氣才值這幾個錢？真真比了賣兒賣女還傷心！種地，咱壓根兒不敢想！」

「可是您知道天津衛謀事又該多難，」老周却說話來提醒他：「滿街是逃難的人，您在這裏待過來的，還不知道？就說咱，吃這碗飯也不容易，您哪！牛馬似地拉着『膠皮』跑，一聲侍候不到就得挨罵。反正是咱沒有錢！」

「說的是呀，」張富接着，「種地可不也是一樣：東家蹲在城裏受福，叫人來

逼咱，咱知道難得有活命，約起人來想綁小東家的票。沒想到傅老頭走漏了消息，讓那小傢伙跑脫了。大家氣破肚子，把那老頭兒揍了一頓。咱看着闖了禍，一踫便跑進城。」

「幹嗎您又來到天津衛？」

張福又說：「這兒是咱待過的，熟人多，好想法子。剛巧東車站要開走一列打關外開來的難民車，咱就混着來哪！」

「來了又怎麼着，您自己有主意嗎？」

那人默然。

「人總得活着，」他說，像想着什麼，「有這條命在就得幹！——回頭去找李永利，沒有準就等冬天跟他一道打冰也行。」

老周還要說什麼，裏面已經連聲在叫喚他拉車出去。於是就把吐到嘴邊的話又吞回去了。帶上洋火，把車子拉出大門外。

張富跟着出來，便要先走。他說要是李永利那裏有地方睡覺他今天晚上就不轉來了。

李永利住在東局子，張富從老周這裏走去可真不近呢。

最初叫他失望的是那屋裏還沒點燈。

沒在家？

推推門，門半掩着。

「誰？」

好了，有人在答應。

「李永利，咱來哪！」

嚓地一聲劃着一根洋火。

一瞬間，張富看清楚了這屋裏的內容：空空的沒有什麼東西；看清楚了李永利的面目：兩頰深陷，目光枯澀。張富懂得，枯澀的兩頰是饑餓掘成的，枯澀的目光是饑餓釀成的。

「怎麼您也上這兒來了，您哪！」

一句話把來人滿肚子的熱望都變成冷水冰地。

「這年頭活着真不易呀，」李永利斷續地接着向他訴說，聽那聲音，就像古墓中

的幽靈在嘆息。「打八月節過後，冰沒人用，俺就沒事可幹哪，肚子一直餓着的！……俺真是一生吃苦啊！在冬天夜裏的冰上，破羊皮襖，抵不過刀子似的風；牛皮鞋裹着脚，雙脚還是冰涼。四五個人『打仗』在一塊兒，用『扞君』打的打，用繩子拉的拉，一塊冰拉到窖裏摸不到十個大子兒。——您猜他們在夏天賣給人呢，一塊二大毛！……可是又說，這會子想要吃那分苦還沒有呢。雖說轉眼冬天來哪，又可以『打仗』挖冰去，您可不知道，俺的傢伙都賣哪，那兒有錢買新的？再說自個兒的力氣也不濟，怕也拉不動了哩！——」

他停了一停，好像是在喘氣，接着又問張富：

「您打那兒來？您稍有錢或是吃的嗎？俺真餓得受不了哪！」

張富心上像給誰打了一拳頭。他存心來找李永利，倒沒想到李永利反要找着他了。誰化誰的錢倒不吃緊，可是往後怎麼辦呢？他想，他想仍然回老周那裏去。但是不能：老周也還是在吃着別人的飯呢。那裏雖是比這裏強，張富究竟已經領受過有錢人的利害的，斬三爺多會又是個存着好心的東西？……

「真的沒有一點法子？」他只得攤出緊裹在衣包裹的乾糧，分一半給李永利，自

己也一面在啃着。

「俺託了幾個人，都沒回信，誰又知道呢？」李永利塞了一塊進嘴裏，貪心地咀嚼着，回答的話幾乎就叫那滿嘴的東西撥亂了。

「有人可找就行，王建德呢，您找過他嗎？」

「唔，唔，唔。」

「好，咱今晚就住您這兒，明兒個找他去。」



## 八

第二天，計算該是工廠下工的時候，張富和李永利便走到西車站工廠後的一間小屋裏去找王建德。

王建德屋裏還坐着一個人：粗眉大眼，油黑的皮膚，穿着件灰布大褂。

「您也來哪，您來天津衛幹嗎呢？」王建德迎着張富的也是這一聲。

張富再也沒有說的了。

「灰布大褂一瞟他們一眼，轉向王建德，使個眼風，問着：

「人造絲呢，人造絲是怎麼一回事您還沒告訴咱呢。」

王建德才好像一下警覺了。

「哦，人造絲？」臉上顯明地罩着一層不自然。然後又咳嗽兩聲，接下去：「人

造絲我們管它叫『法麻』。那當然不是真絲，您是知道的嘍。可又是什麼東西呢？聽說能作『法麻』的東西頂多，咱知道的只有普通都用的棉花。那法子是先從棉花裏的塵土弄掉，挑出漂白過的『棉屑』，浸在稠稠的火鹼水裏。等到棉花化成了『纖維』，取出來榨乾，再放進盛着鹼精銅水的傢伙裏面。——那傢伙下邊有數不清的毛細管子，在上邊使勁一壓，『纖維』就打毛細管子流出來變成一絲一絲的哪。再放到稠稠的火鹼水裏面，那下子就跟咱們看見過的真絲一樣。把清水來漂洗掉那上面的鹼；還得通過稀硫酸才結實。往後再洗洗，清理，曬乾，就是您說的人造絲了。」

「啊，是是，您哪，」灰布大褂站起來連連說着，挾着一包東西走了。

主人送他出去。兩人在門外又囁咕半天。

王建德轉來時嘴角上本掛着笑，但一看見張富和李永利，立刻就收起笑紋而改成皺着眉頭。

「您也來哪，您來天津幹嗎呢？真是！」

張富又不得不把他逢人便說的理由重說一遍。

「說的是呀，」主人聽完了他的敘述，眉頭更皺得緊了。「這年頭誰不是乾叫苦

，頭四五年廠裏好的時候，用到過二百多人，現在，差不多還不到一百來人呢。聽說還要裁；那就要了命哪！共產黨雖是在暗裏鼓動反對，反正製出東西來銷不出去，東家也是沒法子的事。本來嗎，法贏那裏能比真絲；不經洗，不結實，容易起摺縐，又太光亮了一點。真是有錢的人，誰又貪便宜買這樣的貨？窮人呢，吃飯還沒錢哩，就像兄弟咱吧，一家三口，今天顧不到明天，那兒又有閒錢買那些東西！」

「可是要說俺們瞧您就眼熱呢，您一月能弄個十幾二十塊的。咱可是抱着肚子餓了幾天了哪！您答應俺謀的事兒呢？」李永利插進來說，張開嘴盼望有個滿意的答覆。

「議事兒的話，一天半天很難說，」又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膝頭上。「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咱瞧咱過得還不逮太太們的哈叭狗呢。」

張富眼前看着是沒路可走了，老周那裏，李永利那裏，王建德那裏，一起都絕了望。乾糧已經吃完，腰裏只剩一點銅子，到明天怎麼辦？——明天，過了今晚上那個明天！

肚裏燃着滿腔的火。

他恨他的東家，他恨他的兄弟，他恨靳三爺，也有點恨王建德。能弄十幾二十塊的，不幫他的忙，看着他挨餓，跟有錢人一樣的壞。

王建德每月

他恨世界上一切有錢的人！

明天，過了今天晚上的明天！明天，他就得餓肚子！

他再也不能忍耐。

火從肚子裏燒起來，燒乾了鼻管和咽喉；燒紅了眼珠和兩頰。

「真得反了！」瘋狂地蹦着跳着，咧着牙像一隻狗。「不反不行了！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倒不逮反了的痛快哪！」回頭叫周永利；周永利，咱們反了吧！」

周永利呆呆地望着他。

王建德點着一支烟捲，抽着烟向他微笑。

「沒刀沒槍，怎麼反呢？」他又像注意又像不經意地問。

「搶人去！」

「帶着了可要槍斃哩！」

「反正還不是一死！」

「別這麼急，事情總好辦，咱們慢慢商量！」同時也向着李永利：「等您兄弟媳婦回來弄飯咱們一道吃！」

慢慢地他告訴了他們：機會是有一個，怕的是他們不敢去。說是「日本地」有人要起事，要招幾百名兵，可也不用打仗，到時候只出來囑一陣就成。自己想發財呢，也可以趁現成的搶幾樣。在營裏，每人還先發給大洋四元。

張富早有決心，只李永利還有點遲疑，等到三杯下肚，却也無話可說了。

跟着主人又叙述那事情有說不完的極大好處，而且沒有一點危險。如果他們願意呢，他就再去打聽打聽，打聽是不是確實可靠。

「沒有別的，煩您勞駕，咱等着您的信，」張富端起酒杯，伸着脖子，咕嚕一大杯。

主人又給他斟上。

「要說這事兒可靠吧，」又鄭重地說：「您真能去嗎？」

「沒有錯，君子一言！」張富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胸膛上。

「不後悔嗎？」

「咱發個誓行不行！」

主人又笑：「那里用得着，咱信您的！——您呢您怎麼樣呢？」他又問李永利。

李永利一時答不上來。

「不用問他，他跟咱是一樣的！」

「人要幹嗎？人就要的是痛快，」主人向着兩位伸出大姆指。「一言爲定。兄弟我拚命去幹，總得對得起你們二位。」

張富馬上站起來學着文明人似地拱手：

「勞駕勞駕，咱過天來聽信！」

一團高興，裝在他的肚子裏。

決定之後，張富隨着李永利回東局子。李永利却抱怨他：

「嗎不好幹，要幹大兵？」

「怕嗎？反正有飯吃！」

「可是多危險哪！」

「王建德不是說了嗎，『不用去打仗，一點危險沒有』？話又說回來了，要死不

死要活不活的一條命又算什麼！要是能打出一個天下，天下的窮人們都有飽飯吃，那才是痛快的事呢，危險又算得什麼？」

「可是俺總有點怕呢！」

「哼，怕，咱問您吧：明兒您打算上那兒弄吃的去？」

「……」

「這不結了，明兒個就沒辦法不是，那往後怎麼辦？肚子餓得咕咕叫的時候就由您不幹哪！」

「那嗎明兒又怎麼辦呢？」提到明天，李永利就顧不到往後，便是明天，也就沒有法子哪。

「別急，」張富想了一想，「咱有主意：咱找老周去，借個三幾毛的，等那事兒成了關下餉來還他。您說好不好？」

那里還能說不好呢？

於是他歇了一晚就去找老周。

老周正拉着靳三爺上公事房。他向靳三爺請了安，向老周問了好，便留在那里等

老周回來。

靳三爺來到公事房，和大家招呼，脫馬褂，摘帽子，喝茶，抽煙，工役送畫到籬來畫到，然後咳嗽，吐痰，看天風報，看到「春風一度，落紅滿網」，「烏道霞飛，鴻溝月滿」等句時，便閉目冥想，微微欲笑。

小朱拋開了性的教育偷偷向坐在對面的楊四郎使眼風。

楊四郎心裏明白那是不足爲怪的事，也不抬頭看一看，依然寫着他回給李肥的信。

他在信裏極力地稱譽李肥。他覺得應該如此；因爲李肥有錢；而且李肥的確是個好人，他記得同他一塊幹什麼的時候，就沒讓自己化過錢。在現今人心不古的社會裏，那裏容易尋找這樣慷慨的人去？他稱譽他，同時也羨慕他：心裏自怨怎麼自己沒有那麼好的一個家，沒有千兒八百地供給自己揮霍？還不得不低聲下氣地來幹這每月八十圓的小事，這八十圓還就是自己每月一家的生活費呢。左手領來，右手化去，別說不能多縫一兩套衣服，或者多去幾次紅雲老七那裏，便是到了月底不囑飢荒已是萬幸。公事房，天天得去，刻板文章，等因奉此，待久了就像變成了個半死人。嗓子沒



機會練，胡琴沒工夫拉；楊四郎覺得，自從走進公事房之後，什麼都跟着退步了哇！看看人家李肥！大洋樓，大汽車，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手裏有的是錢，要怎麼，便怎麼；多威風，多闊氣！同是一樣的人，會有這麼樣地不同的生活，難怪得共產黨們要天天大喊「打倒資本階級」！

李肥可打倒不得呢，他是自己的朋友，靠他幫忙的地方還很多，打倒了他將來又找誰去？

還是向他多說幾句好話吧！……這麼想着，偏頭擲了擲烟捲頭上的灰，又寫下去。

李肥的可羨慕的身影，便在他的筆尖上一閃一閃地浮動着。而這時的李肥，眼前也有一樣東西在一閃一閃地浮動着呢。那是掩護在旗袍之下的平兒的臀部。

「平兒！」他招呼汽車夫把車子停住了就叫。

平兒回轉身。

「得，坐我的車子！」

「你得把我送到呢，」平兒生上了車說。

「您上那兒？得，又是看李詩人去？」李肥不快。

「我幹嗎天天去看他？我找顧洪去，黃云從上海來了信。」

「你成天到晚總四處亂跑，得，」汽車一轉灣，平兒沒坐穩，幾乎倒在李肥身上。他本想去扶她，忽然反把手縮住。心裏又後悔，臉上倒轉而不自然起來。

「你說什麼？」平兒歪着頭，兩眼瞟着他。

「您愛到這個學校那個學校去找人，得，您怕不怕危險？現在學校又在鬧風潮，外面抓人抓得利害，前不兩天東直門外還秘密地斃了十幾個呢。我勸你該小心，得。」

「唔！……………」

「真的呢，近來學校理又出了衫團」哪，得，胡懼說的。「越說越利害，昨臉上一塊發白一塊發青。」

「你看見胡懼嗎？」

「得，」又像要笑，「他還說呢，崔鶯鶯過年就結婚，那家有通知打東北捎來。」

東北那麼亂，她敢去麼？王麻子也這麼說。——得，我還有事跟您商量呢，王麻子告訴我：胡代表一上台他就可以弄的黨部委員，他勸我入黨，我聽你一句話。」

「入了黨自然容易做官！」

「那我明兒就去登記。」

「哈，哈，哈，哈……」

李肥一怔。

「可是我頂瞧不起那些黨員們！」平兒立刻把臉放下來。

「得，誰要入黨誰是那個……」

「喲，你真聽話！」

那個覺得全身却鬆解了，要不是汽車恰巧停住，也許再一震動，那堆肉就會扶也扶不起來。

兩人走進會館。

「信呢？」平兒開口就問顧洪。

顧洪一面把黃云的信給她，一面問李肥：

「你們一道來的？」

「得，我叫車子送她來的，」又眯着那對小眼睛。

顧洪一眼看着正在低頭看信的平兒。

門開處又進來一個人。——李二虎。

一進門便拉開大嗓子：

「啊呀，你們都在這里！——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關外出了義勇軍了。義勇軍真利害，十幾個便打死了一百多××人！猜他們裏邊許有能人吧，你們說對不對？」

「得，一定有！」李肥搶着答。

「十幾個人呢，殺死一百多××呢，唔，沒有能人才怪！」好像那答語並沒聽見，李二虎仍然咧着嘴。

「得，一定有！」李肥再重複一句，費力地儘量拉開小嘴。

「地方快丟掉了三省，單靠一點點義勇軍又濟什麼事？」顧洪慢慢地說着，望着李二虎。「當局的大人先生還不是在那里爭權奪利，除了依靠國聯，希望美國幫忙，希望×俄開戰之外，那兒有整個應付的辦法？」

「誰說不是呀！」李二虎也覺生氣：「它媽的地方丟了，就丟了，簡直沒人理會！我可以發誓，我有幾個晚上爲這事整整沒睡好覺。想一想咱們中國，地方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却讓小鬼子欺負得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小人在朝，有能耐的人都遠遠地躲開哪！兵不像兵，將不像將，外侮來了，沒人去抵抗！——老實說：別說打不過人家，作算打得過人家，他們也不肯幹呢，誰是傻子，誰肯自己犧牲，讓別人來占自己地盤！那樣怎麼行，所以說非有大英雄大豪傑出來頂着幹不了哪！這下可好了：關外出了馬主席，出了義勇軍，他們能救中國，才是真正的好漢子愛國的英雄！」

「得，」李肥又接着。「人人都該愛國，不用仇貨，抵制外國銀行！」

顧洪好笑。

「喲，上海也開來了××軍艦！」一直坐在旁邊看信的平兒這時忽然驚叫一聲。

「不怕，不怕，咱們有義勇軍！」

「上海可沒有義勇軍呀！……」

顧洪的話還沒說完就聽得長班在窗外招呼有人來了電話，便立刻跑出去了。

但不久又轉來，向着平兒：

「是P. S. H.打來的，問你在不在這裡，要你去說話。」

平兒去接電話。

李二虎像記起了什麼似地說；

「P. S. H.，我剛才在大街上還遇見她呢，和一個頂闊氣的小傢伙拉着手一道走。瞧着我好像不認識似地，屁股一撇就把脖子扭開哪！它媽的，李二虎雖然窮，可也不希罕那樣的騷貨！」

「她的愛人到底是誰呢，得？」李肥問。

「P. S. H.嗎，Public Sweet Heart——『公共的情人』嗎，誰有錢就是誰！我只要錢也行！」

「那李肥一定行的嘍？」顧洪笑着。

「他，他不行，」他直對着李肥：「李肥，你雖是有錢，可是扣得太緊；要是你化錢痛快一點，包管她馬上會愛你。不信你今天請她吃飯試試！」

李肥才不呢。他懂得一個人做事應該「專一」。況且P. S. H.不過是一副衣架子，論人並不漂亮，得，竹槓又敲得太利害，那一點能及他心上的平兒？

要請吃飯也只請心上的平兒吃，得！

沒想到心上的平兒倒先讓 P. S. H. 請去了。

同時顧洪又要出街。

一番苦衷，只好收起，戴着一幅哭喪的面孔，懷着數說不完的委屈，坐上汽車，打道回去。

顧洪是到西城出席一個會議。

在每人報告了自己這一週的工作之後，他便開始他的「政治分析」，然後提出決議的工作方針。——決議是仍然在加緊於「學運」方面。因為人家對於思想的防範愈趨嚴利，目前各大中學裏都參入有法西斯化的 X 衫團，在盡力地分化革命勢力，使羣衆高漲的情緒趨於搖動。這是今後工作上不容忽視的地方。他們發出來的言論，應該直接地間接地加以糾正，他們在羣衆方面的行動，應該直接地間接地加以破壞，切不可讓他們詭計得到售出的機會。此外，學聯也是把持在他們和他們的走狗——傾向於官僚主義的青年的手中，這就應該鼓動風潮去推翻它，重新組織，自己的人必須占其中負責人的過半數。風潮不惜擴大，必要時儘可領導羣衆示威，到南京去，到上海

去，換起全國大眾的注意，暴露出統治階級出賣東三省的罪惡，壓迫民衆運動的罪惡，而增加革命的勢力。

「這里我有點意見，」顧洪的話剛說完，便有一個人提出意見，顧洪認識那人名叫霍斌。

霍斌說：「X衫團勢力的不可小視，誠如顧所說；而且他們還有軍警作後援，更可以橫行無忌。在學校裏，我們一引起他們的注目，他們便會嗾使軍警逮捕我們。我們固然不怕犧牲，但是如果犧牲太大，工作又如何能繼續下去？或者不如各位私人間極力去和他門拉攏，加以離間，使他們自相殘害，然後我們坐收其利的好；那樣，我們既沒有很大的犧牲，他們也終不能成爲我們的障礙物。我的意見是這樣。」

「個人主義者，投機，怕死貪生，」另外一個反對，像一串砲竹似地從嘴裏燃放出來。——他是天生成的一張大嘴，所以聲調特別響亮。末了，更加上一句，那簡直就像一聲炸彈：

「請霍遵守紀律——鐵的紀律！」

「批評不能帶感情，吳，」顧洪抬起手來招呼他——吳行本——「停止發言，再接



着：「霍的確犯了個人主義的錯誤。要知道在這樣鷹犬密佈的環境之下，我們那一個地方不是危險，那一個時候沒有危險；犧牲，隨時都得犧牲的！用不着逃避，更無須恐懼！好在我們可以自信：只有我們的是站在正義的立場，是爲大眾而盡力！而他們——尤其是×衫團，他們對於社會環境並不了解，他們是以個人的利慾爲中心，他們的團結容易因利害的衝突而分化，這是很顯明的事。只要我們努力，他們是無法爲惡的。他們要領導羣衆，他們那裏能取得羣衆的信仰呢？」

「說我是個人主義，我是不承認的，」霍斌的臉上紅了，「我也不貪生怕死，我也不畏縮，投機！因爲我在學校的學生會裏任有職務，和他們那些人比較接近，知道得清楚一點，所以提出來說說。」

這時候，又有一個人發言。他的外表很像一個道學夫子，因而「道學夫子」便成了他的外號，其實他叫做何用威。他說：

「顧剛才說應該推翻學聯，但學聯是由各校學生會的代表所組成的。推翻學聯，得先改組各校的學生會，否則恐怕會引起羣衆的誤解。」

「學生會無須改組，」顧洪解釋。「召集全體大會，宣佈學聯的黑幕，撤回代表

，根本不承認學生會就完了。這是一個辦法。但如果某一學校的自己人已經有了組織學生會而不再落於×衫團或其它反動分子手中的把握呢，那就應用改組的方法也可以；這得就各校的情形而自行決定。」

他看了看身上的錶，又說：「我還得出席別的會議，沒有別的討論我們就散會。」於是這一羣人在半點鐘之內分頭走散。

何用威和吳行本同在一個大學，兩人便一道走。

第二天分開各組會議，宣佈工作方針，全體動員，同時進行。

回響是全校空氣爲之一振，人人一致興奮起來。

在教室裏，在宿舍裏，在飯廳裏，在圖書館裏，這一羣，那一羣，都在談論着，人人心裏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致的主張——

「推翻學生會！」

全體大會便在大禮堂召集舉行。

黑壓壓擠滿了幾百人，嚶嚶的喧聲狂瀾般地在那里洶湧。

「人數够了，開會！」

「推舉臨時主席！」

「吳行本！」

「附議！」

「請吳行本做臨時主席！」

拍，拍，拍，一陣鼓掌，吳行本跳到主席台上。

「噓！噓！」在人叢中却又漏出了這兩下。

「打倒反動分子！」

主席剛要開口，下面又一聲響出來——

「諸位同學，我們今天不能開會，我們今天開會是非法的！全體大會應該由學生會召集，學生會才是代表全體同學的總機關。今天如果開會，怎麼樣向經我們全體選出來的學生會解釋？」

「通！通！通！」

「立刻有人反對。」

「好啊——啊——啊————」

「好啊——啊——啊————」

「但又有一些人這麼拉長了

聲調，一面鼓着掌。

「主席！」

「好啊——啊——啊————好啊——啊——啊——」

拍，拍，拍，拍……

「主席！我們今天召集全體大會的意義就是——」

「好啊——啊——啊————好啊——啊——啊——」

拍，拍，拍，拍……

「通！通！通！」

主席一直用拳頭在桌上轟隆轟隆地捶着，才漸漸把囁聲壓住，於是趁機會張開大嘴第一聲便叫出——

「會場裏有搗亂分子，本席應該維持會場的秩序，我們先肅清搗亂分子！」

「你配！你配！——嗤！——嗤！——」

「退席！——全體退席！——」

「打倒非法的全體大會！打倒×××召集的全體大會！」

又是一陣喧嚷，一些人便退了去，但是會場裏倒轉而安靜了。

會議繼續進行。

剛才那位發言人再站起來，說明他的提案：「推翻學生會」。

全體都無異議。

「請舉手表決！」主席提出。

每個人的手同時舉起來。

外面又有人在嚷着了——

「出席的不足法定人數！無效！」

門口還擠進來幾個人。

主席立刻指定幾個人負責計算人數。

結果的報告是：「全體同學四百五十一人，出席的三百十二人，大多數！」

「通！——通！——通！」

「噓！——噓！——噓！」

「啊！——啊！——啊！」

外面又囂起來了。——有的還拾起磚頭，向禮堂的玻璃窗上扔去。打破了不少玻

璃。

裏面的人追出來。

但這邊却先就溜了。

會議的末了是組組成一個抗×會，主持抗×期間一切對外對內的事務。吳行本和何用威自然都當選了。

晚上，又召集各組聯席會議，分派目前的工作。

這一晚，他們差不多都沒得好睡。

吳行本第二天還做了不少的噩夢。起身後，宿舍的齋夫已經按習慣地把報紙送來。他接過來打開第一張，心裏便一跳，因為那上面登着有這麼兩條刺眼的新聞——

「溥儀被挾出關！」

「便衣隊昨晚擾亂津市！」

## 九

這還是前兩天的事——

天拉長了臉，陰陰的，像不高興誰；把太陽推進爛絮似的雲推裏，讓誰也瞧不見。有一點風，吹落了光幹的樹枝上最後一片枯葉。人們身上立刻發生種感覺，那叫做冷。

「闊人們都該生起爐子來了吧，」張富他們把那僅有的錢都化完了，伸長脖子打阿欠，蹲在地下，手撫着身上穿的那件薄薄的短襖。

他雖是向着李永利，似乎並不希望他答覆。而他，李永利，也並沒有答覆的意念；一直的躺在匠上，張合着那張深陷的兩頰前邊的嘴。

兩顆心都在懸想：幹嗎王建德還不來？

真叫他們又驚又喜，王建德恰恰在這時候走來了。

張富高興得蹦起來；李永利也小孩子見着娘似地枯澀的兩眼裏要流出淚。

他們被領着走到「日本地」一處地方。在那裏，第二次看見那「灰布大褂」。

張富肚子猛然覺得攪扭。

「灰布大褂」又唧唧地和王建德說了半天，不時還把眼睛瞟他們。

那個被瞟得不耐煩；心裏生氣：咱和你們不是自家人了嗎，幹嗎還把咱當外人

看？

「好哪，你們這就跟金二爺一塊報名去吧，」他們說完了話，王建德轉向這兩個。

兩人都望着他，似乎在問：「您不去麼？」

那人沒答覆他們。便一起出來。

張富和李永利不明不白地跟着「灰布大褂」金二爺走。

走到海光寺。

張富記得××兵營就在海光寺，心裏一驚：投××人咱不幹！



「幹嗎上這兒來？」他問金二爺。

「王建德沒跟你們說嗎，就是這兒！」

說着已經走到××兵營門外，兩邊守衛的兵平托着上着刺刀的步槍正對着他們的胸前，嘴角閃出一絲獰笑。

「走！」

他想跑，他來不及跑，他懂得跑也跑不脫；抬起腿，腿可發沉，但不容他游移，便半被強迫地拖着兩腿走進去。

報了名，被幾個托着槍的衛兵送到一間大屋裏。

那里已經擠滿了一羣人。——有的垂頭喪氣地蹲在一邊；有的却興高彩烈地在對着談笑。

張富他們最初是受盡了冷落的待遇，別人都挾着問詢的眼光向他們探視，或者要笑不笑地向着他們。慢慢地，他和那些人認識了，那是他們在眼光互相接觸的時候，他便和人招呼，便開始談話，便被此知道了各人自己叫什麼，原來是幹什麼的。

那些人中間，有的是如張富他們一樣，受了騙來的；有的却是出於自願，夢想抓

若一個發財的機會。

譬如就在這屋裏，張富便發現有兩個懷着這樣的野心。那兩人，天生成一對：一樣的高大，一樣的態度，一樣的口音。

「要幹就得幹個痛快，幹嗎這麼偷偷摸摸的！咱外面有的是弟兄，一句話就能把他們歸集起來，比關在這屋裏受悶氣不更强得多！」一個這麼向大家憤激地說。

那一個便接着：「說的是呀，您哪！要成大事還得找咱們的弟兄去！不成，不成，這樣可不成！」

同在這間屋裏算來不下四五十人，誰也明白這四五十人都是處於同樣的命運的；因爲人人能找着縱然危險也不只自己一人遭受的理由來安慰自己，於是膽小的就不似先時的恐懼，而胆大反更借着人多勢衆，夢想這往後的「大事」了。

自然李永利是屬於膽小的，而張富是屬於膽大的。但張富；終覺得有點美中不足；幹嗎咱不自己起事兒，要來投靠××人！

他找個機會悄悄地問那兩個人。

那兩人囑咐他在這地方不能說這話，只有自己乖覺點，有工夫別忘了自己想法

子。

他們又轉而宣佈出自己的能耐——

「要是叫咱們去找人，五百人，我說五百人容易吧？」這一個向着那一個。

「說的是呀，您哪！」那一個就接着。

「五百人不比咱們這幾十人強？……」

門開處進來一××兵。

他用中國話問：「你說嗎？」

大家身上的肉都一跳。

但那兩人好像滿不在乎。

「我說，」其中一個昂然地說：「咱在外面有的是弟兄，說少也有五百人，要是

咱們出去，把他們歸集在一塊，那才能成大事！關咱們在這屋裏，可就一點用都沒哪

！」

「說的是呀，您哪！」

××兵把眼光見看每一個人。

「他說的是對的哩，」也有人這麼幫着說。

又是一次獐笑。

張富心裏發恨：真不該來投靠××人！

××兵一招手，叫那兩人跟着去。

大家初時是放心：巴不是真放他們出去了，讓他們去把人歸集起來；可是跟着又耽心：鬼子沒好心眼，沒準不是把他們推出去斃了呢。

走了兩個愛說話的人，失掉了重心，這里便再沒人言語。

一直等到晚上，兩人都不曾回來。

張富暗中向李永利：

「咱們上了王德那傢伙的當哪！××人占去了咱們關外的地方，這下子又想用咱們給他占天津衛，咱們怎麼這樣賤骨頭呀？咱們還沒讓人欺負麼，不是做官的，就是外國人！」

「聽說外國人比做官的待俺們好呢，」李永利已經不大怕了，倒又能安慰自己。「那有好的，都是一樣！」

「管他呢，反正有吃的就得！」

張富沒想到李永利會這樣的寬心。看見背靠着牆便睡着了，聽着從他鼻孔裏發出來的鼾聲；像一匹狗，吃飽了，睡足了，供養的人的使喚。

而他自己，却一晚沒睡好覺。

第二天又這麼過了一天。

第三天是一個初冬少有的晴朗的禮拜天。

陸軍司令的兄弟在國民飯店結婚，要人們全聚集在那里。

汽車呼呼地在街上飛馳。

挾在汽車這狂流中間，一輛洋車從河北一顛一顛地跑來，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一個

楊四郎。

楊四郎並不是去赴結婚喜筵，原來他另有企圖：因為跟自己供職那機關的督辦，

算起來不知是在若干年前兩家人的祖先曾經同過一次榜，不免大家就是「世誼」了。只是，這「世誼」，在督辦方面差不多已經完全忘記；倒是楊四郎，最能記得清楚，而且還能把那兩位「同年」當時的交誼說得有頭有尾地。像自髮宮人談天寶遺事地懷懷着已

往，未嘗不憤慨於同是一樣人物的子孫，而自己今日只當一名科員，人家却是堂堂的督辦。但在別人聽來，也不無相當的效果，靳三爺小朱之流，都對自己曾經表示過羨慕；至於吳先生，那位好朋友，更暗裏給自己出過不少的主意。

「既是如此，」他搔着平頭十分關切地說，「您爲什麼不去找他？人嗎，應該活動活動呀！這年頭，您才不能擺他的架子呢。衙門裏不方便，可以到督辦公館去，見見他的老太爺，老年人心慈，容易聯絡。」

「這話可難說，如果他不相認呢？」對着這樣的好朋友，自己委實不能相瞞。

那人想了一想，又說：「那就得找一個名人介紹一下，您能找得到嗎？」

楊四郎交換着用兩手的指頭在左右太陽穴上跳動着，這果然如唱戲似地使他記起了一個人——李肥的父親。他告訴吳先生。吳先生拍手贊成。他於是給李肥發去了封快信，託他辦這事。

回信來了，裏面附着李肥的父親的介紹信。他便買了不少的禮物，帶着信，走向督辦公館。

出乎意外地，他們還都記得。結果，楊四郎裝了一肚子的滿意轉來。

告訴吳先生，吳先生却說：

「還不成，您還得去，頂好天天去。混熟了，弄個把科長幹幹是不難的。」

科長？心裏有點迷糊；對，天天去！

過了十來天，楊四郎認定督辦的老太爺真正有點「愛」他了，跟着這位「世姪」便變成了「乾兒子」。

「成！」這下吳先生才跳了起來。「楊四郎，真有您的！時機不可錯過，再去，向他要個科長來幹幹！」

「不太急了麼？」這個終還有點游移，拂拂袖子，搖着頭。

「試一試，不要緊，先探探口氣。」

「也罷，明天八號是禮拜，明天我就再走一遭！」

「我在那裏等您呢？」

「不須問得，就在紅雲老七那裏，」又想了一想，「可要約靳三爺與小朱二人？」

「也好，好讓他們知道知道你我的能耐。」

這樣商議停妥之後，又約好那二人，楊四郎在這禮拜天坐着洋車從河北跑到英租

界督辦公館裏去了。

小朱和靳三爺那裏還聽得一聲「請」？不用說一起都慨然答應。

不過這其間靳三爺却多少有點困難，太太那一關能不能通過還是問題呢，雖然紅雲老七那兒，無論如何是捨不得不去的。

整整一個禮拜天都裝着沒事人一樣待在家裏，儘管紅雲老七的嫵妙的情影總在眼前閃耀，但從不響一聲，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待着。他起身以後，便翻着當天的報紙，然後洗臉嗽口，又看着報。忽然想起刮臉，刮了臉又把報紙拿起來。吃過中飯，再看報，有點睏，睡一覺，醒來，仍然看報。哄一陣小孩，再伸手去拿報，一直挨到吃晚飯。

看錶，已經七點半了。

偷眼望望太太的臉色，自己嘴角上先掛出滿嘴笑容。開始和太太談國事，嘆氣，捶胸，連帶着打嗝。說東三省大概是亡定了，事情鬧了兩個月沒人理會；不過，據今天的報上看來，却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關外有義勇軍，××人沒有法子把義勇軍消滅，義勇軍存在一天，東三省就不能說是被人家滅亡。義勇軍真能幹，××的槍砲雖



利害，却是兵們打日俄戰後就沒有過作戰的經驗，不像中國年年內戰，連百姓們都有了很好的訓練的。義勇軍的確能幹，光明電影院今天開演一張片子，名字就叫義勇軍血戰史，廣告上說是實地攝照，那才是真人真事。人人都說義勇軍真能幹！

「您信不信？不信咱們去看一看。」

「我不去！」

靳三爺心裏一喜，喜的是太太果然不去。於是拍拍自己的禿頂：

「您不去我就……」

「你就去對不對？」太太問，滿臉殺氣。「剛發薪水不久，手邊早就沒剩幾個錢，不留點留來吃飯？看電影，我念了幾個月要買的雪花膏還捨不得買呢，又要看什麼電影了！」

「看電影也是娛樂啊，不去倒也罷了；不過，」忽然靈機一轉，「不過，不過雪花膏，總得去給您買的，太太！」

太太倒也有點過意不去：既是雪花膏能買回來，看次電影又有何妨？但是不能夠放軟，還得給他點臉色看。掏出一塊錢，叮嚀一聲扔在地下：

「你去，你去！我看着你活着出去死了回來，你去！十一點多鐘還回來我明天再給你算賬！」

只聽到洋錢響，沒聽到說話聲；嘴裏幾聲「是」，雙腳已經跨出大門。

一頭攢進紅雲老七房裏，捧過那朵紅紅的嘴唇過來便津津地親。

「乖乖啲！乖乖啲！」

「放手，你這挨千刀的糟老頭子！」紅嘴唇便勁掙扎開，鼓着小嘴，在那禿頭上拍地一巴掌，又嘻嘻一笑，扭着屁股一溜煙跑出去了。

「哈哈哈哈哈……」楊四郎他們都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靳三爺也跟着笑，摸摸頭頂，非常得意。

然後轉身坐在牌桌旁邊，從水菓碟子裏挑起一個紫色葡萄，放進嘴裏。

吳先生坐攏來，儘先地把楊四郎進行的事情告訴了他，並且再三地表示，那都是他幫着出的主意。現在，那希望已經有了七八分了。

「嚇嚇，楊四郎，有這麼天下的喜事還不該大請一回客麼？」靳三爺嘴裏雖然這樣說着，心裏却不免有幾分嫉妬：第一嫉妬楊四郎比自己的前程遠大，第二嫉妬吳先

生和楊四郎比自己和他親近。

「應該呢，就單看靳三爺的面子也應該呢，」小朱也合上了手邊的性的教育來附和着。

楊四郎却只叼着長煙嘴，抄着手在那里踱方步，微笑而自得地連連說着：

「那里有的話，那里有的話；真的冇麼，豈能瞞過你靳三爺！」

靳三爺便不好再追問下去，直吃着葡萄。

看見紅嘴唇再走來，他才又張開了嘴。他覺得對女人不應該像啞子似地才算合禮；他之所以和紅雲老七說了半天之後又能和紅雲老七的阿媽說個半天的理由也就在此。所以他一面挑着碟裏的水菜，一面運動着那兩片嘴唇；直到水菜碟裏已經精光，又還抓起一大把瓜子放在自己面前，一邊磕着吃。

紅嘴唇找了個機會做着笑臉離開他，跑過去挽着吳先生的脖子，坐在他腿上，在他耳旁唧唧喳喳地說了一陣。吳先生抓着平頭聽一句答應一句。

等紅嘴唇再跑走了，他才叫住楊四郎，照樣地也在他耳旁囁咕一陣。

「行吧？」

楊四郎叨着長煙嘴像是點了下頭。

「您在瞞什麼把戲呢？」靳三爺又感到不滿，一面伸手向水菓碟，手指觸到空空的碟底，才恍然那已經被自己吃完了，只得毫無意趣地把手縮轉來，抓起瓜子。

「您問來幹嗎！老七留楊四郎今晚上住在這里，您也住這里麼？」

「那咱們，早點走吧，別就誤人家的大事，」躺在床上看性的教育的小朱便翻身起來，掏出錶：「啊，已經十一點了。」

靳三爺也猛然覺是該走的時候了，沒有工夫和吳先生計較，站了起來。

三人一起走出那家班子。

一出門吳先生便嚷：

「這麼早，回去那裏能睡，誰請我到中原公司吃點心吧！」

「自然是靳三爺作東嘍，」小朱接着。

「不能奉陪，我還有事呢，」靳三爺一半是怕太太生氣，而別一半，更多的一半，還是因為腰裏沒有錢；心想自己不請人，必不叫人請自己，總算是問天無愧，便一

脚踏上洋車。

車子拉着他轉出大街。剛要轉北，一輛汽車正從對面開來，車夫不得不把已經轉過一半的車子退回來，打算等汽車開過去了再走。沒想後面忽地又來了一串載重的蓬車。洋車恰落在蓬車前面，蓬車沒停住，嘩啦一下，連人帶車給碰了出去，翻在地下。又正翻在自北開來的汽車輪下，一下打身上輾了過去！

巡捕趕來吹着哨子，一切都來不及了。

擠在頭一輛蓬車裏的張富，被鐵蓬罩着，看不見外邊，只覺得半身一震，幾乎把自己剛領得的四塊大洋和五個手榴彈都要從腰帶上震下來，下意識地用手去護着它們；心裏嘀咕：聽說前天放走那兩人是公安局的密探，可不是他們去報告了消息，有了準備，先來一個炸彈？——他那裏能想到那就是他的朋友老周和他的主人靳三爺！

蓬車開到暗處，他們被命令着下來。回頭看，後面跟着一排機關槍。

天上漆黑，密密嵌着星星，張富想起當年在鄉下耕作的情景。

機關槍逼迫着，曲着身子像一匹狗似地前進。

有錢的人可恨！——窮人只好餓死！——餓死倒不如反了！——真不該投靠××人！——乖覺點，有工夫別忘了自己想法子！——

猛然問他記起那兩個高個子告訴自己的話。

可是，看看後面，一排機關槍，能躍得掉？

永光寺的警鐘噹噹噹噹……

轟！——轟！——

拍拍拍拍拍拍……

對面還了槍，子彈從身旁飛過。

身子緊緊他和泥土依靠。這里，他第二次感到和它的親切：第一次是在鄉下種地的時候，頭上的汗一滴一滴地滴到泥土中，攪和着它長出他種下的各種糧食。他懂得：沒有泥土他的辛苦都是枉然，他愛它們，那一塊塊的泥土就如他自己身上的血肉。這第二次，遭逢到生死關頭，除非有泥土在他身邊作成屏障，他的生命就將毫不費事地被一粒子彈所結束。他只有盡力地把身子貼伏在它上面；臉，鼻，嘴，埋沒在那較為稀鬆的地方，只嗅到一股潮濕的芬芳，沒些微髒污的嫌棄。

轟！——轟！——

拍拍拍拍拍拍……

空中飛舞着火星；人聲如惡獸在喘氣，如幽靈在低訴。

不行，往後退！

可是後面的機關槍又在逼迫着，而且電網也已拉上。

前進！前進！

轟！——轟！——

拍拍拍拍拍拍……

「啊啲！」

「李永利！」

張富橫身在發抖，手裏的手榴彈一個也沒放出去。不感到冷，也無所謂怕；只有緊密的槍聲和慘厲的人聲在他耳邊旋繞。那也並不很長久，漸漸地，他的心尖像在收縮，不知不覺間有點迷糊起來，槍聲與人聲，這時聽着，迥然像隔了幾道高牆，會那

麼不清晰地……

在一個隱僻的轉角處，竟不知道躺了多少的時候。

天色轉白，冷風從身上掠過，他才猛然驚醒。聽一聽，槍聲稀疏了。——乖覺點，有工夫別忘了想法子！驀然地這句話又來到自己心上。於是靜靜地等待着，動也不動。

幸而沒人發現他！

天色大亮。鬧嚷一陣，漸漸停息。

張富找個機會把身子縮進一條小胡同，前後看看，一溜煙離開險境，繞到法租界，直奔東南。

他的目的地是先到東局子。



「……………在關外，本月十六國聯再開會議的時候，國際的局面發生一個斗然的轉變：英法列強跟X成立了一個諒解，對X在東三省的暴行表示默認；國聯公開地揭破他的假面具和X取一致行動來宰割中國。在國內，統治階級決定了屈服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承認把錦州劃作中立區；天津事變發生了快十天，而當局沒有一點有效的辦法。在這種種情勢之下，我們只有自己起來，表示我們自己的力量，給出賣民族利益的那些人以一個威脅！近來各學校的學生都先後集中於南京，剛才大會也業經通過了南下示威的議案，這正是我們表示力量的絕好方式！我們反對出賣東三省的疆土！反對哭訴國聯的外交！反對在錦州劃中立區！反對接受國聯的議案！反對與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勾結！假若當局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以武力驅逐X軍出境，不

能保障中華民族之獨立時，那不但信任他，而且要……？」

南下示威大會臨時主席吳行本在散會之前又把這次示威的意義，重說一遍。運動着他那張大嘴，激掀起羣衆的熱情。

一片悲憤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的會場；神經質的人，被那慷慨激昂的氣概所壓迫，鼻尖一酸，眼睛裏滾滾地就像有淚珠在那裏翻滾。

主席宣佈散會，人們站起來走散，但忽然又聽到他在那里高聲嚷着——

「請各位同學注意：下午三點鐘以前，在體育場集合出發！——可是，千萬莫帶行李！」

各人立刻分頭去進行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因為時間過於匆促，一多半還沒得着工夫吃中飯而鐘點已經到了，只得餓着肚子先跑來。及到看見別人表出的那種蓬勃勇敢的精神，想一想，豈能甘居人後，不知不覺間便把肚餓的事也忘掉了。

行列出發，全隊一百三十餘人。

蜿蜒着像一條長蛇；旂幟在頭上飄展，口號的呼聲擊破了這古城沈寂的空氣。

有一種力量，使得在旁邊站着的人心裏也爲之肅然。他們看見那旂幟上寫着的，

他們聽得從行列裏睜出的，這都深深打入他們的心，心突突地在跳。嘴裏咀嚼着那意義，覺得有股熱力在全身流轉。

這熱力，便是從行列裏傳佈出來的！

「反對——出賣——東三省！」

「打倒——××——帝國主義！」

「全國——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

一輛汽車跟在行列後面，咕咕咕，喇叭放出盛氣凌人的惡聲。——它是在擾亂他們的高呼，同時也在催逼着他們快走。

這是壓迫！羣衆回過頭來。漆亮的汽車坐着一個肥頭大耳的少年。憤怒漲滿每個的心，一聲「打倒資本階級」，磚頭瓦片，便如雨雹交加地飛去。

那汽車，看見風勢不好，立刻抽轉負傷的身子，狼狽逃走。

精疲力盡的洋車夫，終日辛勞的電車司機，喘不過氣來的手車工人，都像得了報復似地含着笑，增加了對於自身的繁重工作的氣力。

行列仍然勇往地進行，進行到東車站。

沒想到這時東車站已經擠滿了人。平浦列車早被別校的學生占去，再沒有車座來容納這新來的一隊了。

他們找站長，站長不見踪影。

羣衆堆集在月台上。大家的心裏自然都集中在非走不可一點上，但看到眼前的事實，長長的，長長的一列火車裏，再沒有能容人插足的地方。車窗上露出每一個臉，帶着暇逸的神氣望着他們，這當然，對於他們的狼狽感到了興趣。他們被看得不耐煩起來，同時，一天的疲乏也難於消受，形勢轉成尖銳化，逼到非有一個圓滿的結果不行了。

「找站長，找站長，交涉掛車！」

然而站長是始終找不到。

焦躁而忿怒，一面在堅持，一面也急切期待一個解決。何用威呢，上那裏去了？

怎麼樣吳行本還不轉來？天已這麼晚，怕回頭來不及，車一開就沒辦法了！

吳行本來了！

人羣爭先恐後地湧上前，偏着耳殼聽他的報告。

他累得滿頭大汗，張開大嘴只喘氣，一時說不出話來，但又不能不說，弄得只好力竭聲嘶地在那里一字一字地乾叫——

「站長已經——躲開了！——車站上——找不到一個——負責的人！——我們——要達到目的，——必須要堅持——到底！」

「不撥車輛給我們，我們就不讓車開！一齊臥軌，擋住車頭！」

跟着聲音發出來的地方看去，才知道道學夫子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跑來了。

「贊成！贊成！」

「堅持到底！」

「車站也得占據過來，好作我們輪流休息的地方！」

「贊成！贊成！」

一齊拍手，因為那正合着大家目前所需要的。

立刻又忙亂起來：先把全隊分作十三組，十人一組，每組「臥軌」半點鐘，以後輪流交換。

何用威被分派担任第一次臥軌。剛要動身，吳行本一把拉着他，附在他耳上說，「記住，回頭我有緊要的話告訴你。」

天黑了好久好久，高樓上的鐘已指着十點三刻。火車頭肚內盛滿了一腔熱氣，汽管頭上叫出暗暗的聲音，在表示牠立刻就向前衝進；額上的燈像神話裏野獸的眼睛，強烈的光波直射到阻擋着牠的去路的渺小人物身上。——他們，或者靠在月台邊，或者蹲在鐵軌上；寒氣使得週身發抖，燈光照得兩眼發暈；却沒有一個表示退縮，咬着牙在那裏把握着所負的責任。

而另一方面，也還能夠交換着有趣的言詞，緩和一點這嚴重的空氣呢。

「哎喲，又冷又餓，日子難過！」一個按着自己的肚子，轉身坐在鐵軌上，嘴裏吐出一口清水。

「要人們怕正在汽爐子旁邊抱着姨太太喝酒呢，媽的！」另一個又在表示不平。像一尊菩薩的道學夫子何用威這時也接着了：

「而關外被壓迫的羣衆連示威的機會還沒有呀！」

「好一個『而』字，可圈！」跟着就來了一句俏皮話。

「哈哈！」大家拍手。

月台上轉出幾個人影，迎頭便嚷：

「只說你們都凍死了我們還預備來收屍呢，誰知還活着在打哈哈！歇歇去吧，候車室裏給你們買得有麵包！」

不用說這簡直是一劑興奮劑，那幾個人，一個個爬上月台，沿着列車便向月台門外跑。一串燈光，把他們各人的影子從身前移到身後，慢慢地縮短，又慢慢地伸長。

使勁拉開候車室的門，第一，一股熱氣浸浴着滿臉；第二，一股腳臭味直衝進鼻官。

椅子上，長桌上，地板上，橫七豎八地躺着各種姿勢的人，使人容易聯想到傷兵醫院。

抓起麵包，一口一個，沒工夫細嚼，鼓着嘴，翻着白眼嚥下去。

然後覺得乏了，眼皮上像有千百斤重，找一個地方，立刻躺下，變成那些傷兵中的一員。

牆上的鐘和人們的鼾聲相應和，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時。

「起來！起來！」

每個睡着的人身上都挨到一巴掌，忽地睜開眼，糢糊糊的腦袋還搖搖不定。

「車快掛上了！預備上車！起來，起來！」

這樣的消息自然能叫人興起，有的就立刻跑出去看。但不久仍拖着兩腿走回來，垂頭喪氣地喃喃念着：「還早呢，頂快也得一點鐘！」

興奮無力支持了，一偏頭，兩眼又合上。

第二次被人叫起來，真的，車已掛上，便狼奔豕突地擠上去，也不管那是怎樣破爛的鐵篷車，也不管那鐵篷車裏沒有燈是怎樣的不便利；反正只要能夠達到南下的目的而又有一塊地方來承受自己困乏到十分的身子就行。

於是又蜷曲地睡着了。

火車頭噏地長嚎一聲，開始慢慢地向前爬動。

忽然間，何用威記起一件什麼事，可又想不起，抱着腦袋在那裏搜尋，找不出一絲頭緒。

「道學夫子！」吳行本在車的那一頭擦着火柴點洋燭，回頭叫他。



立刻記起來：原來就是他告訴自己什麼話還沒說呢！

道學夫子從人身上跨過去，一顛一顛地提防踏着別人的大腿。

「我告你說，」吳行本拉他靠近身旁，把天生的大嘴也擠得小小的。「霍斌也在車上，咱們得留心，他有點個人主義者的氣派！」

「那裏就會呢，他的行動並沒有錯誤呀！」

「那不去管他，總之，我對他根本不放心。」

「這是你太多疑了，」道學夫子終久是道貌岸然。

「走着瞧吧，」吳行本咧着兩排牙齒，像在冷笑。「要有什麼咱們是得澈底解決的！」——忽然又記起了似地問：「你知道讓咱們打跑的那輛汽車裏坐的是誰？——他姓李，是平兒他們的同學。我在顧洪那裏看見過他。後來我出去買麵包的時候，碰着平兒，問她，果然不錯，她得着他的電話，她還要去看看他呢。——那傢伙，資本家，真該打倒！」

何用威不認識姓李的，聽來，便不感多大興趣，一半也因為禁不住疲勞的侵襲，斜偻着身子，合拍的輪聲不費力地把他催入了夢境。

而在那個的腦筋裏，那狼狽逃走的負傷的汽車的影子，又重新閃掠了一下。

狼狽，那汽車真是！

李肥跳下來把汽車夫臭罵了一頓，也沒忘記給平兒打電話，然後招呼來寶：得，回頭有女客來了別告訴裏邊。

先和太太敷衍敷衍。

還沒到自己預料的時間，來寶冒冒失失地直跑進來，在窗子外面叫「有客來！」心裏一急，轉臉望太太，太太已經在高聲問着了——

「是誰？」

「王先生要見少爺！」

「我就來，」李肥才暗暗地鬆了口氣。

王麻子來找他是探問他人黨的事。

「得，王麻子，」李肥撇着小嘴。「您就別提了，我什麼都灰心了哪！中國人，

再別想過一天舒服的日子！××人打進東三省，霸佔着比他三個小島還要大的地方！

得，江西安徽的紅軍更鬧得天翻地覆！真是豈有此理，從那兒來的人個個還說他了不

得的好呢，那還了得！緊接着北平的天津，就有便衣隊在搗亂，得，您能說北平沒有危險？在鄉下，種地的人沒飯吃，要造反；可是，我們把地租給人，不要租子要什麼？要是城裏的生意好倒也罷了，得，那才更糟糕：說不定血魂鋤奸團就會給你送來一封恐嚇信！×衫團更不講理，放個把炸彈不算一回事！巡警要是去干涉他，他把符號拿出來，警爺們就只好乖乖地走開，得！學生們又罷了課哪，到南京去了哪，看見汽車就扔磚頭，我要跑得不快，誰知道他們會把我怎麼樣？王麻子，得，咱們都是學生出身，咱們多會這樣不講道理！得，我真灰心哪！家父這些日子常在說，再這麼鬧下去，就只好把銀行關門，等着挨餓好了，你瞧，我那裏還有心入什麼黨，得，王麻子！」

李肥一口氣說完了他肚子裏所裝着的委屈，那是真的，不如意的事越來越多了。他從先只以為自己很有錢，有錢什麼都好辦；現在才知道世界上也竟有許多事是化錢買不到的，得，譬如對於平兒，他就感到錢的無用哪！此外還有一些因為有了錢才惹出來的麻煩，他已經深深地懂得了。他曾經聽着父親說過，這都是政治不良的原因，政治不良，當然得由現在當政的黨來負責。偏偏王麻子又幾次地勸他登記，那不是明

明跟他過不去麼，得，何況平兒又一直在反對？所以一向他提起這個話，他滿腹的委屈都忍不住就流出來哪！

王麻子呢，倒真不愧是一個黨人，初時雖也覺得無可措詞，但在紀念週上聽來的玩意本就不少，只須略一思索，對付李肥，可說是綽有餘裕。他沈着氣一直聽他說下去，等到他說完了還把眼睛望着他。

「這不是別的，這是時代潮流！……」

想着李肥大概沒有說的了，他才開口，把抄在中山褲口袋裏的手伸出來，輕輕拍着。剛說一句，却又停住，看看那小胖子有沒有什麼反響，好斟酌下面的言詞。

而李肥於「時代潮流」四個字就有點茫然；儘量地擠小了眼睛，心裏正挑出許多種不同的解釋在供自己取決。反響，當然不是一時能說得上來的。

「我說這不是別的，這是時代潮流！」王麻子重複一遍以表鄭重，並且糾正了一下坐在沙發上的身子。「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環境之中，人民無幸福之可言，說來雖是不幸，到底是積弱之國，由來已久，沒有法子的事。不過，我們且看看居於侵略地位，出兵強占東三省的××，他們人民總該得意了吧，可是不然；他們人民的負擔也

是一天天地重，失業的羣衆一天天地多；軍隊剛剛開到東三省，國內的婦女就成立了『索夫團』，共產黨在暗中極力地煽動，無業游民一個個受了麻醉。總括說來，××人那裏又強似中國人，又那一點比中國人幸福？或者又這麼說，××是因爲侵略中國，增加了鉅額軍費的支出，才連帶影響到舉國的不景氣的，那麼，以黃金國自豪的美國，以商業稱霸世界的英國，又何嘗不是一樣地鬧着經濟崩潰，失業恐慌，却是何故？——却是何故？……」

「得，」李肥不知道。

「——不僅英美，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又是何故？——又是何故？……」  
那個終只噤了啞嘴。

「——這不是別的，這就是時代潮流！……」  
「得，時代潮流！」

「——時代潮流就是在這一個時代裏一定有這一個潮流。那麼要挽救這個潮流又應該怎樣呢？……」

「我不知道呀！」李肥震駭於王麻子懂得的太多，自己再不能冒充內行了。

「——那就得實行本黨的三民主義！」王麻子畫了一半天的龍，這才一筆點了睛。得，又是三民主義！那個雖沒言語，而對於那黨員的信仰却無形地減了幾分。

「所以，」王麻子又轉而安慰他，「眼前無論是那一國的人都並不舒服。如果你來作標準，外國人也沒有幾個比你闊呢！」

「真的？」李肥心裏豁然開朗，委屈也給趕跑了，臉上依然像平日似地堆着笑，眼睛眯成一條縫。

「可不是嗎！」

「可不是嗎，什麼事？」來寶把門拉開，姍姍地走進來一個平兒，這麼向着王麻子。取下圍巾，搓着兩手走向屋角安置着的煖汽管，又連連說着：「外面真有點冷了  
呢！」

王麻子正想提起再勸李肥入黨的話，平兒一來，這話就沒法再說了，像一瓢涼水澆着頭。

而李肥却極力地向着平兒表揚——

「得，王麻子很有一番大道理，您讓他告訴您，不可不聽，得，不可不聽！」

「他，」平兒向兩人都瞟了一眼，「他的大道理我早明白，嘻嘻，又是胡代表要登台了吧。」

「胡代表要登台還有假的嗎？報上都登過！」那個有點忿然。

「我倒要問你呢，胡代表幹嗎要投降實力派？」

「不是投降，那叫合作，國難當前，同心救國！」

「他們向來是反對的呀？」平兒笑了。

「人總得適應環境，」王麻子板着面孔，振振有詞，「達爾文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適』便是適應環境，你懂得嗎？」

「我還懂得達爾文就該打倒呢，」他撇了下嘴，又接着：「人若是只跟着環境轉，那昨天戴藍頂花翎的，今天就可以改穿中山服，明天也許還要改打着紅旗了，社會還有什麼進步的希望，王麻子？」

「對於平兒所說的，王麻子聽來，又正如李肥對於自己所說的一樣，似乎還不够了解，略一沈吟，只得掉轉了話頭：

「可是胡代表滿心是在救國啊！」

「救國，題目未免太大了，」平兒右腿翹在左腿上，兩手挽結地抱着膝頭，脚尖微微地擺動着。——李肥細心，他從她的旗袍開插處看到一段雪白的大腿，嘴裏吞清水，却點着煙捲裝做在旁聽他們兩人的辯論。

「而且中國這個國就無從救起呀！自己呢，太洩氣；求人呢，誰肯幫忙？」

「美國！」王麻子一下跳起來，他可憐平兒這下一定失敗了。「美國不是在幫助中國？美國不是在中請國聯制裁××？美國不是公開地責備××破壞十九國——國公約？」

又一笑。意思是：該沒有說的了把！

可恨平兒，却有。

她說：「美國何厚於中國，不過是因爲他在中國的利益被××奪去了不甘心，威脅××完全是爲自己打算，王麻子，你真信他是幫助中國麼？譬如說吧，要是美國占據了東三省呢，××又何嘗不會像美國現在那般幫助中國？你們天天口呼『打倒帝國主義』，哼，（她放下了腿，站起來，對着那個黨員。）你知不知道帝國主義是什麼



？」

看不見大腿，李肥悵然，正用手揉着兩隻小眼睛，平兒一串哈哈哈哈哈的笑聲更弄得他惘惘地。

他瞧瞧王麻子，王麻子臉上的每個麻子都漲到緋紅，坐着一聲不響。

平兒呢，笑得把喝進嘴裏的茶噴了一地。

「抬槓倒真有趣，」她還在說，「我別的不喜歡，就喜歡跟人抬槓！李肥，你不知道抬槓才好玩兒，比了你坐汽車兜風——哦，說着話倒忘記了問你汽車被砸的事呢，你受驚了嗎？」

多關切，叫人怎不樂？那裏還有些微懊惱？

「得，也是我倒霉！」說這話的意思便並不如那字面上所表示着的不幸。

「你也有倒霉的時候！——哦，這兩月來，行裏真不大好，那個又跌了！天津一鬧事就更糟糕！」

王麻子一直看着平兒，平兒在他眼中變成了個妖精：扭扭腰，撅撅嘴，弄弄手絹，那蕩勁就像個蜜子！總是李肥有錢，女人愛的就是那個，他們該沒有一手吧！——

那才可惜呢，李肥長得像豬一樣！……不，有什麼可惜的？那樣刁嘴的女人也只能配他！

雖然如此，想到他們「有一手」上面終不免不十分好受。幻影在腦筋裏馳騁，神思跟着飄蕩。

平兒的小巧的嘴唇仍然在動着，一聲聲打他耳旁掠過他却沒聽出是說的什麼，只在話語中間，帶着些熟習的名字，李詩人，P. S. F.，黃云，顧洪，玲玲與胡懼，崔鶯鶯……才又有點明白他們在談這一羣朋友。

「哈哈，得，外國人！」

什麼外國人？他像從夢中驚醒似地睜了睜眼。——這時候天色就快黑了，來寶進來扭開電燈。

「真的呢，溥儀到東三省就是要成立新國家，那位姓白的住在瀋陽，崔鶯鶯和他結了婚可不就是外國人了麼！」燈光映着平兒忽然正經起來的面孔。

「那麼，得，要是天津也變成了外國，不是楊四郎也成了外國人麼？」李肥自己覺得這話是很俏皮的。

這下觸動了王麻子，不禁問：

「楊四郎怎麼樣？這一次沒受什麼危險吧！」

「哈哈，得，危險！哈哈，得，您說危險！哈哈，得……」

李肥笑得幾乎要躺在地下打滾，映在白牆上的那堆影子也就跟着亂轉。伸着粗短的手指指着王麻子，滿臉的肉都像要擠在一塊兒。

平兒微微皺了皺眉；王麻子直弄得莫名其妙。

「啣呀，得，您說危險！」他換了口氣說，「出事那晚上您猜他在哪裏，哈哈？」

「在那裏？」

「在『日本地』的窩子裏！得，在那兒蜷了五六天，聽了五六個整晚的砲！嘻嘻！」

「現在呢？」

「現在在他們督辦公館裏享福，得，天天陪督辦的老太爺打小牌。督辦的公館在『英國地』，一百分安全；督辦的老太爺是他乾爸爸，一百分親熱！」

「啊！」王麻子臉上自然地流露一種羨慕的神色。

「得，他還有做科長的希望哪！」李肥更提高了嗓子。「咱們替他耽心，他才不哪！他的信上說；白天晚上都戒嚴，家家戶戶全關着門，就像過年一樣，得，晚上的槍砲便是過年放的花砲；『惟惜無年糕果腹耳』，瞧他多開心！」

那個又墜入了沈思：怎麼人人都比自己好？楊四郎，看着就要做科長了，科長，一月好幾百塊，真闊氣！自己呢，沒有地方可比人家；胡代表又總不上台，上了台也許有點希望。然而真有希望嗎？那也只有天知道。眼裏覺得有點潤濕，抬頭看着燈，一個臉盆大小的極名貴的鉢形自磁燈罩懸掛在客廳中心，一片銀白色的光看了叫人眼暈。於是把眼光收回來，望着對面那一方——那一方，平兒和李肥正在密密地談着。看他向着她滿臉堆笑的傻樣子，對於平兒，自己又感到一番不快。覺得待着也無意趣，拉李肥入黨的事只好改天再談，便抱着一肚子不得知遇的寂寞，懶懶站了起來。

走向客廳進門處的衣架，一伸手取下自己的大氅。

吳行本他們那列專車達到浦口時已在晚上九點鐘以後。

謝絕了軍部別有用意的招待，便跟着當地學生派來歡迎的代表走出車站。

大概是剛下過一陣大雨，道上非常溼滑；邁一次腿，得緊捏一下拳頭。月光本該明亮的時候，却被滿天絮雲遮掩着；從絮雲邊上偷偷露出一點光輝，遠處近處只照出一抹朦朧的輪廓。長江默默地在流，流，不盡地流。江那邊被黑夜所籠罩的南京，閃着無數的燈光，綴成一片，恰似月光隱沒時滿天的繁星。

這是南京！叫人立時感到一種憎恨。

從下關通城內的馬路上，通常雖是已到行人稀少的時候，而這一晚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却傳出陣陣的足音，整齊而合節拍的足音！想不到那是來自幾千里

的遠客，想不到運動着那作出足音的身子是經過了兩天兩夜的旅途，內心與外形都忍受着饑渴與冷凍，困頓與疲勞的！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雙腳沿着一條長長的長長的道路走，心，也像有一條長長的長長的道路橫在它的前邊。腳走着的路路算是就快到達了，心對着的路路却還正等待着開始呢。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好了，轉過去就到了，」一個當地的學生代表發覺行列的足音漸漸變成遲滯，這時，才吐出一口長氣，半像抱歉，半像安慰似地向大家報告。

各人使出最復的力氣。轉一個灣，眼前一亮，幾盞輝煌的電燈照在大門外，果然到了。

體育館是臨時的住所。滿糊着泥漿的腳咚咚地踏着地板時，心情上有着從遠方回到了久別的家人的安慰。

全身都輕快了。

外面聚集起不少和自己模樣相彷彿的人，重重圍在館門外。

「歡迎——南下示威——同學！」

「歡迎——新時代的——戰士！」

掌聲跟着響出。

一番蘊蓄在心間的隱衷，不料被人一語道破，儘管拍拍地還答着掌聲，也有幾位的眼眶一時感到酸癢。

正預備開會規定明天的工作，黨部叫人來請派代表去談話。

「別上他們的當，沒有談話的必要！」大家一起哼。

那人跨進來：

「這是黨部的好意，我們已經給諸位把住所預備好了，每人還借給一條毛毯。」

「多謝多謝，那請你們送到這兒來好了。」

「兄弟可不敢答應，」那人又說，滿客氣地，「頂好請諸位派兩位代表去商量

」。

羣衆開會討論，結果決定派兩名代表，但權限只限於商借毛毯一件事。

被推出的代表第一個是吳行本，第二個——

「汪式之！」

汪式之是一個擅長詞令而具有外交官氣派，爲戴老光眼鏡的「老太爺」一輩所稱爲「後生可畏」樣的人物。他家裏很有錢，但他不用這些錢於吃喝嫖賭而用於在外交際。他事事都知道，雖然沒一樣會有深刻的了解；他把開會講演，「革命」「打倒」來代替了聲色狗馬，也是經過了若干次思考的。有錢而又革命，在他是毫無損失；在別人，反而更容易給與同情。因此，他就當選了。

兩位隨着黨部的人走了，這邊的會議仍然進行。

對於各地先後來京的學生，當局又何嘗不十分重視？第一，在重重軍警的保衛監視之下，曾經嚴重地訓誡過，末了是今天來了明天就得回去，「國家大事不用你們管！好好回去唸書！你們誰敢反對！」第二，遊行的行列冒雨前進，情形是很能感動人，而加倍使人感動的還是政府的代言人能屈尊陪着站在雨中訓話。——「政府已經有了整個的計劃，決不屈服，諸君『請願』的目的已達，可以放心回去！」第三，各校代表被招待了去，每人送給大洋三百圓，用意何在，大家心照。

第四，而今是第四——



門一開，嚇，原來是一間輝煌華貴的會議室！

照耀如白晝似的燈光下，擺着一張會議桌。綠呢的台布，中間放着一個大瓶花。

圍着長桌坐着十來個人。汪式之的第一眼看見兩個女的，吳行本却最先發現了霍賦

。

一個三十多歲的小鬍子站起來和他們握手，被介紹是張子安委員。

「請來開會！」張子安委員劈頭便說。

那兩個一怔。吳行本立刻張開大嘴：

「我們是來商量借用毛毯的，別的不敢參與。」

「坐坐也不妨呀！」

吳行本打算馬上轉身，但他望見汪式之有點遲疑，便不好冒昧造次，怕的是兩人

弄得不一致，那就更糟糕。

「坐坐也不妨呀！」

汪式之望着吳行本，吳行本明白他的意向，便說：

「好吧，我們就坐一坐吧。」

兩個遠遠地坐在屋角的沙發上。一個瞟着那兩女性出神；一個在恨霍斌，果然他是投機分子！

那一羣人密密談了一陣，便走了，張子安委員這才聲色俱厲地轉向他們：

「聽說你們那一隊的分子很複雜，外面的謠言很多，如果有反動分子在利用搗亂，政府是決不許可的！」

汪式之心裏有點慌了；吳行本不等他們開口便搶在前面：

「這是沒有的事，政府那能隨便聽信謠言？——我們今晚上是來接洽借用毛毯的。」

「毛毯麼？不知道，」好像語尾上還帶有一聲「哼」。

在轉來的途中，吳行本心裏冷笑：統治階級好利害的手段，霍斌不就向他們投降了？可是，人却不能一樣地看待，那手段有時也會不靈！我是得硬幹到底，我幹嗎要和他們妥協？我幹嗎投降他們？

「老汪，我告訴你一句：我們決不能讓他們收買了去，那樣就對不起回來的一百三十多位同學了。」

「我可以拿人格擔保，」汪式之倒也很激昂，「錢，我才不希罕哩！老吳，咱們這一回來，別的我都不恨，只怕咱們那幾個女同學沒有一個肯參加的；要是有她們來參加，去當代表，準不會像咱們這樣地硬碰釘子，毛毯，也就借來了，你說對不對？」

對？這傢伙終是個機會主義者！——吳行本更是一肚子的火，但不能發作，還得利用那傢伙作自己這一輩的保護色呢。

「她們吃不得苦有嗎法子？」只得也附和着。「我們可還是得幹，堅持到底！」這樣的意思也向全隊說過了。而事實上毛毯既沒借來，對於兩個代表，就有人借題發揮：

「代表所負的使命是商量借用毛毯，誰讓你們去陪着別人開會？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犯了向統治階級妥協的嫌疑，違背了我們『反X鬥爭運動』的意義！」

「這批判我完全接受，」吳行本表示。

「我可得解釋解釋，諸同學請暫息怒，請暫安靜，」汪式之運用着他的外交辯才，「我們身入黨部，等於羊入虎口，有的地方，不能不稍稍遷就一點，總不願一人意

氣用事而累及諸位同學，或者破壞了我們整個的運動。有一點是够證明我們的心迹的：我們並沒有正式參加會議和接受任何的條件呀！去的目的是在毛毯，在毛毯沒借到以前那能立刻回來？諸位同學要是以爲我們在那里多待一會便叫做『妥協』，那諸位同學所議決的向那里去借毛毯的議案，又將如何解釋？」

道學夫子何用威首先跨出來作調人，他說：「汗同學的解釋是很有理由的。這事別說沒有錯誤，就有錯誤，先就錯在我們全體，不該輕聽黨部的人的誘惑派代表去借什麼毛毯。可不是，沒有毛毯我們也能一樣地過呢！」

「冷哇！外面又在下雨了！」

「這不是體育館嗎，身上冷，起來運動運動，出一通汗，包管熱得喘不過氣來。」

「哈哈，好主意！」

說着便開始：繞着四週，一圈一圈地跑。

吳大嘴一邊跑着一邊告訴道學夫子：「霍斌也出席那會議，我說他靠不住，如何

？」

「你怎麼知道？呼，呼！」

「要不他幹嗎出席去？」

「你又爲什麼出席去？呼，呼！」

「我不承認是出席，呼，呼，只是旁聽。他却坐在會議席上的。呼，呼！」

「安知道他，呼，呼，不是，呼，呼別有苦衷？」

「我可不像你那樣地替別人想！呼，呼！」

「你頂好莫戴上顏色眼鏡看人。——呼，呼，我跑不動了，休息休息吧！」

但是坐不多久，氣還沒喘過來時，冷氣又已侵入兩腳，腳趾間一陣一陣像被針尖  
錐刺着似地。牆壁是冷的，地板是冷的；抽煙的人擦着火柴，火柴燃到尾端，燒着手  
指也不覺得灼痛。

好容易熬過了這一晚！

天亮了，去取昨晚付印的宣言的人轉來報告：宣言被衛戍司令部扣去了，印刷所  
的掌櫃也遭了逮捕。

重派代表到司令部去索取，等到九點鐘，連代表的影子也不見回來。

雨一夜沒止，滿肚子積壓着一腔悶氣。

忽然送來一個消息：某報登了一篇歡迎南下示威學生的社評，那報紙便遭了扣留。現在，本地的學生和南北各省來的學生都已聚齊出發示威。

像一顆炸彈把肚裏的悶氣炸開了似地，一齊大叫——

「還待着幹什麼，我們也去呀！」

全體在體育館外面集合。吳行本是總指揮，他走在隊伍前面。

雨勢更加大了，較遠的地方全隱沒在一片白氣中。嘩啦嘩啦的響聲壓住了一切聲息。標語旗幟都無用，只好竭力地睜出口號來代替它們——

「反對——接受國聯——議決案！」

「驅逐——×軍——出境！」

回響只有嘩啦嘩啦的雨聲。馬路變成了水澤，整個的腳都沒入水中。身上的衣服，件件濕透，汗衫小褲緊貼在皮膚上。

冷，也感覺到，但都被滿腔熱氣烘煖了。

頭上吸收的雨水，沿着臉頰上瀉下來，兩眼有時很不容易睜開，一張嘴就會有雨

水竄入。

「全，國，民，衆，自，動，武，裝，起，來！」

「收，回，一，切，×，×，×，租界！」

口號抗着雨聲，那音波傳浪到各處，直落入各個階級的每個心中；有的厭惡，有的同情，有的顫慄，有的歡欣，都被自己的環境所決定而反映出各種心情。

「打，倒——×，×——帝，國，主，義！」

「冲，華，民，族——解，放，萬，歲！」

商店裏的人伸出頭；撑着傘在街上走的人停住脚；洋車篷裏的人露出一隻眼睛；叮叮噹噹的馬車，嘍地一聲駛過的汽車，那裏面坐着的人都偏臉張望；每張臉上塗着一層異樣的光彩。

「反，對，劃，分——中，立，區！」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

嘩啦，嘩啦，嘩啦……

嘩啦，嘩啦，嘩啦……

真能允許他們這樣地走遍全城！前面不是就站有一千多武裝軍警？——臉上雖然也不斷地在被雨水沖洗，但沒沖洗掉絲毫那原有的憐惡。

吳行本咬緊了牙把心一橫，當先就衝了過去。

行列緊跟着！

千多人齊動手：伸開手抓人。

嘩啦，嘩啦，嘩啦……

嘩啦，嘩啦，嘩啦……

反抗！反抗！反抗！……

反抗！反抗！反抗！……

代表站出去交涉。

拳，脚，指揮棍一齊下來！

擁擠着，掙扎着，衝撞着，踐踏着……

有的被綁着拖上汽車，有的被踏在地下泥漿裏亂滾！



反抗！反抗！反抗！……

反抗！反抗！反抗！……

「反對××出賣東三省!!!」

「反對賣國××!!!」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的××!!!」

喉間乾哽，噪聲嘶啞，但不稍稍休歇，仍然繼續在抵抗，怒吼！

那怒吼，那一片激昂的呼聲，直如海上涵湧起來的狂瀾。

嘩啦，嘩啦，嘩啦……

嘩啦，嘩啦，嘩啦……

拳頭——脚尖——指揮棍——

「啊呀！」——「哎呀！」——「哼哼！」

滿臉是傷痕，身上各處隱隱作痛；衣服撕成片片飛舞，手錶眼鏡打得粉碎；帽子

呢，落在地下泥水中像洩了氣的皮球。

一百三十多人全被這一千多人抱上了汽車！

吳行本扯開啞嗓子大叫——

「我是總指揮！你們把同學全放了，我一人負責！」

這那兒行？

十幾輛汽車全開走了！

「反對××出賣東三省!!!」

「反對賣國××!!!」

「反對壓迫民衆的××!!!」

那狂瀾般的呼聲還在這空間激動。

商店雖都關上門，但也有一大堆人陪在雨中站着。他們的牙關咬着，他們的拳頭握着，他們的心裏在想，想，想……

嘩啦，嘩啦，嘩啦……

嘩啦，嘩啦，嘩啦……

「他們犯了什麼罪呢？」

「他們反抗××！」

「反抗××會有罪？」

「要的是不抵抗呀！」

「……………」

「……………」

口號一直嘩到衛戍司令部，句句落在遠處，落在近處，也落在汽車上監視他們的軍警心中。

「對不起先生們，」軍警們暗暗地說，「我們知道先生們是愛國的，可是我們吃了這碗飯，沒法子！昨晚上一點多就下了令，我們整晚就沒睡覺哩！這年辰，沒公理！」

有的還流出一行熱淚，要給他們鬆綁；等到被羣衆拒絕了，那些黃中帶黑的臉上也露出一層羞紅。

把羣衆分別拘押起來，吳行本單單地被送進一間「優待室」。

那是在一排如輪船上的三等艙的一間，四張木架床分在兩邊重疊着。沒有窗子，只開了一個防形的窟窿作爲內外傳送東西的孔道；因此也才得看見點點陽光，然而大部分的地方仍是隱沒在黑暗裏的。人聲像客棧裏似的嘈雜；空氣裏含着一種臭味，那幾乎塞住了自己的呼吸。

身上黏滿了泥污，衣角髮尖繼續在滴着水點；皮膚冷得打哆嗦，就像一隻在水裏撈起來的雛雞。轉一轉身，腰際還覺發疼。

屋裏的人正在吃飯，他看見他們高高低低地坐在自己床位上，捧着一個大碗，扒着一些黃黑的顆粒往嘴裏送。

他痴痴地站在那里，肚子有點餓了。別的人挾着炯炯的眼光落在他身上。

「您可不就是打北京來的學生？」一個滿臉油黑的大個子向他咧着牙，伸手招呼他爬上對面那張床去坐（他原來是盤踞在一張上舖的）問着他。

「是的。你怎麼知道？」吳行本張着大嘴奇怪。

「俺可早知道了哪，哈哈！」那個豪爽地笑，抓着他的手捏得他骨節發疼。「今兒天沒發亮還來過一個印書的掌櫃，可不是就爲了你們的事兒！他剛才保出了哩，化

了一百塊大洋！」

「哦！」

「俺們那邊就有不少的學生，」他接着，伸出粗大的指頭指着間壁，「還有不少打外國回來的呀！兄弟俺麼，是團長，」又拍拍挺出的胸脯，「正式的團長！俺帥長也在這兒受『優待』！」

他咧着嘴笑，罵人，同屋裏的另外兩個也跟着罵；罵得興起，幾乎要把手裏的飯碗扔到地下。

「您來了，明天得請客哩！」

「我袋裏錢全給他們搜去了哇！」吳行本拍着身上滿糊着泥漿的衣服上的口袋。「這是俺們的規矩，要不相信您回頭問給俺們送飯那從前當過土匪的夥計！——還有，那東西，」他指地下的馬桶，「明兒也該您去倒！」

這一切刺激着吳行本，一股熱氣往上衝！身子雖是失掉了自由，但意志一樣地還能活躍。他冷笑，冷笑統治階級手忙腳亂的窘態；事實上不能把天下的房屋都作成監獄，又怎能防止人們不打出反抗的旗幟來！把一些關在這裏面有什麼用？那不過更

堅決了他們的心意以至精神更加奮發罷了！

他偏頭看看那個方孔，外面雨是小了，却沒停止；再看看另外三個人，他們都閉上眼在打呼嚕。自己當然是睡不着的，冷，餓，一起進攻，身上發抖，嘴裏湧出清水，額上也斗然燒熱起來。想個什麼法子呢？正在自己跟自己商量。

「何團長，你聽外邊在嘩口號！」睡在對面下舖的那個突然坐起來，手敲着上舖的床邊，告訴那大個子。

大家一齊坐起來伸着耳殼聽。

在一片潺潺的雨聲中，遠遠地，遠遠地的確傳來一片呼聲，是那麼隱約，仔細聽去，又像沒有；停一停，彷彿又聽得出來，嗡嗡地好似蚊陣在耳邊飛旋。

吳行本專注得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就心它會擾亂自己的聽覺。熱力在身內流轉，心，有點迷惘。

來了，如海上一片潮音！

「打倒……」

「反對……」

「可不是口號麼，哈！哈！哈！」何團長一下跳下床來，把腦袋伸出方孔外。

「嚇，雨也給口號吓回去哪！」

「別嚷，咱們聽！」別的人止住他。

「打，倒，臨，成，同，冷，高！」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

大個子把腦袋縮回來，向着吳行本：

「俺知道，他們來救濟你們來哪，裏面還有女人呢！」

那個不理他，只在聽。

呼聲近了，更近了，就像發自外面院子裏——

「打，倒，軍閥」

「營，救，被捕 同學！」

天色怎麼還是那樣陰沈呢！

大隊就像停止在衛戍司令部門口，除了不斷的口號聲而外，還聽出一片喧嚷——

「叫他們快出來答覆！」

「走狗！不要臉的官僚！打！打！打！」

吳行本忘記了自己是在牢裏，他就預備去和他們站在一塊兒。腦筋裏幻想出門爭的情景，替他們高興，又替他們就心；鮮紅的血光在眼前閃耀。

何團長告訴他：他看見獄裏的兵也忙亂着，他們剛才就把看守所的木牌取下來收藏了。

他只覺得好笑。

外面突然又喧嚷起來，那簡直像狂風吹過叢林，驚濤拍在巖岸上——

「哎，衝——衝進去!!!」

「衝進去啊!!!」

「好，好，你們開槍吧!!!」

四個人都驚住了，大隊是排山倒海般地衝了進來！悲壯，激昂，瘋狂，混亂……

呼聲響徹空際。在一片吶喊聲中，時時拋出一聲女人的尖叫，那叫聲特別刺激人，在耳邊盤旋，久久不絕。



轟隆隆！——轟隆隆！——

大隊衝進了外面的大門了！

「衝啊衝啊！！」

「再衝進去啊！！」

得得得得得……獄裏一連兵開出去。

通——通——通——牢門也被釘上了。

獄兵忙着堆集沙袋。

雲沒散開，天已經黑哪！

「晚飯呢，也沒人管了！」

外面忽然又靜寂起來。

「他們散了麼？」

「不，也許在辦交涉吧！」

「他們能不能衝進來？」

「一定能够！一定能够！」

「他們衝進來俺就和他們一塊兒去！」

「你！」

又傳來一些斷續的聲音，那像是一個人向大家報告：「

「……………我們提出來的先決條件，得馬上答覆我們！……………釋放被捕同學……………道歉……………不行，糾察隊！……………什麼？……………什麼？他幹嗎不出來！……………我們全都進去！……………」

聽，聽！這不是霍斌！一點不錯，是，是，是霍斌！霍斌還能够勇敢地工作！霍斌沒被收買！疑心，戴了顏色的眼鏡，自己是？覺得惘然，又覺得慚愧，設想此時要是在霍斌面前，就忍不住會向他大哭一場，請他原諒自己心地的狹小。

「那不成！不成！我們全都進去！」

「衝進去啊！衝進去啊！」

「維持秩序！」

噫，還有人在擘「維持秩序」！

「放屁！衝！衝！！衝!!!」

是霍斌，這又是霍斌！

潮水似的嘩聲又洶湧起來。

「衝！衝！！衝!!!」

手照電燈在院裏閃，兵們噠噠噠地在弄着槍彈。

轟隆隆！——轟隆隆！——

第二重門又衝破了！

但喧聲第二次又沈靜下去。

開會。

獄兵打着手電燈來叫他出去。他看見，在那院裏就站有一排抗着槍的兵，都把眼光注視他。

司令部二門外站着幾千人，在夜色中每人手裏的紙旗還在招展。被捕的同學全戴  
着青腫的面目和泥污的衣服集在裏面大廳裏。

又裝進十幾輛大汽車。

「打，倒，賣，國——××！」

「南，下，示，威，同學——萬歲！」

汽車裏應和着——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

「被，壓，迫，民，衆，聯合——起來！」

汽車一直開到下關江邊，由軍警押送過江，上火車。九點鐘，火車又把他們送向北平。

過了一天，學校收到南京黨部來電——

「……………該生等來京請願，厥志可嘉。現已返平，仰代致慰問之意。……………」

在會議席上，吳行本報告了南下示威的經過情形。

這時已經知道：霍斌他們去到上海，他被公安局秘密派人抓去了；集中在南京的學生再次示威，軍警開槍打死幾十人；羣衆包圍外交部，外交部長被毆傷。

顧洪散會後先去看望李詩人的病，留下三塊錢，然後回到自己住的會館。

天空中飄着點點雪花，一年來還是第一次看到，不知不覺間也感到種欣喜。跨進門，已經有兩人先在屋裏。

「嘻，嘻，嘻，嘻，」是平兒和 P. S. H.，圍着爐子剝花生吃。

「啊，什麼風兒也會把你吹了來？」顧洪向着 P. S. H.。

P. H. S. 翹起嘴唇還他一撇，算是報復。又嘻嘻嘻嘻地笑。

他擰擰衣服上沾着的疏疏落落的幾片雪花，但牠們早就化成了水點。弓下身去看爐裏的火，順手加上點煤球。也向平兒懷裏抓起一把花生來剝。

「李詩人真不了，」他說，「他簡直在把害病作職業，老沒有個完。這年頭怎樣行！」

「可是，他病中還不廢吟咏哩，」平兒接着。

「對哪，」P.S.H.把一粒白白的花生米放進嘴裏。「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吧，我也看見。」

「你也有工夫看報？」顧洪詫異。

「幹嗎沒有？」她說。掏出一支烟捲，四處找火柴。

顧洪翻翻抽屜裏，沒有；「我自己不抽煙，常常忘記買洋火。」她便找一張紙條，搓成捻子，伸進爐子下面去點。偏着頭把煙捲點着了，忙把紙捻扔在地下，踩熄。

她說下去：「我是什麼都看都做：聽舊戲，也看電影；吃中餐，也吃番菜；唱京調，也跳舞；喝酒，也抽煙；看報屁股上的小說，也看新文藝作品……只要那時我高興，我都幹，爲地是那才能使我快活；我還在想多會嚐嚐窩頭和驢車的滋味呢。」

你以為我是怎樣的人？」

顧洪把通火的鐵鈎拿在手裏，輕輕敲着爐邊；在他眼前，有兩片媚人的嘴唇在張合着。這樣的嘴唇，在現社會的各種場合裏雖然容易看到，自己却沒注意過它；今天機會落在手裏來了，抓着這個機會不妨研究研究。於是再望那張張合着的小嘴，那裏，時時有一縷青煙飄出來。

長長的黛眉像一彎新月；水汪汪的眼睛裏溢出流媚的光。——以為這是怎樣的人！

「我以為你只知道講戀愛呢，」顧洪笑了。撿着懷裏剝剩的花生皮，一下一下地把它搯成粉碎。

「那於她有什麼關係呢！」平兒伸開兩手張着嘴打出一個啊欠。站起來，走近窗前，捲起貼在玻璃窗上的紙簾，望着外面；「啊，雪還不止，我們喝點酒吧！」又轉身坐在顧洪的床上，揚着身子躺了下去，拖個枕頭來枕着自己的後腦，再打一個啊欠，向着他：「——我就反對你這新式道學先生的派頭！」

P. S. H. 扔了煙捲頭，搗了手絹來擦擦眼睛，也說：

「都說我喜歡講戀愛，在我呢，不過就是玩玩罷了；跳跳舞，拉拉手，親親嘴；高興就行。人嗎，本來是爲玩玩而生活的，綑着臉多難受？」——平兒提議喝酒，我也贊成。顧洪，你請客！——李詩人說『我還不願就死，我還沒有玩够』，可是他只能說不能行；我，才是一個實行者。」

「喝酒麼？快吃晚飯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請你們喝！」

「一定要吃飯的時候才能喝酒？沒聽過！」平兒反對。

「等我把話說完了再叫長班去買呀！」顧洪答覆了她又向着 P. S. H.：「在你那個社會裏是覺得好玩，你得知道你們那社會的好玩是別一個社會供給的呢，那社會裏可太不好玩了，而且他們的人數是佔着絕對的大多數！你們也未免太忍心了。——好，我叫長班買酒去，可是委屈點，沒有多的菜呢，除了牛肉乾哪豆腐乾哪什麼的！」顧洪的足聲走遠了，P. S. H.向着平兒：

「把這點花生先留起來，回頭吃。——嘻嘻，顧洪又在向我說教了，我偏要鬥鬥他。」

「他總是這樣的，」平兒說，「不過你也太浪漫了。」



「你——」P. S. H. 向她瞪眼，走向床前。

兩人的手挽結着，這個偎倚在那個身上，唧唧喳喳說個不休。

顧洪再進來，蓬蓬的頭髮上又點綴上幾點雪屑：

「小姐們，一會就到！」

「謝謝你，」P. S. H. 點頭，「這也是你的辛苦供給我們的享樂吧，可惜有許多人不像你這樣想。」

「你說的是資產階級？」

「不僅資產階級，」她接着，「譬如王麻子，譬如楊四郎他們。」

「楊四郎想做科長！」平兒加入一句。

「可不，」她又說，「他們看見，從前教我們的書的窮教員，現在一個個都登了台，那氣派才來得大呢，走一步，全體屬員，整隊歡送；到一個地方，徒子徒孫，齊來歡迎。汽車，專車，飛機，軍艦，滿可以揩油。那分兒威風，誰不眼熱，何況是王麻子楊四郎他們！只有你，顧洪，你才是傻子！」

「哼！」顧洪冷笑，「那些人正是我的對象呀。」

那個一聲哈哈大笑，笑到一頭撞在平兒身上。平兒打她，她一面護着自己，一面還大笑不已。

他沈着氣望着她。

「就因為這樣，」她抑住了笑聲說，「所以他們要赶快抓機會呀！現在他們全明白了；明白有人要打倒他們。便是在江西待過幾天的人，也沒法子不說人家的好，也不敢輕視人家的勢力；那麼，遲早讓別人打倒了再想登台也做不到了，不如先幹一下再說。搜幾個錢，將來也好往外國跑；還有，你不要錢別人要，要錢的是應該，不要錢的是例外，這年頭，誰又願意做例外呢。這樣說來，像我這只抱玩玩主義的人不是太好了點麼？」

門一開，長班送來酒和菜。平兒一下翻起身，嘴裏叫着，「別說了，別說了，喝酒要緊。」

望望長班的衣服上，又依次把每個窗上的紙簾都一一捲了上去。

雪更大了，變成一團團地。地下已經薄薄地集起一層。

「這才叫圍爐賞雪呀！」

「有閒階級，第一個該打倒！」

平兒瞪他一眼，接着：「生活總得有點調劑，一個人那能整天工作而沒點休息？喝喝酒，能算什麼！」

一面更忙着找茶杯，開酒瓶，滿滿地斟上。自己先喝一口，嚙嚙嘴唇；「不壞！」

又送給 P. S. H.。

P. S. H. 嘴裏正嚼着一塊牛肉乾。

「時機是那麼急迫，工作是那麼繁重，我不能休息，也不願意休息——更不願意享樂！」

「O. K.，你就不用喝酒哪！」P. S. H. 嚥下了嘴裏的牛肉乾，啣一口酒，把茶杯還給平兒。「這杯酒我們兩個人喝好了。」

「那也不成，除非大家不喝，」顧洪覺得喉裏有點癢癢，忍不住笑，站起去就搶。

三隻手碰在一處，酒給潑出來一些，P. S. H. 首先把腳一縮，嚷：

「別潑髒了我的鞋！」

他隨着低頭：那是一雙剛穿上脚的絳色鹿皮高跟鞋。平兒只好把杯子送給他，他喝了，又提醒似地向 P. S. H.：

「剛才你說那些事，站在大衆的立場上，你以爲應不應該吧。」

「那當然，還用說得！」

「你也希望成爲他們中的一個！」

「倒不一定，我忽然高興工作的時候，我也要工作的。」

「那可不能適用你的玩玩主義呢！」

「誰說不行！」她又笑。「要有興趣，才能玩玩，我相信我是可以作得好的。」

「紀律呢？」

「那當然也能遵守了哪！」

顧洪不覺吐出一口氣：「又是第二個黃云！」

「她可不是就頂贊成黃云的嗎？」平兒補充，再斟上酒。

「一點也不錯，」她答：「顧洪，也許我作起工作來比你還努力呢。」

「那你就加入工作好哪，」平兒慫恿她。

「不，」她搖頭，撇撇紅嘴唇，「我今晚上還要上北京飯店跳舞呢。——你別忙，先讓我考慮考慮吧。」

顧洪又失敗了：他對於黃云和 P. S. H. 兩人簡直沒辦法。他們對於一切都了解，但他們的行動却非常浪漫；自然他們不是懷疑什麼，却是他們不願意自己吃一點苦。不吃苦怎樣行，自己先不能犧牲，就休想改造社會！總得把他們擰過來，如果任他們這樣下去，委實可惜哩。——在沈思中，這樣決定他的主意。

「酒也喝了，我得走了，」P. S. H. 站起來揮去懷裏的花生皮，披上皮大氅。

「不在這兒吃飯？」顧洪有點失望。

「今天是 Christmas，」她又戴上帽子，戴上手套，「我還有好幾個約會哩！」

一隻腳跨出房門，回身招招手：

「我這幾天都很忙，明年見！」

「明年見？」顧洪立刻把眼光轉向月份牌，那是已經只剩着薄薄的幾張，在最上一張上面，工整地印着一個「25」，上端一個英文字：「DECEMBER。」

「你得好好地把她拉人組織呢。」

在吃晚飯時，他又這樣向着平兒。吃完了飯，便一同走向工作處。

新年一天一天地近了。

李詩人的病漸漸有了起色；崔鶯鶯也不再天天哭泣；楊四郎又從天津回來；胡代表真個登台了，王麻子興沖沖地向旁人報告着。

李二虎的小孩滿週歲，新年這一天便請了一次客。客差不多到齊了，只缺少兩個人：一個是玲玲，一個是胡懼。

李二虎口口聲聲罵着「他媽的」，一直罵到入席時爲止。

李肥心裏可高興，原因是，得，他所嫉妬的玲玲沒到這裏來跟「他的」平兒比賽。

楊四郎和王麻子互相道着喜；王麻子羨慕楊四郎將要升科長了；楊四郎却羨慕王麻子所擁護的胡代表已經登台。

另外也有一件可喜的事：L.S.H.到底來了。李二虎才咚地一下放下了心：原來她並不是不睬自己。

但那心，立到又懸空空地提起來：杯碟怕不好使吧？屋子太冷了吧？菜味不合口吧？米飯沒蒸熟吧？……

「喝呀！您幹嗎不喝呀！」

「這肉還不爛，往回燉的可真爛呢！」

「您就不吃了嗎，幹嗎只是那一點兒？」

「您漱口，您抽煙！您喝茶！」

自己一點沒吃着，倒累出了一身臭汗；往來招呼，擺出打拳的姿勢，忙得像一匹狗。

人家李肥是闊人；人家楊四郎就要升官了；人家王麻子的後台老板已經登了台，馬上就要闊；人家崔鶯鶯是大家裏的小姐；李詩人雖是看來不順眼，可報上常登人家的文章；P.S.H.是不少的小白臉想和人家交際的，人家居然肯來；平兒那毛丫頭，嘴也壞得可以的。他們那里吃過這樣的東西？那里受過這份罪？想起來真出汗！這裏邊只有顧洪，他是好人，可只有一個，太少了！——難怪玲玲跟胡懼就不來！沒法子，拱起兩手漲紅了臉，向大家告罪：

「多簡慢！」

李肥，楊四郎，王麻子等立刻還禮：「謝謝！」

崔鶯鶯不能作揖也不能點頭，低了頭滿臉羞得緋紅。

P. S. H. 和平兒却同聲大笑起來。

「王麻子穿中山服也作揖呢，哈，哈，哈，哈！」

「你沒看見胡懼穿洋服還作揖麼！」王麻子忿然了。麻臉也變得紫紅，但那多半還是酒的刺激。

「喂，我倒要請問：他二人爲何不來？」楊四郎又踱着方步，點起煙捲來問。

「得，巴不是他們的事成哪，」李肥眯着眼就心地哼。

一句話觸着每個人的心，有幾顆心都跳！「不至於吧，不會的吧，」但根據於兩人同時都不來的事實却又沒法解釋。

「您說嗎？他們倆要結婚？」李二虎忍着問；眼光一閃，落在崔鶯鶯身上。

大家明白：她不久才是要結婚的呢。

崔鶯鶯呢，就快要哭哪。



於是顧洪提議：「時間不早，散了吧！」

一對人陸陸續續地走出來。

楊四郎和李肥分手時，又拱了拱手：

「明天一定到府上去拜年。」

「我等您，」李肥眯着眼，「天津搗亂的事您剛才還沒說完，您還得告訴我呢！」

李肥回到了家。

跟着來賓進來說有電話。

「喂，喂，我李宅呀您那兒！——得，您是胡懼嗎？新禧，新禧！李二虎請您您

幹嗎不去？——誰呢，她，玲玲，得？她也沒去！——真的呢，得，她真沒去呢，誰

冤您？——得，您幹嗎不去呢？——我不相信！不舒服，得，可不是您小兩口拌了嘴

吧！——得，不要緊的，過天哥哥我給你們說和。——得，他回來了，今天也到了呢

。您想見見他嗎？——哦，您想打牌，得，他明天就要上我這兒來，您來好哪！——

可不是，得，三缺一，找誰去？——P.S.H.？您不怕玲玲吃醋，得？——得，我打

電話去約她！——沒有別的了嗎？——得，明天見！明天您兩點鐘來好哪！」

掛上電話耳機，一下放了心，樂；到底他還沒弄到手！

第二天早上，李肥意想不到，還在他剛睜開眼睛，躺在床上抽煙捲；十一點半鐘剛過的時候，楊四郎就已經來了。

沒法子，破例地起了個早，叫廚房多預備幾個菜招待這專誠來拜年的客人。

客人一定要親自給「老伯」，「伯母」，「大嫂子」拜年，李肥自然稱遜不迭，正在那兩方堅持無法下台的局勢中，恰好來賓把飯開來了，才趁機會告了一個結束。所苦的是主人既沒得睡好覺，還在連連打啊欠之外，又陪着客人作了不少的揖。

禮已行完，李肥沒忘記眯着眼睛告訴客人：

「告慫說，楊四郎，得，胡懼那小子的事兒並沒得手呀！」

「哦，原來如此！」楊四郎正挾着一片臘肉放進自己嘴裏，心裏驕然感到一種高興，咀嚼起來更加有味。「但是我來問你：這新聞你是何由得知？」

「他打電話給我，得，幾次幾次地問着我玲玲上李二虎家去沒有；告訴他，還不信。得，他倆許在鬧什麼整扭吧，我猜的對不對？」搖動着那顆西瓜似的腦袋，誇耀着自己思想的敏銳。

「高見，高見；是我怕就一世也明白不過來！」客人翹起大姆指，連連點着頭。

李肥呢，自然心裏受用，又忙引證下去：

「得，他今天還要來打小牌呀！他要能找着玲玲，那里還有工夫打牌？」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是兩句詩，我們督辦親口教給我的，李肥，我服了你了，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在歡笑中吃完了這頓飯。雙雙坐下來等候胡懼。急切地期待着看看那張滿戴憂愁的嘴臉，覺得要那樣大家才可以真真地放心。

然而鐘過了兩點，胡懼沒來。

於是楊四郎敘述着自己所知道的關於天津事變的情形；從在紅雲老七那里住夜說起，如何聽到砲響往床下鑽；如何買不着東西吃還餓了兩天肚子；如何借着停止放槍搜查便衣隊的機會才得跑出來；如何同事靳三爺被汽車撞死在街上使得自己大哭一場；如何「乾爹」把自己留在公館才醫好了自己的傷心。說來都十分有聲有色，幾乎令人難於相信；不過李肥心裏會向自己解釋：人家反正是親眼得見，得，所以說是利害非常呀！

噹，噹，噹，噹！

怎麼胡懼還不來？

「你，我，胡懼，還有那一位？」

「P.S.H.。得，胡懼來了再打電話找她！」

「P.S.H.麼，也是好的，有一個女姣娘，那才是快樂逍遙啊。或者加上王麻子就更妙，他麼，就要祿位高陞了哇，大家是老同學，日後也有個照應。」

「得，我還想約平兒，約她來陪這位女客，」說得一點不露痕跡，心裏才輕快呢。

反正不用自己破費：楊四郎也就慨然贊成。

來賓奉命去分別通知，那時，鐘已經快打五點了。

客人再繼續說「天津」；主人却一心在想胡懼：幹嗎還不來？也不是小倆口兒真個和好了，成功了，樂得把打牌的事兒也忘了吧？得，想不透！鼓起小嘴望着鐘。客人的話語有點引起反感了：老沒有完，叫自己敏銳的腦筋也失其效力，一下把他截住：

「得，沒有別的，反正是咱們中國人倒霉！」

「誰道來？」楊四郎不服地申辯：「××人編成的便衣隊麼，一半呢是中國人，一半呢是××人。這回天津的××人每家出三十圓×金，一個人。提起那便衣隊，當然不敢穿××衣服，只能穿中服的。到頭來打死了許多個，××領事也不好承認那是××人，正是『嗑子吃黃連，有苦自家知』呀哈哈！」

「得，這事情怎麼會知道？」

「剝下他們的衣，脫下他們的鞋；腳趾全是分開了的。這何難知道：他們生來就沒穿過鞋！」

「得，天津有了便衣隊，北平有了鋤奸團；一個開仗放大砲，一個暗地送炸彈。『噫，這豈不也就是一首詩？再唸一遍：『得——』』趕忙改正，不能加上這『得』字。又唸：『天津有了便衣隊，北平有了鋤奸團；一個開仗放大砲，一個暗地送炸彈。——楊四郎，你聽我也有首詩！』」

「一出口成章，佩服佩服，」客人叼着長煙嘴，第二次翹起大姆指，這回左右兩手都有並用的工夫。

電燈亮了！

客人望着主人，主人望着客人。

沈默。

來了！得，又是電話！

「對不起，對不起！我今天不能來；我病了，我有點事；玲玲呢，你沒瞧見她嗎？活着真沒有味，我想自殺！我病得很利害，恐怕不久就要死了！玲玲到你那里來過沒有？我什麼都不想幹，打牌也不想！錦州今天已經丟了，××軍快打到山海關了哇！活着還有什麼味道！我非自殺不可！你看見玲玲了嗎？對不起，我不能來，我病了，我有點事，我快死了！錦州丟了有什麼關係！我要自殺了！你真沒看見玲玲嗎？你冤我的吧？我非死不可，我非自殺不可！你沒看見玲……」

「到底他沒弄到手，得，」李肥的兩隻細小眼睛又眯了起來，對着電話機露出一絲寬心的笑。

### 三

錦州，正像胡懼在電話中所說的，就在一月二日那天失陷了！

這事件，據黃鼠狼黃定遠看來，固然是在意料之中，却也有點出於意料之外；雖說小鬼的飛機大砲利害，但一到晚上，這些東西都毫無用處了。中國的軍隊不是因為採取這種戰略就使得小鬼費却好大的力還打不過大窪？只要這麼下去，他還想討瀋陽那樣的便宜事兒，談何容易！

然而當權的陸軍司令却不那麼想：自己身居北平，小鬼還遠在關外，平津一帶才是自身托命之所。山東的態度不明，津浦防綫正感空虛，西北方面更不可輕視，那里還有力量去抵抗小鬼！而且小鬼何至於……沒有說的，把溝營綫上的軍隊全撤回來吧。

於是，在下午兩點鐘時，XX軍隊便整隊開進了城。

一般的人並不感到什麼驚詫，瀋陽長春依然繁華熱鬧，小鬼們來了，也許還能過幾天太平日子。

悄悄把門關上，門外先就插上一面太陽旗。

但黃鼠狼是驚弓之鳥。他記着在瀋陽所遭受那回事，傷痕宛然，身上的肉都發跳；怕，恨，嚼碎了他的心。

白雲山來的人說，看天氣這兩天總會下雪的；果然，天上的凍雲已經堆集起來了。

黃鼠狼在店裏禁不住別人的奚落，一方面也爲的把自己居於一個能够多得一點消息的所在，便單單地待在這店的最外一間。

「又來了，小鬼又來了！」

一排排XX兵的影子從他心上踏過，在耳邊，他彷彿聽出他們沉重的足音。

會忽然回過頭來；會緊緊捏着兩手，直出冷汗。

「來了，小鬼又來了！」



街門是關着在，而眼睛却一瞬不轉地張望着。

「早就該回家的，幹嗎不早幾天走！」

緊捏的拳頭敲着頭，咬斷了牙：只怨自己，自己混蛋！

嘩嘩嘩……門上在響。

「來了，小鬼來了！」

回頭往裏跑，立刻，又站住；再聽。

嘩嘩嘩……

不像是人。是什麼？什麼爪子在抓。

嗚嗚！嘩嘩嘩……

狗！

「早就該回家的，幹嗎不早幾天走！」

狗抓着門，就像抓着黃鼠狼的心，使他忍不住不去給它開門。

門外的太陽旗依然在臨風招展呢。

狗蹣進來，伸出舌頭喘着氣，蹶着一隻腿，腿上受了傷，一滴一滴地滴着血。

蟻在牆角裏便不動了。

聯想擾亂了自己，自己腦筋裏作出種種幻象，幻象的結尾，自然而然地又是倒吊起來，被皮鞭子抽。

脖子一縮，打一個冷噤。

「開門！開門！」有人在外面敲門。

「來了，小鬼又來了！——早就該回家的，幹嗎不早幾天走！」

「是我呀，開門吧！」

像從夢中驚醒似地，黃鼠狼才聽出是誰。偷偷地把門拉開了，但還在準備着聽來人述說的可怕景象。

出乎意料之外，先就看見一張笑臉。

「不用怕，一點事也沒有，」那人第一便安慰他。跟着報告出××兵進城的情形；滿客氣地，秋毫無犯；不像中國軍隊，臨走還得搜一手。全城的幾個名人都感激不盡，提議在錦州塔下開歡迎大會；「他們叫我來告訴你們，大家總得去一趟！」

「街上可以走了？」

「本來就可以走的哪！」

「出城呢，行嗎？」

「沒戒嚴哇！」

這個不再言語，伸着指頭向裏面指指，表示讓他進去告訴他們；自己一步跨出大門，直向城外。

半路上，雪就下起來了。黃鼠狼冒着雪一直走到家。

天已經黑了。

女人出來開門，大吃一驚地問：

「你怎麼樣這會子還回來？」

「小鬼進了城。」

「啊喲，天哪！」

剛滿半歲的小富兒歪着頭睡在匠上，油燈照着他白嫩的小臉，小嘴吮吸着，在頰上顯着一個酒渦。

一見着就愛，把什麼都忘掉了，連連俯身下去親他的臉。

「媽呢？」

「早睡哪。」

「女人站在他身後，替他揮掉身上的雪。又從燈旁拿起給小富兒做的鞋，一針一針地縫着。」

「你怎麼樣這會子還回來？」

「不是說過了嗎，小鬼進了城！」

「啊喲，天哪！」

「你是怎麼的？」黃鼠狼覺得奇怪。

「他們說，」女人嘆氣，「鬍子又要到村裏來，這回專綁男子。」

鬍子不是小鬼，他就不怎樣地害怕。

「你聽他們的瞎說八道，沒有的事，鬍子會不要女人要男人？」

「他們都這麼說呢，」丈夫是「讀書人」，而且是自己的丈夫，說的話當然比別人的有力量，心裏立刻就安定哪；但嘴上不能再硬一句，否則自己又算輸了。

「鄉下人，沒唸過書，懂得什麼！」

這是自己得意之處，說起來也覺十分高興。「國事蠅蟻，不如歸隱，」自己常常這麼向人表白，意思是說他雖然住在鄉下，却迥和別人不同：別人是「不識不知的「賤民」，而自己則是滿腹經綸的「高士」，他原來在「笑傲王侯」，等待着有人來三顧茅廬呀。

女人一下把燈吹滅，雪光照徹滿屋，那具有高士風的黃鼠狼，便搖搖擺擺地踏入了夢境。

第二次翻過身來。

砰！……… 砰！……… 砰！………

是槍聲！——擊碎了好夢，擊開了眼睛。

女人縮在被窩裏嗚暗：小富兒哇地一聲哭出來。

窗上一片紅光；四面人聲鼎沸。

「不不吃緊，科科科………我我去去去看看來，科科科科………」

披着衣服坐起來，牙關互相敲打着。誰說鬍子不比小鬼地可怕？鬍子一樣地有槍呢！

槍聲沒有響，而人聲則更加沸騰：小孩子的啼娘喚母聲，女人們的哭呼號叫聲，男子們的抵抗與掙扎聲，拋擲到這寒凍的冬夜中，也像是和冷冰的空氣凝在一塊，散不開去，久久，散不開去。

火勢蔓延着：房上的積雪溶成了雪水，那就像是油，滋滋滋，反增加了火的威勢。熊熊地，黑煙瀰漫在空際。

名副其實地黃鼠狼真成了一匹黃鼠狼，躡出去，又躡轉來；伸手去開門，突然又縮住。兩眼發直，心就像要跳出腔口。

濃煙從窗口泉水似地湧進來，火看看就要燒到自己這邊來了。

心裏一動：得出去，得出去，不能在屋裏等着燒死！

手抱着女人，女人懷裏抱着孩子，冒着濃煙，躡了出去。

全村都着了火！

黑影在雪地上躡，雪地上零亂着錯雜的足跡。

「還有媽媽呢！」

黃鼠狼記起媽媽，一鬆手，回身再往屋裏跑。煙氣刺激着眼睛，煙氣刺激着喉管

，眼裏流着淚，喉間嗆咳着，呼吸幾乎換不過來。

媽媽有力無力地叫着他的名字，像一條鱷魚似地在地上爬。

他抱她起來，揹在背上。火舌已經吮吸着窗櫺，房頂就要塌下來了。

沒找着女人，倒碰上幾個鬍子。

「站住！」

幾個人把住他兩手。媽媽倒在雪地裏叫。

「走！」

跟踉跄跄被人們拖着走，耳後傳來媽媽沙啞的叫聲，自己的靈魂就像流落在空間飄蕩。

「這老不死的，把她幹了吧！」

便有兩個轉身回去。再聽到一聲悽厲的慘叫之後，一時就靜了；靈魂呢，悠悠地從空間往下沈，沈，一直沈下去。

靈魂再返到身上，這才醒了過來。想要哭，睜了睜眼，欲哭無淚。

女人的話一點不錯，村裏的男子全被綁在這裏。一羣鬍子在向着他們狞笑。

「事到如今你們別怨咱們，」鬍子隊裏的大哥對他們說，「咱們的來路也是一樣。要這樣幹大家才有飯吃！媽的個巴子，你們不用想回去，房全燒了，人全殺了，回去幹什麼，跟咱們一塊兒走吧，有福同享！」

一塊兒走？去幹嗎？去作鬍子？鬼才幹呢！——黃鼠狼自己對自己發誓。

但是叫他走，他不能不走；叫他搬東西，他不能不搬東西；唸過書，一點沒用。

「去做鬍子，鬼才幹呢！」

不幹有什麼法子？要搬東西還是得搬的；這一件吃力的事，自己又後悔不是鄉下人。

想停一停，想歇一歇，然而不能夠。

「你是個讀書先生，」走在身邊的鬍子問他，「你扛不動？」

他喘着氣，浮出一臉苦笑。

鬍子去報告大哥，一會又轉來：

「你可會寫字？」

他點點頭。



「那你就不用管這個，」他叫他放下負擔，指給另外一個壯漢：「媽的巴子，你來！」

大哥叫黃鼠狼管寫點什麼的。

讀書的人倒底有用。——去作鬍子，鬼才幹呢！

不幹有什麼法子？叫寫什麼就得寫什麼；可是，話又說回來，讀書人終久有用處呀！

房子，沒哪！田地，沒哪！媽媽女人小富兒，全沒哪！全沒哪單留下自己幹嗎！報仇，兇手是那一個？是鬍子，鬍子的來路也是一樣。

來路如此，去路呢，只有幹！——幹什麼？幹鬍子？

不，得幹一個名正言順的！——那嗎，那嗎，幹義勇軍！

猛然記起許多義勇軍都是脫胎於鬍子，黃鼠狼便也想出這個主意。義勇軍，名義好聽，而且可以得到後方的接濟，真是名利兼收。

趁着大哥高興的時候，他說出了這主意。

「打小鬼，」大哥哈哈大笑，「咱願幹！媽的個巴子，小鬼的槍真多，咱們就是

要的那個！可是別急，過了今兒晚上再說！」

原來今兒晚上大哥預備照顧火車，已經叫人把鐵軌挖斷了。

滿天是星星，滿地是積雪，弟兄們分開來伏在低窪處。

大哥手裏把着手電燈，黃鼠狼隨在他身後。

半夜過了，火車遠遠地開來，轟隆隆的響聲越來越近。

黃鼠狼心裏跳着，緊閉了眼，低着頭，動也不敢動。

一聲巨響，如天奔地裂，震得他兩耳欲聾，以至於慘叫聲，吆喝聲都沒聽到了。

天色發白，退回山裏。

他再把他的主意告訴大哥，大哥終被他說動了，爲地是××兵使用的槍砲正是他所垂涎的。

探子回來報告：小鬼的前哨已到了火車出軌的地方，飛機也來了幾架。

「媽的個巴子，小鬼是自個來找死！」

於是下令：夜裏去劫小鬼的槍。

黃鼠狼被大哥當着衆人一稱許，眾人便都一致佩服他有學問。——到底是唸過書

的人，唸過書的人無論在那里都不會埋沒的。

晚上飽餐一頓。

天空颳着風，呼呼呼，一陣陣地吹起來。地上的雪結成了冰，非常滑溜，要不小心，幾乎就站立不穩。

天上一片黑，地下一片黑；聽不到雞鳴，聽不到狗叫，也看不見燈火。

一羣黑影曲着身子向鐵路綫方面前進。

「讀書先生，你不用怕，跟着我來！」

「跟着你走我就不怕了。」

北風呼呼呼。

摸摸臉，臉上厚厚地積了一層沙土。

前面黑森森一片，那不是鐵路兩旁的樹影？

「散開！」

黃鼠狼緊跟在大哥身後，腰上也撒着一把刀，但那不過是一種裝飾，因為他從沒想到過有使用它的勇氣。腳下一滑心裏還跳呢，那里還敢拿刀殺人？

看得清楚鐵道旁一根根的柳樹，但看不清楚××的哨兵的崗位。

大哥掏出手電燈，用手蒙着燈頭，開開電門，鮮紅的燈光打指縫間漏出來。大哥真有本事，借着這點光亮就能看清前面的地方。

「媽的個巴子，只睇見一個！」

在那里？黃鼠狼連那一個也沒看見。

「你在這兒等一會！」

大哥向前去了。——這是一個好機會，當鬍子，鬼才幹呢，趁這會沒人，跑吧！但回頭一看，四下都是黑森森的，往那兒跑？……沒法子，只好待着。只希望編成義勇軍，也才有個下場。

遠遠地一團黑影在翻滾，又像看得見，又像看不見；可以想象出那是兩個人在那里扭結着。

砰！——一聲槍聲。

黃鼠狼兩手蒙着臉，伏在冰涼的地上。

大哥喘着氣跑回來，拖着一支槍。

「媽的個巴子，不在家裏享福，偏要老遠地跑到中國來送死！」

「咱們就轉去？」黃鼠狼抖着問。

「別忙，等一等！」

槍是大哥的寶貝，他撫摸着它，咧着嘴笑：

「讀書先生，咱愛的就是這個！」

「我可動都不敢動呢！」

「怕什麼，胆子放大一點！」把槍送給他，「試一試，我教給你！」

槍管子冰着他的手，但熱血却在燙着他的心。

「試一試，媽的個巴子就這麼一扳！——你可別真扳呢！」

一句話恰恰提醒了他，心裏一轉，大哥還來不及招架，砰地一聲，槍又響了。槍響了，大哥可倒在地下不動了！

又像是在做夢，茫茫然，不知所措；一道黑圈在眼前疾轉，轉得使自己的腦筋發

暈。兩耳裏還一直嗡嗡地響。

「原來這麼容易，」努力把自已從迷茫中抓回來，看看擺在足前的屍身，那屍身

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漢子，現在竟斷送在自己手裏，毫不費力地就把他結果了。這在以前簡直是不敢夢想的事，而今事實擺在面前，黃鼠狼才猛然地發覺了這一向被自己忽視的能力。

「哼，你還能作惡？」當然那屍身只有靜靜地聽他處置，一兩聲咒罵他是一百分相信有這樣的權利的。

「這下我才算報了仇了，」然而心裏又轉念：「——不成，這還沒有完，還有小鬼子，還放不過他們！估據了我們的地方，殺死了我們的人民，我還得報仇！」

居然勇氣增加百倍，竟自堅決地在心裏咆哮着：

「我得幹，幹幹幹，幹到底，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在黑暗中，他傲視一切，甚而還有勇氣伸腳去踢踢旁邊的屍身。

夜風吹在身上，他不覺得寒冷；槍聲傳進耳裏，他不覺得驚惶。

帶着槍向後走，等着會齊他的弟兄們。

一個個的黑影，自遠處移來，漸移漸近，他看清楚了他們的面孔，塗抹着泥土，只剩下兩個炯炯的眼睛在轉動，使人容易聯想到長林豐草間的鬼魅。興奮儘管興奮，

在興奮下面，遮飾不住那種過分的疲勞。

所可喜的平空得來了十幾支槍。

「大哥呢？」他們都一齊望着他。

「完結了哪！」他像要哭，表示這悲哀，但並沒忘記悄悄地留心他們的態度。

「……」其他的人們心裏立時失了主意。

「原來這麼容易，」他又在想。於是便敘述出在想象中所遭逢的危險：

「我跟着大哥後面。大哥忽然回頭向我說，『讀書先生，你瞧，前邊有個黑影子

，』我睜大了眼睛，那當然就是小鬼了！我說，『大哥，你可得小心，提防小鬼瞧

見咱們。』大哥不理會，一直往前走，嘴裏還罵着『媽的個巴子』。可是，第二次咱

們再瞧的時候，那黑影已經不見了。糟哪，往那兒去了呢！我向四下搜尋，可了不得

，它已經打旁邊偷到我們身邊哪。我張嘴要叫，沒來得及，砰地一聲槍就響了！我看

見大哥倒在地下……」他低下頭，再偷看他們一眼，又接下去：「我恨極哪，再也

不怕，就猛地一步蹦過去。他舉起槍來，可我已經挨到了他的身邊，掐着他的脖子；

噫，噫，我用力！……」

「有你的，讀書先生，」聽衆受着感動，有的就這樣叫出。

「人總得有義氣，我那能够不給大哥報仇，」黃鼠狼的心完全放下了，接着說：

「——我搶過了小鬼的傢伙，對準他就是一下。你們來看，這就是他的槍！」

雙手把槍舉出來，證據確實，人人佩服。

「你給咱們大哥報了仇，讀書先生，那你就做咱們的頭兒，咱們都服你！」

「這，這可不敢，」他第三次想到：原來這麼容易。

「一言爲定，你是文武全才，咱們都服你！」

「這，這可不敢！」

「不嗎！你瞧不起咱們嗎！媽的個……」

「只要弟兄們看重我，我當然給弟兄們效力……」他明白用不着再繞灣子，便想答應下來，但剛說出兩句就已經有人不耐了：

「別囉嗦了哪，你幹不幹吧！」

「幹！我們可得編成義勇軍！」

「幹就成，那些事兒都聽你的！」



集合起這一百多人，在山窪深處的破廟裏，黃鼠狼加封了自己一個「義勇軍司令」的名號。

「原來這麼容易，」他又想到了，提起筆來草擬通電請求接濟的稿子。

# 一四

報紙上登出義勇軍司令黃定遠的通電，和武裝像片，親筆寫的「誓死救國」等等；另外還有一篇長長的通訊，敘述義勇軍在大虎山的勇敢，勇敢到每戰必勝，直如天生來就應該打勝仗似的。

幽居在上海亭子間裏的黃云，那晚上也不禁擲報而嘆：「本家真有兩下子，居然幹出一點道裏來了；而自己，却還在這裡受編輯老爺們的氣。」事實把他的夢想砸成粉粹，才了然於在中國做編輯的人也正如在中國做官的人一樣：沒有相當的關係，休想得登他們的「龍門」。「龍門」高，幫口緊，誰鬥得過自稱做「權威」的文藝政治家？

找不着出路，黃云顯然失敗了：自以為在認真學習，而沒人相信也是枉然；心裏

急躁，急躁有什麼用？努力，努力，努力，一次，二次，三次，都碰回來了。而自己一個人抱着頭在亭子裏生氣的時候，那時候，正是別的非得了不得的作家們寫完了稿子抱着女人在跳舞場，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打麻將，在打高爾夫，在賭回力球的時候。

什麼叫「文學」？什麼是「文學」所負的使命？儘管說得熱鬧，都無非是找個機會，使自己成名！——黃云一看見那些刊物就生氣。——只要有利，跟遺老遺少們的鴛鴦蝴蝶派合作也可以；如果利害衝突，大家就在報上登個啓事臭罵一頓。把肉麻當有趣，他們全不在乎！

「顧洪不幸而言中，我應該走了，」這麼決定，便扔下報紙，聳聳肩，扶一扶眼鏡，眼光落到每一個角落裏。弄破書，動動被褥，抓耳搔腮，彷彿馬上就要動身似的。

忙亂了一陣，又沈靜下來。依然坐下，自然而然地再伸出手去拿起報紙，對着燈，翻閱着。

×軍侵入贛州——青島×僑禁燒報館——奉山路通車——國聯調查團起程來華——

——軍陷會昌——人在福州行兇——院長謁陵痛哭——本市形勢嚴重——  
**本市形勢嚴重！**

「外面的情形不知道怎麼樣呢？前天××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搬家的人那麼多，今天市政府的覆文送出去，據說五項要求完全承認了，總該沒有什麼了吧。——得出街看看。」

得出街看看，便站起來關了燈，走下樓。

樓下，二房東的新媳婦弓着腰在燈下收拾箱子，看見那擡起的肥屁股，黃云停住了脚。

「有啥消息？」

「不曉得。」

「那你爲啥搬東西？」

「不曉得。」

一問三不知，得不到一點要領，只好走了。走到門邊，回轉頭來，用手遮着嘴地向她：「乖乖，不用怕，有我呢。」

沒等到新媳婦抬起滿臉胭脂的臉翻着白眼罵他「死鬼，討厭」的時候，他早就瞞了。

穿出北四川路。

眼前突然一亮，燈光一樣的燦爛：一圈一圈的像珠圈，一簇一簇的像珠花，一堆一堆的像珠山；中間雜錯着 Neon light，紅色的，黃色的，棕色的，長形的，圓形的，方形的，組成各種各樣的圖案畫，組成各種各樣的圖案字，一齊在那里閃耀，明滅。

人聲一樣地嘈雜，車輛一樣地擁擠；看不出絲毫的緊張與驚惶。——果然沒有事了？黃云這樣問着自己。不會的吧，XX人是居了心來的。

然而事實終是事實：松滬的駐軍已有一部分開向北火車站去了，被命令開到真茹和南翔和駐在那里的憲兵換防。這顯然是這邊有意和XX妥協呀。

黃云想得到，同時，被命令開拔走的十九路軍的兵士們也全都想到了。

「我們是不走的，總得跟小XX拚一下！」

「聽說我們不走他們就要徵我們的械呢。」

「不成，那就先解決他們，再打小××！」

「弟兄們都是一心一志的，就希望『大頭兒』們不跟我們爲難！」

兵士們一時紛紛在議論着。已經開到北火車站的不再前進，別的部隊也決定固守原地。

靠着沙袋，在那里準備着。幾個人擠在一起，有時相視而笑。恐怖的慘劇，好像與他們無干；反認作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吐出在心裏積壓了差不多半年的怒氣的機會。他們談笑着，抽着煙捲；一支煙捲輪流抽吸，直到燒着指頭，才萬般無奈地把它扔掉。

夜裏的寒氣永不透他們的心，他們心裏有的是熱氣。都知道這次「大頭兒」們不是主張開火的？「大頭兒」們正在向××乞憐，那里還敢和人對抗？而且××進占中國的土地，於「大頭兒」們並沒有絲毫損失；受苦的仍然是一般無告的大衆，無告的大衆吃了苦，「大頭兒」們才不會動一點心呢。「長期抵抗，」可不就是一句好聽的話罷了！

那麼，真能和××人拚的還不是只有弟兄們自己！

電燈漸漸稀少了，天空裏的星星這才閃耀出晶瑩的光。很少看見一輛汽車，便是

電車裏也空空的沒有幾個搭客。夜，過去一半了吧。

拍拍拍拍拍……

呀，是步槍聲！

卜卜卜卜……

呀，是機關槍聲！

××兵開始攻擊了：在虬江路，在廣東路，在寶山路，在橫濱路，在天通庵路，

在青雲路……

「打吧，我們不要退讓啊！」

「殺嘍，殺嘍，殺絕開來中國的××兵嘍！」

沿着街邊的牆根，一個個的××兵拖着槍跑過來。跑幾步，停一停；跑幾步，停一停；跑到轉角處，集合一起，在一排鐵甲車掩護之下，排山倒海地衝過來。仗着武器精銳的優勢，那里把中國兵放在眼裏？

拍拍拍拍拍……

卜卜卜卜……

「好吧，衝過來吧！」

「殺嘍，殺嘍，打倒××帝國主義啊！」

拍拍拍拍拍……

卜卜卜卜……

鐵甲車衝過來了五十碼了，三十碼了！

手榴彈呢，砰，砰砰，砰砰……

砲聲震耳欲聾，灰塵瀰漫在空中。

退了，退下去了，像排山倒海一般地。

兩方面錯雜着死屍，活着的人都倚伏在死屍裏面。

「準備着，一定還要來的！」

「留心鐵甲車，得把他們的鐵甲車炸燬！」

拍拍拍拍拍……

轟——轟——轟——



來了，又來了！

トトトトトト………

機關槍在房頂上像雨點似地打下來。

人數增加到一千多，鐵甲車的來勢更加猛烈：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

六次………

終於衝破了陣地。

「抵抗！跟他們拚命！」

「殺戮！殺戮！殺戮！………」

刺刀在寒氣裏閃耀，殺過去！

穿進鐵甲車的行列中，手榴彈向車上拋去，犧牲自己，炸燬鐵甲車。

轟——轟——轟——

トトトトトト………

「殺戮！殺戮！殺戮！」

陣地又奪了回來。

退了，退了，××兵又退去了哪！

星星隱沒，白光自天邊開展，天空顯出了魚肚白色。

除了密一陣，疏一陣的步槍聲繼續響着，各處陣地暫時都歸沈寂。

戰區一帶的中國的，日本的和屬於其他國籍的有錢人家，固然早就逃避了，而所遺留下來的大多數的無產者，却是無力量逃避，無地方逃避，戰事一開，隨着槍砲聲，他們同時陷入了絕境：做工的無工可做，經商的無生意可做；破爛得快要倒場的住房，經不起一個炸彈的轟炸；槍子無情，說不定就要了自己的性命。

槍砲聲使他們恐怖；饑餓更嚼着他們的心！

那一處的房屋倒塌了，他們聽到那倒塌的響聲！

那一處被流彈打死了幾個人，他們看見那躺在地下的屍骸！

同是有生命的人類，無論是中國人，××人，其他各國的人，他們都消失了國家的觀念，改變了平日裏的歧視；他們才明白他們互相間並不是敵人——敵人乃是作成

這次戰爭的帝國主義！

於是廣大的被壓迫者便都起來了，有的組織成義勇軍，有的擔負起自己能够勝任的工作，一同加入火綫去。

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標的兵士，深切地歡迎着他們，更加努力，勇氣百倍，望着敵人獰笑：「來，大家來拚一拚！」

可是敵人不來了！

「四小時奪取上海」的預言，終不過是預言而已！

然而——

軋軋軋軋……

飛機却來了！

轟——轟——轟——

炸彈向陣地拋下。

沒有用！不知道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只是無法和它作戰，望望天空，除了忿怒，只有忿怒。

「好，除非你們不再來！」

「再來我們就轉守爲攻！」

忿怒的對象轉移到鐵甲車，鐵甲車代替了飛機，炸的炸了，跑的跑了。

追！追！追！

追向北四川路，堵住廣東路口。

廣東路口被敗兵焚燒了！

軋軋軋軋……

飛機滿天飛。

轟——轟——轟——

投下燃燒彈，四下蔓延着火勢。

火從巍峨的建築的窗口上伸出頭來，嘴裏吐着黑煙，熊熊地吼着，迅速地向前邁進；——高處，像毒蛇一般地伸着頭去吮吸，低處，像駱駝一般地低下頭來吞滅。颯起一陣風，風更加了它的威力，更加速地前進。前進到無路可走，不得不收斂了威勢，停歇下來。而別處，再轟地一聲扔下一個燃燒彈，則它，又重新抬起頭來，向四下開展。

火，金蛇一般地亂躡！

火，怒濤一般地洶湧！

火，把天邊燒得通紅！

火，把大地變成焦土！

這裡，那里，一片火海！

開北一帶整整理沒在火光中過了一天。

那里，無數的大眾被捲在濃煙烈焰中！他們失掉了家，他們完全陷入了絕境。變成了孤單單的一身，一身之外什麼都被人摧毀剝奪了。用什麼方法才能使自己生存？用什麼方法才能將敵人打退？——沒有，沒有這樣偉大的力量！但那是擺在眼前惟一的道路，必然得邁進；即使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也不能不挺身掙扎而等待着死亡。羊雖馴服，胸腔裏仍自蹦跳着一顆灼熱的心哩！

每個人懷着一顆心，灼熱的心；無數的人羣便有無數的心，無數的心攢集一起，逞耀着威勢，這威勢才大呢——足賽得過那燒紅了半邊天的火光！

無數的手挽結起來，這便是偉大的力量！——這力量初時被忽視了，也因爲分散

開了不曾聯結在一起；一朝聯結在一起，誰能抵擋得住！——野心的侵略者早顛慄起來了！

這力量更助長了軍威：那怕武器不如人，那怕後援無希望；那怕統治者反而向敵人磕頭，那怕帝國主義間已互相勾結……這偉大的力量仍然吐出了它的光芒，狂瀾般地漫天而至。

自然敵人定被打敗了。看看敗下去，做夢也不會想到過。這力量，更像發了狂：它必將具有的實質表現無遺，展開一個新境界。——這第一就難爲了××方面了。

××方面，忽然請各國領事出來要求暫時停戰，借口讓戰地居民遷出。這邊的「大頭兒」們慨然答允了。

「娘的辰，小××利用租界作戰，各國領事都不管，現在看他們打敗了，又來說和，那不成！」

「要求停戰是在等待後援，準備大戰，我們正好趁此衝過去，把他們趕回軍艦！」

「是呀，我們殺呀，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啊！——爲什麼「大頭兒」們又答應停戰呢

？

「軍閥與帝國主義可不是一樣的東西！打戰的是我們，死的是我們；出風頭的是他們，享大名的是他們！」

「不要緊，民衆是和我們一起的，你看他們送來了這麼多的慰勞品！」

「『大頭兒』們得的更多呀，光是反政府派送的作戰費就是好幾百萬！」

「打吧，口說停戰，也得防着小××反攻呢！」

「是啊，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拍拍拍拍拍……

卜卜卜卜……

又是一天。——火一直延燒着。

黃云身藏在火窟裏，聽到槍聲，一聲冷笑：瀋陽那回事又開演了，××帝國主義者真是在努力給自己掘墳墓呢！南方的民氣不似北方的消沈，十九路軍的兵士也不會回頭就跑的！來吧，這一回就不比那一回了！——這回不比那回，而自身，却特別危險：開起仗來這一帶還不打成一片灰燼？還能像在瀋陽似地安然逃出！

「怎麼辦呢？」雖然能够鎮定，却也急躁着在想一點主意；而結果是：沒有。——自己太怯懦了，在瀋陽的時候幹嗎不幹呢，像「本家」那樣？要躲避，只求獨善其身，跑到上海來；現在，又趕了個巧，這下還能躲避嗎？

迎上前去！跟××人拚一下！——然而目前可不行，赤手空拳，白瞪着眼；並且也不甘心給軍閥作走狗，除非自己來幹，到關外去。——要是能够逃出陣地，一定到關外去！

他再聳聳肩，扶扶眼鏡，發出一聲冷笑，表示他的決心。

「黃先生，你你你快下來！」

黃云聽着新媳婦在樓下叫他，便走下樓去。她，倚在樓梯旁邊，臉色如一張白紙，平時鮮紅的嘴唇也沒一些血色。橫身顫抖着。

「外面，外面又打打起來了，你在樓樓上，不怕槍彈槍彈？」

「不怕，」黃云的手從褲袋裏伸出來，捏她的手腕一下，笑，「謝謝你，你真關心！」

新媳婦沒工夫再翻白眼，只嚷着：「來吧，來吧，你在樓下下下躲一會吧！——



啊！這樣下去怎麼辦呢！」

「你家裏的人呢？」黃云隨着她走進她的屋子，沒看見別的人。

「他們都先走走了，說第二天來來接我，夜裏不不是就打起來了嗎！——啊  
啊，黃先生，怎麼辦呢？」

黃云不能再找她開心，轉而安慰她：

「你別害怕，不要緊的，等天亮了我們想法子出去，今晚上我陪着你……」  
她偷偷看他一眼。

「好不好？」他正正經經地，不帶絲毫戲弄。

她的眼光不瞬地看着他。——白紙似的臉上又染上了一片紅。

他避開她的眼光，望着屋子的別的一方面。

卜卜卜……

轟——轟——

「××兵不會打打過來吧？」

「不會的，十九路軍昨天不就打得他們一敗塗地！」

他安慰她，望着她一笑。

她把頭低下了，兩眼看着自己的腿。

人聲如潮湧。

火在四下里呼嘯。

「火不會燒過燒過來吧？」

「不會的，離這里還很遠呢！」

她抬起頭來，他正在望她，四隻眼光交接着。

「再下去就沒飯沒飯給你吃了哇！」

她哭起來了。

「不要緊的，」他幾乎想站起來給她擦掉眼淚，「餓一兩天又算什麼。」

沈默。

相對着坐了一夜晚。

天亮了，黃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

衙堂門口也堆積着沙袋，只留下一個容人進出的孔道。許多和自己抱着同樣心意

的人都開開門，伸出頭來探望。即使平時不熟識的，這時也就覺得親熱，點頭招呼，互相談話。

「停戰了，停戰三天，我們好出去了，乖乖懺的咚。」

「有黃包車？」

「沒，剛才倒有三個，拉到租界要五塊洋鈔，現在化十塊也找不着。」

「能出去就行，東西就不用帶了吧。」

從沙袋的空隙處，黃云看見不少的人影慌慌張張地從充滿着焦糊氣息的煙霧中掠過，便折轉身來，和新媳婦商量，馬上就走。

新媳婦無論如何要把自己的首飾衣服帶去，黃云無法勸說，只好任她收拾起一個大包袱。

火無人營救，還沒熄滅，在侵晨的濃霧中，映出一片紅紅的光采。

街邊的店鋪門窗，處處留着彈痕；玻璃打碎了，什物零亂不堪。有的建築，被砲彈轟炸到只剩下空架，從外面望去，從前是曲折幽深的亭台，現在都一覽無遺，變成了敗瓦頹垣的廢墟。

滿眼殘破，荒涼！

兩個一排兩個一排的××海軍陸戰隊肩着槍在馬路上往來梭巡；昂頭闊步，傲視一切。

得，得，得，得，……；硬底皮鞋的後跟，在洋灰地上沈重地打出清脆的聲響。

逃難的人像螞蟻一般地從各處各處爬出來，扶着老太婆的，抱着小孩子的，提着大包袱的，揹着竹筐子的，都低着頭，一步不等一步地走。

這些人中間便有黃云和新媳婦他們。

軋軋軋……飛機在頭上盤旋，新媳婦吓得兩腿發抖。

出口處要經過××兵的檢查。前面還擠着一大堆人，眼看跨過幾步就出了險境，却不得不在這裏停留下來。說起檢查心裏就害怕，新媳婦眼睛裏又凝着淚水。

人叢中忽然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人們跟着向後倒退，黃云沒來得及，腳上早被踩了兩下。

「呀！」他們臉上掛出驚疑。

××軍官在那里是噤哩呱哪地說了幾句，旁邊的××兵便拖着一個逃難的人去

了。

人們歎氣，滿臉籠罩着悽苦。都盼望快地檢查到自己，好越過陣地，轉到租界；但又害怕：怕在自己受檢查的時候，被凌辱，被打罵，被抓走。一個個痴痴地站在那里，直如蟻伏在大貓面前的小鼠。

黃云低着頭，聽着隔不久又是一聲慘叫聲，心裏只有忿怒。人世間滿是殘酷，沒有同情！對一個弱者強加強暴，固然勝利，却又算得什麼光榮？這些人的胸襟，沒想到像這樣的褊狹，但於此也可看出帝國主義者是如何的殘惡了：他們寧可犧牲別人，吃人肉，喝人血，而決不動一動心。這樣的人，還能容他們長久存在？想着，於是再命令自己：沒有說的，到關外去跟他們拚命！

檢查慢慢輪到了他，他的態度始終非常坦然；要搜口袋，就搜口袋，要解鈕扣，就解鈕扣。這樣，出乎意料之外，倒很容易就被放走了。

回頭望望新媳婦，新媳婦正向着他射出羨慕的眼光。他站在那邊等着她一道走。

新媳婦受檢查的時候，檢查的兵們滿臉閃着陰惡的獰笑。包袱先就被沒收了，而且還不住在她身上摸索。末了，一定要他解開衣服。

「……………」她滿臉緋紅，但是不動。

「解開！解開！」一個××兵再打着中國話命令她。

她抬了抬手，終又放下。

那人向別的××兵一歪腦袋，就有兩個過來架住她，伸手去解她的衣扣。

她掙扎，忿然叫出：「人家身上沒藏啥東西？」

軍官問翻譯，翻譯說了。一聲命令，兩個兵就舉起槍刺來向她身上直刺。

她慘叫一聲，倒在地。

黃云用手蒙着臉，頭也不回，回身便走。

「到關外去！別再游移了！到關外去跟他們拚一下，走，一定走！」

他穿出南京路，預備到赫德路去找朋友。

南京路不改平日的繁華；汽車電車照樣開行；先施永安公司一帶，遊人擠進擠出，有誰想到就在這同一地方的那一邊正開演着流血的慘劇呢！

到了朋友的寓所。房門鎖着在，門上用圖釘釘着一張紙條——

「……………」卜爾登今天換新片子，我先去了，請你就來……………」

「到關外去，走！」

## 一五

火車已經不通，黃云借得旅費，只好改走海道。幾天之後，又到北平。

這時，上海的戰事更加激烈：X軍第一次總攻，戰綫從吳淞延長到天通庵。——  
X軍再進攻，戰事重心在江灣一帶。——激戰三晝夜，追X軍到租界。——X軍待援，只用飛機轟炸。……

北平的人們都含着笑臉，在吃喝嫖賭之外並沒忘記時事，到處探聽着，到處宣傳着；不僅知道了蔣光鼐，蔡廷楷，而且認識了胡阿毛；唸過英文的更記住了 *Spout*。從戰地逃出來的黃云，便常常被朋友們像要人似地包圍起來，口口聲聲問着：

「那邊情形怎樣了？」

其中，只有顧洪，從不問他；等到衆人散去之後，他才開口：



「我願意聽聽你的感想！」

那個聳了聳肩，扶扶眼鏡，沒有言語。

「我相信你又有了更好的主意的。」

「那自然，到關外去！」

「多會想到的？」

「在上海就想到，還在一二八以前。」

顧洪的態度雖是仍然保持着冷靜，而談話間已充滿着熱情；黃云便把自己的計劃源源本本地說出來：他預備先去和黃鼠狼合作，利用他的基本勢力，然後再想法把「在家裏」和「正義團」組織好，關外的「在家裏」和「正義團」不下二百萬人，組織好了勢力是不可輕視的。

這個聽了他的計劃便拍手：

「那也好，中央命令成軍，叫北方派人幫助，P.S.H.已經答應去了，你就跟她一起去吧，下次我在會議裏提出通過。」

「P.S.H.轉變了。」

「可不是。她正極力地拉攏崔鶯鶯，好過天和她一道走。」

「是不是崔鶯鶯快結婚，結了婚要到東北去？」

「新郎已經來了呢，喜期就在大年初二。」

「我得先看新郎去，他還是我的舊同事呢。」

「那更好了，我倒忘記了哩，」並且告訴黃云：新郎是一個漢奸，他把妹妹送給了××人，現在是當了什麼科長。說不定這次來還附帶地負着什麼使命的。

「讓我先瞧瞧去。」

黃云見着交際家，交際家對他還是如從前一樣地親熱。

「聽說你在上海，」交際家握着他的手，「真替你耽心，你回來了，這顆心才放下了呀。好哪，明天我請你，一來洗塵，二來壓驚，明天，——哦，對不起，明天我有應酬，那就後天吧，後天晚上七點鐘，在忠信堂，把秀英的同學們都約來。」

「謝謝，不敢當，」那個謙遜着，「半年不見，你真得意。」

「那里那里，不過混混而已。」

黃云在旅館裏和交際家談了一陣，他口頭佩服着他的交際手腕，說是最近打算到

東北去，還希望老同事維持維持呢；想來像交際家這麼活動的人，給自己找一個吃飯的機會是不難的等等。

交際家對於這人的印象還是那句老話：「可交」；表面上也就不能不慨然地答應下來。黃云不像黃鼠狼，黃鼠狼簡直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黃鼠狼去幹義勇軍，義勇軍是就要成立的新國家的障礙物，那間接地也就是跟自己為難，却不想自己還是他的救命恩人呀！真叫自己灰心！可是在事實上心還不能灰下去，還得想法子去聯絡他，要是能跟他聯絡好，利用來挾制地方維持會，便是自己出頭的機會了。和黃鼠狼頂接近的第一個便是黃云，帶着黃云到東北，於這件事上倒有很大的幫助的。

靈機觸動，各方面都顧慮得非常周全，然後向着黃云，施展出自己的交際手腕。他開始便嘆氣，表示深切的同情，又很謙抑地提到個人的現狀，也是困難於艱窘的生活中；結論是世界經濟恐慌，無可奈何，只好忍受。這下才轉到本題：歡迎這位朋友到滿洲去，雖然機會不一定好不好，甚而至於不一定有沒有機會，但自己向來對朋友們的熱心，朋友們——譬如黃云——都是深知的，自己當然盡力幫忙。

各人都把真心揣起來，各人臉上都含着微笑；主人最後還連連說着這是好久以來

大沒有過的暢談呢。

第二天，交際家便去忙他的「應酬」去了。

應酬的對象不是別人，就是也和黃云相熟的王麻子。爲什麼要避開衆人，那原因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交際家的和王麻子相識，自然還是有賴於他的交際本領。不僅王麻子一個人，總之像他們那班朋友們，在交際家到北平不幾天中，都跟他們相識而且相得了。

這其間他便發現了個王麻子。

論情形，王麻子並不算得一個得意的人；他給胡代表賣了不少的氣力，而結果，胡代表上台，論功行賞，倒沒了他的份兒，事後軟求硬要，都被置之不理，鬧來鬧去，依然是白費心力。於是這麻子不得不生氣了：「沒上台的時候，抓羣衆，開支票；等到登台，翻臉不認，支票全是空頭的；什麼偉人，他媽的全是×販子！」但是當已經上了，生氣又有什麼用？而自己又是一個一天不開會便過不去的人，總得另謀出路呀。

出路是：×衫團。

到底王麻子是在黨裏混過些時的人，對於適應環境的方法本就研究有素，也能拉攏一部分人，活動是比較容易的，所以不久他居然變成個小小的領袖了。只是×衫團終還是秘密的組織，過於張揚，頗有妨碍，便不能不假裝老實，凡是關於黨事，一律絕口不談。

×衫團以消滅反對派爲第一要務，而所謂「反對派」的意義，則是指反對那組織的領袖而言。據說那組織是取法於蘇聯的O.C.P.U.，除了領袖是遠征××的當今執掌軍政大權者之外，作成這組織的細胞是分佈在每個地方的各層階級中的。自領袖以至於其下的每一個細胞，像電網般地聯絡着，電網的一端受到掣動，其它各端全跟着掣動了。那自然他們的消息非常靈通，而同時他們的手段也非常敏捷與毒辣：一個突然失蹤的人他們可以在最短期間探聽得周詳明白；而一個反對派落到他們手中，就會用汽車等等在室外故意作出嘈雜的喧聲而把那人在室內弄死，乾淨俐落，叫人無法覺察出來。像顧洪他們那種抓不到相當證據的人物，一不小心，便會受到這樣的待遇的。

王麻子既是領用了津貼，加入了這團體，對於顧洪他們的本來面目，當然已是深知熟悉的。其實，又何只顧洪他們，便是剛來北平的交際家，王麻子對於他的根底，

也就早已弄得清清楚楚的了。但王麻子並不利用他的背景而把這些人都一網打盡；於今他已是一個機靈鬼，前一次的教訓使得他不敢再那麼死心眼地傻幹了。他想着自己之所以能加入這團體，甚至於這團體之能够成立，便是那一般人依然存在的原因，如果一網打盡，這團體便毫無用處，自己就會站不住腳了；留着他們，利用他們正好作成發展自己的工具。

因此，他倒和他們漸漸地更接近起來。

交際家却完全鑽入了他的圈套：因為王麻子對於還在計劃中的新國家的情形是那麼了然，自然他說起和那邊的人物有密切關係的話是不容叫人懷疑的，何況對於自己也相知甚深，交際家就以爲自己的名氣真是不小，沒想在這遙遠的北平還有一個這麼仰慕自己的人，他如何忍得住不把肺腑裏的話也對那麻子吐露出來了呢？

於是交際家委託了王麻子，凡是這方面對付那方面的方針和辦法都由這位報告給那位，代價是每月大洋一百圓。

這樣，交際家感覺是「不虛此行」。

這樣，王麻子感覺是「得其所哉」。

條件講好，「應酬」完畢，交際家順便也還約了那麻子和他的同學們明天晚上在忠信堂吃飯。

然而這次宴會的情趣却已大非昔比：第一個李詩人的舊病復發，道了謝沒來；胡懼和玲玲，雖是由決裂而和好，這兩天又不知道爲了什麼在鬧氣，來是來了，大家却撇着嘴不說話；李二虎在他教書的中學裏，因爲期考不肯給學生劃範圍，便被闖走，現正在失業中，自然沒有從先那分兒豪情；顧洪的性情本來冷淡，今番對着王麻子，便更加沈默。王麻子和楊四郎呢，一向是健談的，但現在，一個發了誓不談黨務，別的話就無從談起；一個則因爲乾爹的兒子那位督辦下了台，新督辦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但看着到手的科長絕了望，就是現在所幹着的小事，誰又能說得上能不能維持得住？過了年便得趕着回去，連交際家和崔鶯鶯的喜酒也不能吃，更別提約幾個人來唱一回的盛舉，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匆忙而掃興了。崔鶯鶯照例是害羞不出席，而P.S.H.的臉頰上已經洗去了脂粉，完全變換了平日態度；於是就只剩下平兒，李肥和黃云在支持殘局：平兒倒還是平兒，李肥就不免有幾分勉強，父親提倡信用本國銀行的主張不見重於當世，自己的銀行賠得一塌糊塗，負債好幾十萬，這位肥頭

耳的少年資本家暗中着實也嚐到了一點叫做「憂愁」的那個滋味，得，何況對於平兒的野心，又終還不會達到呢？

對於這一切，黃云都澈底明白，他便不能不挺身出來，負擔打破這沉悶的局面的責任了。

勉勉強強，大家都在表面上努力做着「盡歡而散」幾個字的工夫。

新年來到！但在這一般自顧不暇的社會中，已不復有人對它表示重視，不便自討沒趣，於是它，悄悄自去了。

只留下滿天的不痛快；凝凍，陰沈。

繼着便是雀鴛鴦和交際家的喜期。

玲玲任嬾相；平兒和王麻子等分任招待；而別的如顧洪楊四郎他們，沒到的沒到，到了的也不一會便走了，弄得李肥斃了滿肚子的氣。

吹鼓手鼓着嘴使勁的吹着，啾啾嗚嗚，在他聽來更覺難受；音樂挑撥着他的心扉，把那隱藏在心底的委屈全給翻了出來，鼻尖酸酸地，要不是在大庭廣眾中間，他就想放開嗓子，大哭一場。



終於忍住了眼淚去找黃云，和他談談上海的情形，爲地把心底的委屈再隱藏轉去，關上心扉。

得，十九路軍的大刀隊很利害，可是真的？得，××軍艦裝載着一船一船的死屍回去，可是真的？得，女學生當看護，可是真的？得，中國兵在戰壕裏聽話匣子，可是真的？得，××兵身上帶有小銅佛，可是真的？得，他們用手比劃，要求槍斃，不願砍頭，可是真的？得，……

他連連地問着，好撇開委屈，忘掉難受，改變心境。得，不行：越想撇開，越不能撇開；越想忘掉，越不能忘掉；嗚嗚的鎖吶，咚咚的鼓響，一聲聲地傳進心裏，心扉剛剛關上半扇吧，又給挑開了。不聽它，辦不到，反而更聽得清楚。眼淚就像在細小的眼睛裏翻滾，得，沒法子，轉身去喝茶。

「得，十九路軍真有面子，政府才丟人哪！上海一開戰，南京的××軍艦一開砲，全往洛陽跑。人家說：『不戰，不和，不降，不走，』得，他們却連『不走』都沒做到！平日不用國貨，不保護本國銀行，敵人來了沒注意，他們真是。家父說：『亡了國該他們負責』，一點不錯，得，黃云，您說呢？……」

不行，這鎖呐幹嗎這樣討厭，像哭喪似地，吹得人一肚子的憋扭，走吧，這里待着沒意思，回家睡覺去。可是，得，平兒還沒走呢，平兒沒走，自己先走，於禮不合。——還是得待着。待着可得說話，不說話不行，不說話就想哭。

得，他又說：

「北平還不是一樣？您不知道，得！狗肉將軍做生，唱堂會，市長去遊龍戲鳳裏的李鳳姐，堂堂的市長，在國難期中，得，丟人！陸軍司令打牌，輸了三十多萬，却是開的空頭支票，堂堂的司令，平日不保護本國銀行，輸了錢不給，看見××人就跑，地方丟掉三大省，得，丟人！……」

不行，怎樣也不行，非大哭一場不可！走，不能走，平兒還沒走那能就走？平兒呢，在禮堂裏吧。新娘子來了就好了，花馬車前面有軍樂，軍樂多豪壯，一定不像鎖呐的難聽。得，花馬車幹嗎還不來？

「走，咱們到禮堂裏看看去，得，」他相信這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辦法，拉着黃云便走，「新娘子就快到了。——得，黃云，您要去瀋陽？您不講究愛國？咱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咱們應該用國貨，信賴本國銀行，得，黃云，您不比新娘子，她是嫁

雞隨雞！」

「因為我沒有錢，我得吃飯，」黃云應着他，隨着他走。

遠遠聽到軍樂聲，花馬車就要到了，他們便折轉來，往大門外去迎着。

鎖呐更起勁，但李肥一心認為軍樂可以安慰他，相信能忍受得住。

得，壞了，在舉行結婚典禮的時候，豪壯的軍樂變成了悲壯：喇叭在哭，短笛在哭，銅鼓也在哭。這軍樂，在交際家一方面，算是勝利的呼聲，在崔鶯鶯的一方面，却是弱者的低泣；崔鶯鶯像是一個俘擄，被一般陌生的人俘擄來做奴隸。李肥是她的同學，和她是熟人，看着就萬萬分的不忍。——彷彿小孩子看見朝夕相處的姐姐出嫁，就要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而且，得，他看見平兒，他想到平兒和自己，他想到如在這同樣的場合而是平兒和自己做着主人翁。但他不敢想下去，事實告訴他前途未必有希望，他更不敢看平兒，她會使自己傷心，她會使自己流淚。

於是他一個人蹙開。

想招呼黃云，終又忍住，只望望他的背影，又轉想到他。

黃云要去關外，——他記起他們剛才的談話，——爲地是沒法子維持生活，得，自己和他是朋友，那能袖手坐視？可是，這年頭兒真不易：有錢的變成了沒錢，沒錢的變成了更沒錢；錢並沒長翅膀，幹嗎會一天天地少，而窮人一天天地多？得，眼看着自己就不得了。黃云，多可憐，爲了生活，不能愛國，自己又不能救他；窮人太多，只救一個也是無益。得，可憐！……

李肥的心事和窮人的數目一樣多，越想越亂，而結果總是要哭。眼前的景物改變了顏色，紅色的幔帳，紅色的喜聯，人們襟前佩着的紅色綢花，一切都激刺着自己的心。再看到新郎新娘雙雙照像，更使自己感到孤獨，委實難於忍耐，便不等開席，先便走了。

開席時，平兒用眼先搜尋了一陣，沒看見李肥，於是她偷偷告訴黃云：「回頭我們一道走」。

吃過了飯，客都散去，他們向着主人道了謝，一起出來。

坐在英林一間小屋裏喝着咖啡。

平兒開始哭，掏出手絹，擦着眼淚。

黃云在旁邊等着她。

她飲泣了一會，抽噎抽噎，慢慢止住。

「你這次到北平來，」她問黃云，「顧洪曾經向你說過關於我的事沒有？」

「沒有。」

「關於我和李肥的事呢？」

「沒有。」

「最近他很不滿意我，」她接着，「因為我和李肥來往得那麼親密，但是，他那裏曉得我的苦心！我是沒法子，要在人家的銀行裏混，就不能不和人家纏在一塊兒；反正我不至於落進圈套就是，一個人未必還應該向封建思想的舊禮教屈服，而裝出一個深閨小姐的樣子！」

「哦！」

「可是顧洪不了解我，」她又說，「他批評我浪漫，他批評我蘊蓄着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他批評我迷戀着像骸骨般的所謂感情，等等。其實，這件事我完全出於被動的意識，他批評我迷戀着像骸骨般的所謂感情，等等。其實，這件事我完全出於被動的意識，責任者是李肥，他要來和我糾纏，我那能不敷衍他？我向顧洪解釋，他說我應該迴

避機會。他不明白我是吃着人家的飯，天天在人家銀行裏做事，他是少老闆，他自己不能找來？如何能迴避得掉？顧洪又說，總是因為我太浪漫，挑動了他的心，否則他幹嗎不去追玲玲，不追P.S.H.，單單來追我？這話，乍一聽好像有理由，其實滿不對；李肥和我接近的機會多，人熟了，才慢慢引起他的野心。要從根本上來說，他就不該慫恿我到李肥的銀行裏作事，幹嗎他那時又極力給我介紹，惟恐弄不到手呢？」

黃云點頭。

「現在，」她嘴裏感到發乾，端起杯子，一口把咖啡喝完。「銀行裏的人向我裝鬼臉，紛紛議論；李肥家裏的管帳李什麼發和當差的來寶都向我做出那麼怪模怪樣的神氣。——那都不要緊，不是許多許多關人們又在提倡讀經麼，這又何足怪！只是顧洪也不諒解我我就傷心，論工作，我沒有一點懈怠，論思想，我沒稍稍地動搖；而我和人家應酬，也不過是表面上裝出笑臉而已。『適應環境』，他爲什麼不想想這句話？我難過，我傷心；我想對人說，但沒有可說的人！你來北平了，我便想告訴你，痛哭一次，讓積壓在心裏的悶氣一起吐出來。好了，現在話已說完，我也不再哭了，——我敢說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的哭泣啊！」

便站起來，擦乾眼淚，按鈴叫夥計，然後轉向黃云：

「我們走吧。」

「好，」黃云跟着站起來，「我全知道了，在離開北平以前，我自會跟顧洪談一談。」

於是黃云真把這事和顧洪談過；他嚴厲地指出他不應該完全不顧事實，而適用種種紀律到現社會的交際上的錯誤，其結果，是自絕於人，反足以破壞工作與社會間的連系的。

這批評，顧洪衷心接受，但他說，「怕的是將來平兒要吃李肥的虧罷了」。

黃云便不再言語。

過幾天，顧洪通知P.S.H.來領旅費。

P.S.H.已脫去闊氣的西服，換上了一身布衣。

平兒和黃云看見都不禁會心一笑。

顧洪更是高興，握着她的手不放，直說着：

「你的行動真叫人難於捉摸，希望你堅持下去，祝你成功！」

「請你放心，」她坦然答着，「我在那里對於工作，將如我在這里對於放浪的一樣有興趣。我原說過我如果對於實際工作有興趣時，我便去實際工作，這正是時候！你無須懷疑，也用不着詫異，我們大家努力！」

「你們到了瀋陽以後的住址？」

「我那里有親戚，只看他——」她轉望着黃云。

黃云說他只待兩天就去找着黃鼠狼，不在那里多耽擱，也不要緊。

然後顧洪告訴他們關於議決的到那方面後工作的方針。

大家又談一陣，在各人心裏的希望，說話投機，直坐到深夜。

交際家帶着崔鶯鶯動身，黃云 and P.S.H. 便一起跟着同去。

在天津搭上海船，直向大連開駛。

這航綫，目前只有X輪才能通行；而在X輪上，處處明白規定着叫人不堪忍受的待遇：優越的艙位，全得給X旅客留着，朝鮮人和中國人只好侷促在黑暗的角落裏；開飯也是先給X人吃，然後才是朝鮮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總而言之：黃云他們感覺到，在這輪船上，簡直完全是X人的世界，中國人所處的地位，連貓狗都不



如！

而且，沒有準還有意外的麻煩呢——

幾天沒得好好梳洗，本來就零亂的黃云頭上的短髮便更加零亂；身上的襯衫自然也髒得可以的；就爲了這吧，有一天便有一個××人來拍拍他的肩，要他領他到他自己的艙位去。指揮他打開箱子，任意搜檢着。

P.S.H.看見情形不好，赶忙去把交際家找來。他來了，掏出一張印着職銜的名片給那人，又用××話和他說了幾句，那人才咧了咧嘴走了。

事後交際家悄悄告訴黃云：「好險，他是關×軍部的密探呢，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壞在他們手裏！——他剛才也就算要把你帶到『衙門』裏去呢。」

黃云無語，只和P.S.H.長長地對看了一眼。

船到大連，又經過幾次嚴厲的檢查，都幸虧有交際家一路，算是沒遇到什麼意外。立刻，他們跳上火車。

車到瀋陽，而瀋陽正在戒嚴中。

這却爲了什麼？

據知道內幕的人傳出的消息是：××國內各報館，極力宣傳，徵集種種慰勞品，打成包裹，送到此地，分給各個兵士。不想在那些包裹中，大半都秘密附有各式各樣的函件：有的寫着因出兵滿洲，軍費增加到七千萬，苛捐暴稅，無力負擔；有的寫着因資本階級壟斷經濟大權，以致失業饑餓而自殺的，男女共一千四百十九人，此外還有八十二幼童受逼迫而同死；有的寫着因少壯者被徵入伍，家中無法生活，嗷嗷待斃，沒人救濟；有的寫着……這些字句，挑動了兵士們的心，使他們忘却了「爲××而死」的素願，也顧不得「大××的光榮」，有一團人，便發起聯名要求撤兵回國。但官長們的壯志未酬，奇功未建；而且苛捐暴稅徵不到自己身上，又沒有失業饑餓之憂，更無須待人救濟；倒恐怕這風聲傳播出去，反而搖動軍心，事態擴大，不容易措手。便驟然下令，把那一團包圍起來；先繳了械，再一個不剩地弄死，——爲地是斬草除根，才不會死灰復燃。雖然犧牲好幾百人的性命，但這樣既穩固了××的寶座，又成全了自己的功名，比較起來，合算之至。

所以，還怕有什麼變亂發生，便忽然戒嚴了。

除了戒嚴之外，在瀋陽市上，居然有意想不到的繁華：大街上新開了不少的×貨

商店，廣播機在各處放送着；車馬往來，依舊像流水一般，人們的臉上找不出絲毫驚恐的遺跡，全畫出了一臉的「天下太平」。——只不過乞丐和搶匪大大加多，而像交際家那麼得意的人並沒有幾個而已。

交際家的父親向着黃云他們便誇耀着——

「××人一來就取消了苛捐雜稅，人人稱快，那真是『弔民伐罪』呢！眼看着新國家就要成立，連馬占山都坐飛機來開會了。真沒料到還有這步老運，得享幾天太平盛世的福哩！關內嗎，那里夢想得到呀！」

黃云和P.S.H出來在馬路上走着時，他不禁一聲冷笑，轉向着她：

「你懂麼，『弔民伐罪』？」

她也撇一下嘴：

「馬占山投降××入了哪，不曉得關內替他宣傳的愛國志士們作何感想呢？」

# 一六

黃云秘密地找黃鼠狼去了，P.S.H.因爲等候中央派來的其他工作人員，便在瀋陽住下。

崔鶯鶯初離家庭，滿眼感到陌生，對於P.S.H.，就分外覺得親切。她要她常來，她便也常去。

在崔家，她認識了更多的人：由崔鶯鶯而交際家的妹妹，由妹妹而什麼處的處長××人西川。

繞在西川腳邊的還有一匹小哈叭狗。

西川對她特別客氣，如從前對於妹妹一樣，她雖然覺得，倒滿不在乎。

但在妹妹，却已有點按納不住了。

她嫁給西川，原非出於自願而是西川的要求；她本來抱着偉大的犧牲精神，而又能够屈身和他相愛，西川就該對得起他。但西川，彷彿變了！她是女人，她具有女人的脾氣：化一次本錢就須終身享利，西川變了，利息向誰要去？——自己焉得而不委屈？

犧牲本是光榮事，而她一身竟做了兩次：第一次，救了哥哥的同事；第二次，救了自己的父親——

西川派人來把父親請去了，一去就無踪影，忽然哥哥慌慌張張地跑回來，避開自己，跑向母親房裏，和母親唧唧喳喳說着話。

母親一聽，哇地一聲就哭起來了。

哈叭狗在屋裏跑來跑去，也沒有主意。

她瞧不起哥哥，但她是瞧得起母親的，她便去勸着她，問她爲了什麼事。

「你爸爸給西川那小鬼抓去哪，嗚嗚嗚，我活不成哪，嗚嗚嗚！」

心裏雖然也吓了一跳，還能鎮定着，翻翻白眼，向着哥哥：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爸爸不是跟他有交情？」

「我那里知道呢，」哥哥也像真在着急，「這年頭那里有交情可講？他說爸爸是危險分子！」

「噫，又是危險分子！」妹妹有幾分明白了。

「怎麼樣？」交際家一句截住，「不相信麼？誰敢把爸爸來開玩笑？」

那是真的，誰敢把爸爸來開玩笑？妹妹便也着起急來了。

「怎麼辦呢？」

「有什麼法子？只好去求求人！」哥哥拉長了臉，轉身便走；但一跨出門，就由自主地撲嗤笑了。

他找着父親和西川，兩人都等着他的信。他說了，第一個西川便咧着金牙格格格格地笑。

父親終覺不忍，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可急壞了她們娘兒兩個！」

那是當然地，母女兩人，一天沒吃東西，直等着交際家回來。

晚上，下大雪，颳大風，屋裏燒着爐子，可沒一點煖氣。

母親還在飲泣，妹妹也跟着流淚。

她曾經試想過西川逮捕父親的理由，想來想去，結果，終落在爲了圖得她那一點上；她又試想營救的辦法，想來想去，結果也終於落在只有犧牲自己那一點上。……然而自己那能嫁給仇人！

於是又從多方面打算別的主意，剛巧得到了一點，仔細想想，仍覺不對，把它拋開，重新再想。室外是狂風的呼呼聲，室內是母親的嗚嗚聲，激蕩着心情，使得心情更加擾亂——再也想不出來了，除了犧牲自己。

然而自己那能嫁給仇人！

好了，哥哥回來了，滿身雪花，腫脹得像一匹白熊。哥哥也是真着急呢，這麼一低頭，心就軟了，不知不覺對他的嫌惡，已然減輕一半。

哥哥的報告：一點沒辦法！

母親又哇地一聲哭了：「你怎樣能救你的朋友，倒救不出你自己的爸爸了呢？天哪，嗚嗚嗚！」

哥哥苦着臉，低了頭，沒言語。

犧牲在妹妹心裏嚼，嚼，嚼得心痛欲裂，彷彿有句話非吐出來不可，忍住忍住，

忍不住，心裏更痛得發慌。

小哈叭狗跑到她跟前，抬頭把她望着。

她於是，於是像一綫游絲似地，從心底傳到喉間，從喉間吐出一聲極低微，極細長的呻吟；然後兩手緊握拳頭，咬着牙關，決然報出：

「我去，我去，我去救爸爸出來！」

跟着在她心上像電光一閃的是：救出了爸爸，我就尋死！

哥哥仍然低下了頭。

母親却高聲止住她：

「你是個大閨女，你不能去，你不要去，你哥哥還沒辦法呢，還說是你！——嗚嗚嗚！」

「媽，」她立刻安慰她，「別傷心，我跟哥哥再去一趟，我能救出爸爸，嗚嗚嗚，來的，嗚嗚嗚！——媽，嗚嗚嗚，媽呀，嗚嗚嗚——」

無法忍住，她也竟傷心地哭起來了。

哥哥這才抬起頭來。——幾次他都就要把真情說出了。



終久沒有，終久陪着妹妹再去找西川。

看起來西川並不像是一個可怕的人——尤其對於妹妹：他向她獻殷勤，他向她作媚笑；立刻按電鈴叫勤務，把父親請來。

父親看見妹妹，驀然覺着難爲情。

西川避開了。

父親告訴妹妹：西川要以和她結婚來作保障全家安全的條件，假如她還能念着父女之情，就請她答應他，不則這條老命就完了，那時候，也請她不要過於悲傷，命該如此，也沒辦法。

妹妹得了主意，出乎意料地慨然答允了。便對着西川，要求馬上送父親回去。

那自然，西川的條件是要妹妹就住在這里。

婚禮呢，改天補行。

陪着妹妹嫁過去的還有那隻小哈叭狗。

對於妹妹，西川不能說不盡心：一切都順着她，一切都唯命是聽。在生活，只有比在家裏更加舒適，以爲會過不慣的那種預想，自然證明了完全是自己的誤會；就

是平日家對於外國人的歧視的觀念，也就漸漸地稀薄了。

但她並沒拋却自己的決心，那能因為這樣就能忘掉他是國家的仇人！父親已經救出，要死，正是時候。可是；說話倒容易，做起來却真難：用手槍，沒那麼大的胆量；用刀，也不忍下手；服毒投水，未免太殘酷；上吊，更難受，第一嗓子便會逼得換不過來……而且也沒機會，西川成天陪着自己。

外國人更重視愛情，西川也是的：在外面，看去是那麼兇橫，誰知他對自己才是那麼和易？處處關切，處處憐惜，叫人恨不得，笑不得，左右為難。過了不幾天，真是自己也不相信自己，連他那臉上的黑粗眉，三角眼，厚嘴唇，假金牙，也就不覺得討厭，一不看見還要想了。

不過，活着總是種恥辱呀：XX正在侵掠中國，而自己却安於做小鬼的老婆，將來怎麼有臉見人？西川要回國時，又能夠不跟着他回去——那舉目無親的地方？還是死吧，死了才乾淨！

兩家的親戚，她慢慢都會過了，他們對她，倒沒有不深表羨慕的：「處長夫人」，豈是人人所能夢想得到？常常被人們包圍起來，仰着笑臉，問短道長。汽車開來，

被擁上去，風馳電閃，疾駛而歸。回到家裏，西川笑臉接着，濃馥的柔情煖透了她的心，使她的芳心無主，忘掉一切。

便是那決了心的「死」，也就漸漸模糊，以至於消滅了。她這才真真地變成了西川的夫人，如別人的夫人殊無二致；她要獨自佔有他，惟恐他從自己手裏跑掉。——自然，她嫁給西川是由於西川的要求，這是她最有力量的理由，但這樣的理由，差不多每個女人都會給自己設想的。

所以，不用說得，P.S.H.便很容易成爲她的眼中釘了！

那還成麼？真正豈有此理，她已經準備着跟那X人算帳了。

可是西川，他根本就還沒想到這上面來：固然夫妻間的感情，時間使他的熱忱漸漸變淡，而妹妹到底又是一個自己瞧不大起的支那女人。因襲着本國自有史以來對於女人的態度，直到此刻才沒把她放在眼裏，平心而論，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何況此外，他還更忙於別的重大的任務，也就無暇注意到妹妹對於自己的嫉恨呀等等的。

所謂重大的任務，便是關於新國家建立的進行。新國家號稱「滿洲國」，改元大同，定都在長春，經過X所代表的「民意」，擁護被X原由天津挾來的溥儀任執

政，定期在三月裏成立。

現在正加緊地籌備組織與宣傳的工作。「能者多勞」，已有大批××「專家」浮海西來，給這將要誕生的「友邦」效力了。事實上，自九一八以來，××國內的統治階級，不惜因增加軍費而加重捐稅；不惜因滿洲事件而釀成普遍的不景氣，致使失業風潮擴大；不惜強迫被壓迫的民衆到滿洲到上海去作戰而促成各個階級間的鬥爭日益尖銳化。於今，又慨然把政權交給別人，還十分熱心地贊助着新國家的成立；末了，還得受美國與蘇俄的種種責難，要說起來，真未免得不償失哩。

西川也是那些「專家」們之一個，提到委屈，首先就覺得比別人更受得多。儘管報上刊登着上海的戰爭怎樣怎樣地勝利，但心裏明白那不過是一種宣傳，事實上的敗仗倒是越瞞得緊越使自己痛心，儘管口頭嚷着滿洲是如何如何地太平，但到處義勇軍風起雲湧的消息也委實無法否認，自家的軍隊，開去一次，受一次包圍，弄得人人瞻寒，不敢再去送死。當初那里想到，鬧了半年多，才是所得如此！好在這些與個人還沒甚關係，往遠處看，西川也還能夠自己寬解；然而眼前就還有困難在呢。——自己慢慢地發覺出，原來有好久好久，他就被人利用着了哇！——交際家一向借着自己做

幌子，做出了許多不明不白的事。那些事的結果顯然地使他很快就變成腦滿腸肥，而名譽却叫自己負責。別人碍着自己，不敢和他計較，他的胆子就越來越大哪。

「這麼下去還成麼？」西川心下自問。

最後，決定了：「想法子把他弄走才好。」

這是西川的奢望，而交際家，就有所恃而不恐：黃云已經替自己把黃鼠狼聯絡好了，身後有義勇軍給作靠山，小鬼們又敢把自己怎麼樣呢？從前因為自己是一條光棍，毫無憑藉，才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去拉攏西川。——那雖是爲了自己，然而對於西川又何嘗沒有好處？自己有能耐，能够從王麻子方面儘先得到關內的消息，能够緩和西川他們最怕的義勇軍進攻濟陽的企圖；縱然自己從中得點小惠，那於西川他們有什麼關係？頂好是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馬虎過去，不則自己的根基已固，勢力已大，要拚一下，倒說不定誰能把誰幹下去呢？你西川別小視這些「支那人」，鬥起心眼來，就比你利害得太多了！

西川果然落入了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在家裏，妹妹跟自己翻臉，自己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威；在外面，交際家跟自己整扭，脖子已經給他掐着了，要弄走他，事實上是

無論如何做不到的，反而只有自己讓着一點哩。

「支那人！——支那人！——」沒想到自己倒成了工具，暗地裏就不禁撅起厚嘴唇，搖頭嘆氣。

小哈叭狗望了望他，也不理睬，懶洋洋地走到妹妹腳邊去了。

於是他只好極力忍耐，裝出笑臉，給妹妹賠禮，給交際家敷衍；倒像自己有求於他們似的。——異地而處，交際家也領受到西川的如自己從前獻給過他的那番懇懇了，心裏得意：天下的事，多奇怪呢！

奇怪，那當然，P.H.S.也感覺到：只看見XX人使喚中國人的，那曉得這XX人還拍交際家的馬屁啊？

直到西川也把那樣的懇懇也獻給自己時，自己口中不言，心裏却又轉成了忿怒。正在忿怒的時候，突然，上海十九路軍敗退的消息傳來了。

據當地報紙的記載，說XX軍是如何如何的勇猛，說十九路軍是如何如何的慘敗，殺死了多少多少人，已經進到了什麼什麼等地方，結果又是，「保僑之目的已達，即時停止不得已之戰爭」云云。

這消息震驚了全世界；不，不是全世界的大眾，而僅僅是某一階級。——譬如楊四郎雖然坐在洋車上，也不肯不捧着報紙，連連地嘆氣；但拉着他的車夫就不像他那樣嘆氣，而只喘氣。心裏盤算着：這一趟拉到河北，在新站還能拉個座兒回來吧，也該交車了，拉了一晚一會沒得歇着呢。於是他便問楊四郎：

「勞駕先生，嚇嚇，這會有幾點鐘哪？嚇嚇。」

楊四郎睜了睜要閉不閉的眼睛，打一個啊欠，耳邊嗡嗡，意識到有人在跟自己說話。放下報紙，抬起右手，伸出無名指，在兩隻眼睛的大眼角上擦了一擦，像是有點黏性的東西觸着手指，便戲劇化地向外彈彈。眼睛才慢慢地睜開。睜開眼睛，第一看見的是上身前傾，一顛一顛地跑着的車夫。——看着車夫，驀然停住了自己的眼光；車夫在前面大步大步地跑，握着車把的兩隻膀臂同樣的彎曲着；膀臂上，筋脈像蛇一般盤佈着，一塊塊的肌肉表現出它們的結實與健康。背上，腿上，雖然被破棉襖褲遮蔽，但在摸摸自己瘦得只剩骨頭的身上時，自己也是感到一絲慚愧的。——這時，時間還是清早，太陽還沒出來，街上冷冷清清，在寒凍的空氣包圍中，恰恰他只看到他自己和那個車夫，心裏一切雜念都沒有了，他只把他們兩人來比較着，竟也有些覺

得難堪，真是「天良未泯」似地發現了自己無數的罪惡；只能消費不能生產；在機關裏作事等於一個寄生蟲；東北幾千萬人在受罪而自己還直想升科長；看着差事就要掉了，不得不到南方去找表哥而反去住密子……比比拉車的：人家是將力氣賣錢，人家是撐持社會的台柱子，人家不爲非作惡，人家的身體結實，漂亮！

他便對那車夫表出好感來，記起他在問着什麼話，立刻責備自己：不應該端架子，不理人。於是伸一伸脖子，打着從來沒有那麼客氣的語調問：

「你方才問了我什麼？」

「勞駕先生，嚇嚇，這會有幾點鐘哪？嚇嚇，」車夫嘴裏吐着白氣。

「這會麼，」他掏出手錶來，「阿，原來八點半鐘了。」

「還早哩，嚇嚇，」車夫喘氣，「先生，嚇嚇，您這早晚就上衙門？」

「唔，唔，」楊四郎想起往日裏這時還沒起床，要不是因爲昨晚上住在紅雲老七那里，怕起晚了多一筆開銷，那就肯大清早上衙門去？

「先生，您在日本地僱車，嚇嚇，您不住日本地吧？」

真是難題，怎好告訴他昨晚上住密子的話？他就想不理了，再拿起報紙，猛然，



那第一條新聞的頭號字標題「滬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綫」又在他眼前跳動。想再嘆氣，就又連連地嘆了兩聲——

「唉！唉！」

「先生，您有什麼心事吧？嚇嚇。」

「你還不知道麼？」那位自然有話說了，「上海十九路軍敗了哇！王厝失落了地圍，翁照垣死守吳淞也無用哪！」

車夫記不着那些人名字，也並不像楊四郎那麼地吃驚，但有點不解，便又問：

「敗哪又怎麼哪？嚇嚇。」

「敗了麼，中國就要遭滅亡！」

「嚇嚇，勝了呢？」

「勝了麼，中國才有面子！」

車夫尋思——講面子的事是吃飽了的人幹的；吃飽了的人穿得好爲地是講面子；吃得好爲地是講面子；這樣講面子，那樣講面子；鬧來鬧去，連打勝仗也爲地是講面子。只有窮人沒有分兒！窮人想的只是要大家都有飽飯吃。打败了××人大家都有飽

飯吃就成，要不，打勝了也沒用！

「嚇嚇，咱沒有面子，咱只要有吃的。嚇嚇，咱要活，沒錢的人都耍活！」

坐在車上的人心裏笑：沒智識的人不知道愛國，一點也不錯。本來是苦力下等人嗎，那里懂得國家大事！不能責備他，即便責備他也就聽不懂。楊四郎一時十分仁慈，只自己再嘆了一聲氣，對於車夫，他原諒了他了。

「多費心吧，您哪，」拉到了，車夫把車子攔下來，擦着頭上的汗。

仁慈做到十一分，楊四郎多數給了一個銅子。

公事房裏還沒有別的人來，他便脫下大氅，叼起煙嘴，閉着眼睛，預備養一養神。

一會，吳先生來了，打過招呼，坐攏來談着靳三爺的卹金的事。靳三爺死後，他們採用了「因公遇難」的題目，做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送給督辦，要求撫卹。那時的督辦還是楊四郎的乾爹的兒子，當然一說就行，馬上批准。不想卹金還沒領到手，正趕上新舊交替，事情便擱淺了。多謝吳先生，又託了許多人，才蒙新督辦加簽了字，現在可以說是毫無問題的了。

於是吳先生一張臉上擺滿了聰明，機智，道德，熱情，俠義，了不得，不得了，種神氣。

「我也放心，」楊四郎擰了擰煙灰，「這麼樣才對得起好朋友，無愧於故人！」

「您自個兒的事呢？」吳先生又抓着新剪的平頭。

「哈，哈，哈，哈，」楊四郎作鸞鵲笑。「啊呀，『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算不得什麼，算不得什麼；我要走了嘍，我要走——（拔尖）——了啊哈哈哈哈哈！」

反正名單上已經有了自己的名字，四處運動，都沒效果，不再達觀一點，事情也是枉然；表哥還在安徽做縣長，小差事總有得幹。要裁儘管裁，二大爺不在乎，偏要笑。

「哈，哈，哈，哈……」

「楊四郎，十九路軍敗了哪，你還高興，唉！」

楊四郎看那人，那人是手裏總拿着性的教育的小朱；再四下看看，果然滿屋裏都充滿了嘆氣聲。三個五個擠着一張報看；有的在高聲讀，讀一句嘆一口氣；有的在罵人：罵南京不派援兵，罵海軍不開砲，罵租界偏向××軍，罵王慶丟掉地圖，越罵

越遠，便由王廢罵到陸小曼（說是王廢那次是去看她的），由陸小曼罵到徐志摩，罵到新文學，罵到白話文，罵到共產黨——作白話文的都是共產黨！

楊四郎的氣已經嘆完了，他沒再嘆氣；咬着煙嘴，心裏發急。差事眼看就丟哪，怎麼辦呢？表哥那里真有機會？早知如此，不該想做科長好哪，不該拜乾爹好哪，不該找李肥的爸爸寫信好哪！——想起李肥的爸爸便想起李肥，李肥，人家多美！不愁穿，不愁吃，不用幹事就有錢化，過的簡直是神仙生活。自己沒有好老子，沒給自己留下錢，倒給自己留下兩個張着要飯吃的嘴，一人掙來三人吃，要是人人能掙錢也好吧，但又只靠自己。自己吃飯就快沒地方了，管它十九路軍敗不敗呢？……

「好了，好了，」小朱忽然又跳着進來，揚起拿着性的教育的手，「十九路軍反攻勝利了，又奪回了上海！」

「那里來的消息？」滿屋子都這麼問。

「益世報館外面用白布寫着的，」手和書都在舞動着，「有人打電話來。」

「快打電話去問，」一起往外跑。

整天沒有人能安心辦一件公事，大家都在提心吊膽中過去；連夜裏做夢，也會突

然被一點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驚醒。

第二天侵早，全買益世報，但，沒有那麼一回事。

自然，又都垂頭喪氣起來。

幸而，裁員的命令恰在這時候下來，才把對於國家興亡的心轉移到本身得失的悲歡上，一時便又安安靜靜地坐下，打開墨盒，提起筆，恭恭敬敬地寫着「等因奉此」了。

至於楊四郎，自然不用說，只好收拾起行李，回轉北平去。

# 一七

楊四郎回到了北平。

在北平的朋友們的心都被上海戰事糾纏着了，對於自己無端被裁的冤抑，便也減了那種應有的同情與安慰。他會會見每個人，而每個人都只向着他報出不是他所想要聽的話。

王麻子說：「中國本來打不過XX，敗了，我們無須喪氣；大公報的話真對。」

李二虎說：「中國雖然打敗了，它媽的XX也死了不少的人哪——他們又得了什麼便宜去呢？」

李詩人說：「世界上有多少新鮮的事兒好看呢，我要好好地養病，我還不願意就死，我還沒看足呀！」

胡懼說：「十九路軍的勝敗於我何干？——國家事，管他娘，只要玲玲……」

玲玲說：「啊喲，上海燒了那麼多的地方，怕也沒有從前樣地好玩了呢。」

李肥說：「十九路軍又打敗了，得，你們還不愛國——用國貨，信任本國銀行！」

平兒說：「人人都替十九路軍惋惜，却忘記了裏面最有力的義勇軍和後面廣大民衆抗×的情緒；十九路軍將領果然成功了『英雄』哩。」

顧洪說：「含有政治作用而故意和在朝派作對，以抗×爲手段的打倒帝國主義，同時又對於其它帝國主義屈服，那樣的戰爭，離開羣衆太遠了。」

楊四郎又嘆氣。——這樣看來，不要說希望朋友們幫忙介紹終成泡影，就連一句好聽的話也聽不到了。待着有什麼用，一家人要飯吃呢，還是到南方去找表哥去吧。他總算是獨當一面，有權用人。

他第一決定了南下，第二便想到要籌一筆款子。這，自然，只好找李肥。

李肥家裏本是去得慣熟，而此次自己就先嚴重起來。望見那道紅大門心便跳，對着來寶也特別恭敬。——自己的差事沒了，待人總得客氣一點；來寶是侍候李肥的人

，「看其上，敬其下」，那里還敢得罪他？

李肥出來了，却是皺着眉頭，開口便問：

「得，楊四郎，您今天看報沒有？」

又是十九路軍怎麼樣了麼？自己那里還有閒心看報？張了張嘴沒答覆出來。

主人的眉頭更皺得緊了，兩隻小眼睛擠成了一對三角形，便又說了：

「得，『滿洲國』成立哪！馬占山反哪！您是熱心愛國的，您說氣人不氣人呢，

得！它媽的還有國旂哪，紅藍白黑黃到底，居然也像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呀！」

「哦！哦！」這兩聲倒依然有着「譚味兒」。

「得，中國人太丟臉，不愛國，不用國貨，不……」

糟了，楊四郎着急，這樣說下去還有個完麼？

然而沒法子，得聽着。

那位胖主人，挺着大肚子，盤着肥腿，兩隻短而粗的手飛舞着。滿臉通紅，臉上的肥肉直打哆嗦。運動着兩片肥嘴唇，唾沫四濺，不住地在那里直嚷。

聽完一段，客人心裏便希望，該不再說了吧，而再第二段開始時，又想着，這段



說完不再說就好了。第三段又開始了，就有點坐不住，但是目的未達，如何能走！

終於，他死了心，捉住主人在某一段剛剛結尾時，便一下截住：

「李肥，對不起，我現在沒事做——」

主人的臉色就變了。客人嚙了嚙清水，瞪着眼直望着他；心裏已經感覺到「巴不是有八成沒希望」。

「——我要走了！」終於他接着說出來。

「得，那樣好，」主人馬上就和氣了，語音運用得非常親切。

「然而——」客人又一轉。

主人臉上就又吃不住了。

「——缺少一點路費。」

「我借您五塊，得，——知道客人的來意，不如自己先替他說出，大家面子都好看。」

「不，我想借……」他再望着主人。

主人又把眉頭皺了起來。

楊四郎改了主意：這傢伙善說是不行的，欺軟怕硬，得狠一點，頂多也不過借不到手完蛋。

於是他便拉開嗓子——

「李肥，咱們是老同學，你能坐視不救！我不拖累你，只請你借與我三十塊洋錢，我就到南方去。我不能再餓着了喲，你看我一無家財，二無產業，內無親，外無戚，坐吃山崩，哎呀李肥呀，我豈不不不餓死爲止麼！——你不借錢給我，我就要和你拚命囉！」

一拳頭打在茶几上，跳起來直逼着他：

「你借與不借！——你想一想你是要面子的人哪！」

「得，得，」主人果然變得乖乖地，「您別生氣，慢慢地商量。」

「那個與你商量，一句話，你借不借吧？」客人依然咆哮着。

「得，我借給您二十一——」

「不成！」

「——二十五，得！」

「三十，一定三十！」

楊四郎一發怒，李肥已預備着搗皮包的；他怕地是他真跟自己鬧起來。多年的朋友鬧翻了臉多沒意思，面子上多難看，得，往後就沒法見面了。不過，得，三十塊錢也有點心痛呢，雖說可以當作打牌輸了地想，但能少一點不更好？一半吧！得，一半太少，拿不出去；那就二十吧，他說不成，那就二十五吧，省下五塊也是好的。還不成，非三十不可？得，二十五已經答應了，何在乎五塊！只願他這回借去，不再找來。

他就打開皮包，得，胖嘴還是鼓着在。

目的達到，客人馬上笑起來：

「李肥，不是哥哥我逼你，你都不看照我還有誰看照我呀？咱們都是文明的人，這回冒昧，當面恕罪！」

「得，我說呢，」人家都笑，自己就不好不笑了，「我說慫幹嗎那麼生氣，原來是心裏在着急呢？得，我一點不怨恨您。——我可真不痛快李二虎：還是老同學呢，那傢伙簡直不講交情，得！新年裏他給學生轟跑了，閉了兩月，當賣皆盡，過不下去。成天家瘋瘋癲癲地，像害了精神病一般。他來找我，我還沒來得說話，得，他就火

哪！開口二十塊，一個不能少。他不知道，我也並不闊呢，新年連廠甸都沒敢去逛一次，那裏有富餘的錢借給他，得？他不走，看他也實在等錢用，我才借給他了。得，要不是看在老同學分上，我還怕他麼！可是，您猜怎麼着，他再弄得了事那筆款子却跟根兒沒提過，得，這樣的人還够朋友？」

「那當然哪，」楊四郎心下批評：李肥到底是好人；要不然，自己口袋裏那裏會平空塞進三十塊大洋？

「得，您什麼時候到南方？」

「一半天。」

「我怕不能去送您，到了地方寄個字來！」

「一定，」客人也就站起來走了。「就此告辭！」

李肥心裏到底痛快：借去三十元，得，省了一頓代酒。代酒算五塊，不是等於只借了二十五塊麼？

省下五塊還有用處，得，找平兒去。

「李肥，我不比你，不能常常陪着您玩，」平兒却劈頭澆下一盆涼水，「我在你

銀行裏做事，要不好好地幹，既對不起你，又對不起我自己。外面已經有很多閒話，咱們雖然不怕，但本來沒有什麼，又何苦給別人添加嚼舌根的材料？」

「您不理我了，得？」李肥就要哭。

「這那里能說得上？」

「那你幹嗎不跟我一塊兒玩？」他鼓着嘴，靠近她表示親暱，「咱們不好了？得，那不行。銀行裏您儘可以不來，薪水送到你家裏去；得，您要嫌少就加你的薪，却不許您不理我！」

平兒嘴裏嘻嘻笑着，心裏可一百個不高興；果然是資本家，竟也想把錢來收買人。什麼東西！他還不明白他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呢！好吧，要加薪水就加吧，反正銀行裏的資本也是在大眾身上剝削來的，受之無愧。於是，便盈盈一笑，向着那個少老闆：

「你肯加我的薪，我就先謝謝了，你加我多少呢？」

「三十元，」李肥伸出三個粗短的指頭，表示着；眼睛也眯成了兩條縫。「得，少不少？」

「不少，謝謝你，嘻嘻嘻！」

「那咱們出去玩去！」

「唔，」平兒仰着臉，想了一想。翻着眼，上牙咬着下嘴唇，轉頭望着窗外。

天色昏黃，還在颳着風。

「天氣不好，我不想出去，」然後她撇了撇嘴，埋頭繼續着手邊的工作。

「得，天氣不好有嗎關係，咱們又不在露天裏玩！」

「對不起，我還有事呢，」平兒再也耐不住了，也不答理，收起工作，站了起來，披上圍巾，轉身就走。

走到門口，又回過臉來，向着李肥，嘻嘻地一笑，才科科地跑下樓去。

這個一直望着她。

得，架子真不小，賤骨頭，又窮又硬！不理就不理，誰誰熬得過誰？反正自己不求人，有得飯吃。要想加薪，別做夢了！——得，李肥覺得自己有左右平兒生活的權力，對於向來不忍心拂逆的她，也都生起氣來了。——不幹拉倒，得！天下豈少了女人，大爺有子兒，你不來自然有人來。

得，這不過是他一時的激忿，那能够真把平兒拋下？他也明白，比平兒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但自己已經叫她迷住了，分明比她還漂亮的也引不動自己的心。說她的臉太圓吧，他偏覺得要圓才美；說她的嘴太大吧，他偏覺得要大一點才美；說她的眼睛太犀利吧，他偏覺得要太犀利才美；普通標準所顯示的缺憾，在他看來，得，一切都變成了美點。「情人眼裏出西施」，李肥並不否認這句話；何況她還具有那一股子勁呢？二，李肥在她身上到處都找得出。誰要昧良心說能丟得下她，得，誰便是這個。——伸出手掌，向下覆着，中指前伸，其餘四指爬動着。

得，她要老是不即不離呢？李肥就有點沒主意了。早先以為慢慢地來，日子一長，自然成功，得，那曉得越來越糟糕，誰敢保一定有希望？除非先下手為強，出個主意把她弄上了手，「生米煮成熟飯」，得，女人嗎，就怕的這個！

心裏雖然仍是滿含着悲哀，到底有了點主意，眼前就像放出了一綫光明。估據了自己整個的心的平兒，他無時無刻不在痴想着伸手一把把她抱住呢。

而平兒，早已坐在顧洪的屋裏。

顧洪在派給她目前的工作：

「上海方面組織了大規模的傷兵工作團，這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這邊也決定跟着組織起來。前次錦州運回來的傷兵，我們便忽視了他們，沒得抓住那個絕好的機會，好好利用。這疏失的責任，負責人員是不能辭其咎的。現在，更不能再緩，非馬上組織起來不可了。關於人選，自然以女同志去擔任最適當；利用封建社會對於女性懷着神秘觀念的弱點，便投其所好也未嘗不可。在另一方面說：傷兵醫院職務上需要女性也比男性爲多，工作的進行上也比較容易；所以大家便派你擔負指導的責任。除了必須出席的會議之外，你每天在銀行裏辦公下來，總得去看看才好。」

平兒點着頭；也便接過了顧洪交給她的工作程序，工作方針，宣傳大綱等等。

「黃云他們有信來？」

「P.S.H.有一個報告，說他們的人已會齊了，正在開始工作。黃云加入了黃鼠狼所領導的義勇軍，他準備把那部分勢力設法轉移過來。」

「他們真能幹，」平兒說着便覺高興，「他們的毅力真可佩服。」

「還有哩，」不輕易發笑的顧洪嘴角上也微微露出點不可掩飾的笑影，「P.S.H.說有個叫做西川的X×人在追逐她，她有心作一個 Mata Hari 呢。」



「Mata Hari，好，她真配做一個 Mata Hari，嘻嘻嘻！」

「不過，平兒，我們這裡的情況却叫我不放心呢，平兒，敵人的組織太嚴密了，手段，太利害了！」

他站起來，背着手，揚起頭，在屋裏繞圈子。一個嚴重的問題的力量壓苦了他，他一定是日以繼夜地被這問題所糾纏着的。平兒看得出來，她猜到他的對於那問題是如何地感到壓迫，他自然願意竭盡智能去解決它，而事實上，不見得能解決得了。果然那樣，不但前功盡棄，以至於前途就會一旦墮入暗淡的陷阱裏，那才叫人不能不深感危懼呢。——近幾月來，他的臉頰已更加瘦削；他額上的皺紋似乎也增加了幾條；蓬鬆的亂髮間，偶然會發現根根白髮，銀針般地錯雜在髮叢中。這些，顧洪自己是毫不覺得，而在關心着他的平兒眼裏，她就不免暗暗替他傷感起來了。

轉過身來，他走到她跟前，打斷她的沈思，突然地問：

「你發現王麻子注意過你的行動麼？」

「沒有。——我想他也不會的。」

「何以呢？」

「沒具有階級意識的人終脫不掉個人主義的觀念的；王麻子，我相信他看他私人的利益是比他對於所屬的羣的利益爲重。」

「話是不錯，但我們終不能不提防着呢。」他說着，停了一停，才接下去，「X衫團用大洋錢來收買羣衆；這別的不怕，怕真能動搖智識分子的心。經濟的魔力能決定一切，於是智識階級便最喜愛洋錢而最怕吃苦，犧牲。——他們把革命當作『玩票』，他們以爲，即便不革命，他們也一樣地有飯吃！我們要沒辦法來圖挽救，這樣下去，我真就心我們在學運方面一定要遭遇到大大的挫折的！」

「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敵人的勢力是一天一天地長成了，給我們的壓力是一天一天地加大了；結果終難免於一場衝突。衝突就衝突，必要時我們就——公開地幹！」末了四個字說得特別低，而其中包含的力量反適見其大了。

平兒心裏微微吃了一驚：「公開地幹」，那能輕率？一九二七年這裏不是也曾有過這樣的計畫，當然地，事情沒做成，倒犧牲了不少的同人，末了還受了中央的嚴厲處分。顧洪是精明人，那會不顧慮到此？會顧慮到此而還有這樣的企圖；一方面足見

事態的嚴重，使那位精明人已不能不破釜沉舟，希圖徼倖於萬一；一方面那計劃的背面，暗中顯然隱伏着一個「失敗多於成功」，徒作無謂的犧牲，於組織上，工作上，都將遺害無窮；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麼，這是該審慎審慎的。

「這——這倒該審慎審慎呢。」

「沒有法子總得幹呀，」他一步又跳了過來，冷笑：「××方面的同志就是好例，檢舉之後，智識階級全向右轉了，切莫要相信咱們這一般人！所以，最後就只有拚！」

沉默。——春風在室外呼嘯。

未來的必然的趨勢，顧洪已是十分明白，但無法挽救，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薄弱，他感到了自己就將走到在絕境中求掙扎的一步。那一步，他不敢想，他不知會得到怎樣的結果。

只有準備着！留心當前的局勢！這麼想着，便決定先去找何用威他們。

「我們吃了飯找道學夫子去！」

吃過午飯，平兒又給銀行裏打電話，請了半天假，便跟顧洪一道出來。

風從天空上捲下來，捲起一團一團的沙土，撲在臉上，肉皮上也微微感到疼痛；呼吸窒塞着，兩眼也睜不開來。呼呼呼……吁吁吁……捲過來了，剛染上一點青色的樹枝，壓迫得順着它倒下，倒下。但如果方向一轉，捲向那邊去，則那些樹枝，也就順它向那邊倒下，倒下。

顧洪心裏驀然感觸到：隨風俯仰的樹枝，正是知識分子的象徵啊！

呼呼……吁吁……斗然一陣颳來，幾乎把他吹倒。一種布帛的舒捲聲在頭上響出，他抬起頭，那是橫掛在街口的白布標語——

「歡迎主持正義的國聯調查團！」

這引起他想着近日間報紙的記載：統治階級乖得像一羣狗似地向着那幾位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叩頭；一份大餐就是二十多塊，鐵路局預備的火車有想象不到的闊氣。然而結果會得到什麼？不過是帝國主義們如何把現被××獨吞的東北那塊肥肉抓過來平均分配而已。——那樣，中國的大頭兒們也就樂意了呀，反正自己是奪不回來的，這麼一來，面子上總好看一點。……

風再迎面吹向他，他立刻閉緊了嘴，還不行，只得轉過身來。天色昏黃，在一片

昏黃中隱隱顯出一輪白日；已是春天，雖颳大風，終不很冷。——尤其像他們那樣在大風裏掙扎的人，反有點討厭衣服的笨重，身上也感到難耐的燥熱呢。

「咱們坐一回車吧，我快走不動了，」平兒委實不能熬受，便向顧洪提議。

於是他們坐上洋車。

找着何用威。

果然顧洪的猜想不算多慮：在羣衆方面，一向愛談政治時局的風氣，慢慢歸於寂滅；而那些風起雲湧，寓行動於研討之中的社團和刊物等等，不是關了門，散了夥，便是依違兩可，暗暗地在轉變方向了。屬於自己那個組織之下的呢，理論是高談得滿激烈地，却是行動上，都表示消極，說是環境太惡劣，只有待時而動云云。

「洛陽召集集國難會議，A B團躍躍欲試，取消派也在暗中活動；學運方面很感困難。——統治階級的壓力太大，敵人的勢力太強，智識分子把利害看得太清楚……」

……」  
道學夫子而不改色地說出這些，那正如顧洪早先所想到的一樣；雖然這適足以證明自己的推論不錯，但要是組織上發生了裂痕，那危險才大了呢。這問題又重重地壓

在自己的心上。

「有適當的辦法麼？」

聽到道學夫子這樣一問，立刻鎮住了，暫時把問題擱開，把整個的心力都運用在保持自己慣常的態度上。微微一笑，輕輕點着頭：

「有辦法，這是小事！何，你負責把組織的紀律嚴密起來。智識分子自然是靠不住的；托派自然想死灰復燃的；AB團自然想和統治階級勾結的；國難會議自然是在愚弄民衆的；但都不要緊。第一要穩定大家的心！『敵人的勢力太强』——你指的是×衫團，唔，那倒很認真地對付他們……」

自己就記不清自己說了些什麼，不便再待下去，招呼平兒，站起來要走。

心神不定，幾乎忘記了告訴何用威：

「有什麼消息你隨時捎給我。」

外面還在颶風。顧洪身上更覺得燥熱，頭腦暈脹，心裏像壓積得透不出氣；摸摸自己的臉，迫切地需要有一盆清水來痛痛快快地洗一次臉。

報紙上登載過馬占山「變節」的那一版面，這不久，又登載着馬占山再舉抗。同時也登載着洛陽國難會議慰勞他的通電。國難會議繼續舉行。——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讀遺囑，靜默三分鐘。提案，通過；散會，閱兵。上海已無戰事，坐專車回南京。總司令宣言「攘外必先安內」帶領飛機大砲，親自出馬；院長部長們則羣集南京上海，迎接國聯調查團。報紙上又連日登載着：調查團到南京，調查團到漢口，調查團到北平。汽車穿出東車站新紮的綴着「Welcome」的彩牌樓，把東北失地的直接負責者審問一過；汽車再經過彩牌樓下面，達到東車站，搭乘花車直出關外。

「調查團出關來了！」

從探子口中，義勇軍司令黃鼠狼也得到了這消息，於是，立刻便想起應該怎樣

做。

當然，黃鼠狼的心思已不是先前的黃鼠狼，便是那副名副其實的尊容，而今也「發福」了許多，要說是這人就像黃鼠狼那樣兒，那是決對不對的。他而且心懷遠志，本意並不止僅僅於落草爲寇；茅屋出卿相，草澤出英雄；不過借此養成勢力，待時而動罷了，一等羽翼長成，便可以「視天下如己物」。

自己的部下已增加到五百多人，雖然人比槍多，而各部組織倒是完備得很。本來嗎，一名不正則言不順」，規模雖小，組織可不不能不擴大，只要有機會，還愁不能大舉？黃鼠狼讀過一些聖賢書，又在中學裏唸過幾本外國歷史，對於當代的名人，因爲十分羨慕他們的尊榮，那些名字便也深深地刻在腦版上。他記得關羽，岳飛，吳三桂，曾國藩；他也記得拿破崙，納爾遜，俾斯麥，東鄉大將；他知道袁世凱，吳佩孚，張作霖，蔣介石；他也知道莫索里尼，羅斯佛，史太林，荒木貞夫。把這許多的人熔冶於一爐，留其精華，去其糟粕，結果便鑄出了一個自認爲非常滿意的黃鼠狼！

不說別的，反正自己手裏有兵。有兵就好，奪取天下那是難事？自己何嘗跟小鬼子作過戰，而小鬼子口中，口口聲聲說義勇軍是他們的心腹之患，別自己短氣，一天



能佔去三省地方的小鬼子還怕着自己呢。真是怕着自己呀，交際家那好人親筆寫信來說的！其實，要打小鬼子自己也願意，既不用自己開槍，被打死的又不是自己；打敗了，儘可躍之大吉，回頭再來；萬一打勝了呢，那可真好哪：第一小鬼子闖，每個人口袋裏都有金票，每個人腕上都有手錶，不用說那都歸自己得着。奏凱回來，發通電報，殺死一個說十個，殺死十個說百個；地隔幾千里，報館裏敢不用頭號字登出來？平日裏沒有事做，那就不妨搶搶人，捉幾個女人來玩玩。自己的名義是抗×，爲國爲民，而政府不接濟，政府不接濟當然取之於民。「你們不用傷心，我得了你們的錢是用在打跑小鬼，救救你們；比那些又得了你們的錢，又把地方丟掉的人該強得多吧，」這就是很有理由的話。至於玩玩女人呢，那更是平常事，「英雄難過美人關」，自古以來就是；不玩女人的人，那里配稱作英雄？自然哪，幹這些事又比打小鬼平安得多呀！

「人生於世，爲名爲利；」黃鼠狼懂得這個，並且正向着這目標進行呢。在他看來，那簡直是十分容易的事：從自身所得到的經驗，有時就不禁會啞然失笑。他明白自己只有這一羣烏合之衆，他明白自己這一羣烏合之衆手裏總是三四個人共有一支破

槍，而且可以發誓自己並沒存心打過小鬼子，就是打過也並沒像搶中國人家地起勁。但是，你猜怎麼着，小鬼子把自己看作心腹之患，在滿洲國做官的如交際家等也向自己送秋波，灌米湯。在關內呢，更不用提；每家報紙都把自己列名於「救國英雄」，「抗×戰士」，總和蔣光燾，蔡廷楷，馬占山，王德林，丁超，李杜等一起提到。能够騙得住報館，便也騙得住民衆——因為報紙是最會騙民衆的呀！於是政府獎勵自己，民衆景慕自己；把自己的宣言通電捧着讀了又讀，把自己的像片剪下來貼在牆頭上，天天望着，以表敬意。

「名」既得到，「利」就會跟着來！

小學生在家裏領得買糖果吃的錢，在學校聽了教師們的鼓吹，忍心讓嘴裏流清水，把錢投到「愛國捐」的木箱裏去；一面還依着教師們的吩咐，三個一羣，五個一隊地提着撲滿跑出去；跑到大街上，任狂風吹着，任太陽晒着，攔住行人，哀求他們捐助。錢盛滿了，送回學校，由校長具名，解到捐款委員會。另外，捐款委員會在報上登着啓事，登着新聞，請求社會人士慨然解囊；會唱戲的可以發起戲劇救國，會跳舞的可以發起跳舞救國，會書畫的可以發起展覽救國，會雜耍雙簧的可以發起游藝救國；

機關裏扣發救國捐，商店裏減賣救國債；以至於航空救國，實業救國，裹體救國，絕食救國等等……名目繁多，一時也訴說不盡。總而言之，這些款子經過一層層地七除八扣，然後總匯於捐款委員會裏。捐款委員會也是個機關，也得用人，也需要開銷，那當然就在裏面扣除，直到所剩無幾，送上一點點，敷衍面子。

「利」，這就來了。

然而黃鼠狼他們也並不算不聰明：一聽有人送款來，好，自己有主意，沿途派人去等着。番號，各處不同；名目，更可以臨時添加。發款是要照着人數分配不是？地方上有的是人，臨時拉來，擺擺場面，事後遣散，也極容易。這樣，一隊兵可以幾處領錢，五百人可以領得一千人的款；多少把點給弟兄，其餘的，無須客氣，自己笑納。

這年頭誰不賺錢？小捐款的人賺了民衆，大捐款的人賺了小捐款的人，自己再不賺賺大捐款人，未免太便宜他們了。話又說回來：大捐款人，小捐款人同時也賺了自己，那還饒得過他們？

黃鼠狼當年在學校裏讀書並不多，而今在社會上混了幾年，以實際生活作書本，

這一讀倒讀「通」了。人嗎，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名利既是毫不費力，則所謂偉人們又能值幾文錢？於是也敢於大聲地說了：「做偉人麼，我也在行！」

偉人有偉人的架子，黃鼠狼第一便學這架子；兩眼望着天，說一句話咳三聲嗽；要笑時，張開嘴作鸞鸞笑；要哭時，不妨眈眈眼睛。多發表談話，講演，宣言，通電；口口聲聲說自己「捨身救國，非死不可」等等。

「調查團出關來了！」

這機會豈能放過，至少發一通電報是應該的。——黃鼠狼口啣「哈德門」，盤着腿坐在匠沿，想。

再從探子口中，問了幾句更詳細的情形，自然也沒忘記問這句：

「李頓長得怎麼樣？像不像莫索里尼？」

「探子不認識莫——，只知道他是一個高個子。」

「你瞧見？」

「不，報上登着的。」

黃鼠狼立刻翻閱着探子帶回來的報紙，不看別的，端端把眼光釘着那瘦得像一隻

螳螂的李頓的照像，自然而然地便有種欣慕的情意從自己心裏流出來；自己斗然變得十分渺小，渺小得連一匹螞蟻也不如。

提起剪刀，如別人所加於自己地也把那像片剪下來貼在牆上，退後兩步，左右偏頭看看，覺得心滿意足，才又坐下，啣着「哈德門」。

看見探子還站在面前，隨便一揮手，滿臉早掛上個「不耐煩」。

探子立正，舉手，向後轉，出去了。

他這又拉開嗓子——

「來呀！」

一個只有軍帽沒有軍服的勤務進來。立正，舉手。

「請黃主任來！」

「噓！」

立正，舉手，向後轉。

黃主任在屋裏同人說話。——那是張富，新陞任的營附。

立正，舉手……

「叫你別玩這一套你總不聽，咱們不要這個，」黃云笑着向他說，「你請坐下。」直着腰板的勤務便取消了那副機械的神氣，誠惶誠恐地坐下。

「黃主任，黃鼠狼請你去，」他說。

「喝，你也叫起黃鼠狼來了？」張富哈哈地笑起來。

勤務沒說話，但很引爲自得。

「他要我去幹什麼，你知不知道？」黃云問。

「不知道，只聽他跟探子說了半天什麼調查團。」

「哦，」黃云接着，「我明白了。你回去說，我立刻就來。」

勤務走了。

黃云轉向張富：

「一定的，又是他想出風頭！」

張富懂得，他於是笑。

張富比黃云還先混到這裏。他去年剛從天津逃出來，便遇着軍隊「拉夫」，把他抓着，運送軍需到承德。在承德，偶然和黃鼠狼的探子羅二黑認識了。自己正無辦法，

而黃鼠狼的旂號又是義勇軍——恰合着自己原先的主意，他便投向了他們。

羅二黑調回來，他也跟着回來。但雖是因爲羅二黑是黃鼠狼的心腹，連帶地使自己也受着比較優異的待遇——由排長而連長，但一明白了這內中的情形，自己滿肚子的熱氣又化成了一鍋白水。

「媽的，這算是他媽的什麼義勇軍！」

他想跑，沒地方去，而且那里不是一樣地糟？待着看看，慢慢打主意。

漸漸和這一隊人混熟，他才猛然了解過來：弟兄們並不和黃鼠狼之類一條心！他們並不宣傳救國呀什麼的，只爲了要活着。不管是不是××兵，凡是壓迫他們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都要反抗。

這不僅是他們一部分人的心意，便是遠近一帶的民衆，也和他們一樣。村裏沒逃走的人，因此也肯和他們來往，揭開了在別處慣見的兵民之間的隔幕，知道自己同是受着壓迫的人。——他們交往着，他們和好着；沒來得及搬走的居民，反而能安安靜靜地住下，不想離開了。

張富來後，很容易便加入了他們。可是因爲過去曾和羅二黑接近過的緣故，也曾

引起過他們的規避；其後，事實證明，這懷疑不久便也溶化。

羅二黑依然還是和黃鼠狼一氣的；不僅如此，有許多事還是出於他的煽動呢。他在熱河待過些時候，深知道熱河的特產是什麼。現今錦朝路已經不通，要把那特產運銷瀋陽等地方，除了像他們這樣的人而外，別的人是不敢冒這險的。黃鼠狼在瀋陽既認識了一位交際家，幹嗎不趁這時做一筆好生意。

他含着笑把這意思告訴那司令。

「好是好的，司令的心也引動了，可是誰去幹呢？這個人不易找，又得有胆子，又得有能耐。」

「張連長不成？」

「你看定的人總沒有錯，」這是司令的手段，「可你得先問問他去。」

當夜裏張富便被招呼到羅二黑的屋裏。

羅二黑請他喝酒，借着喝酒微微流露了點口風。

張富心裏一沈：

「咱不行！」



「……………」兩條弧綫從羅二黑鼻端分左右牽下來，牽到兩隻嘴角；掃帚眉下的三角眼射出狡猾的光。

張富裝不懂。

「咱跟您有交情，他只說，「別說這是好差事，任什麼咱也應該幹！可是，這事咱幹不了呢。您沒想想咱是那里人，咱這口音！」

說完話，只顧端起酒碗喝酒。

「唔，」羅二黑才記起忘了這一着：口音不對，路上不好走。但話已說出，只得改口：「我曉得你不会告訴別的人的。」

「您不相信咱，」張富瞪着眼，看樣子是在生氣。

「唔，不是不是，你再喝一杯。」

然而張富是沒有不告人的：在村頭一間店裏的小屋中，對着他志氣相投的弟兄和老百姓，他說出這事。

「諸位幹嗎老看着他們作惡，唉，」老百姓聽着動了氣，一半責備一半鼓勵地嘆氣。

「可不是，張富也補充着，「今兒個他們能賣煙土，明兒個他們就能賣咱們！」  
「着呀！」老百姓們附和着。

慚愧，兵們感覺到。

但這問題的尖端是在如何計劃，如何去幹，如何才能團結起來，誰來指揮他們，誰來領導他們，幹完了又如何辦——勝了如何辦，敗了如何辦等上面。

因為大家的能力都不能勝任，所以雖然紛紛議論了半天，事實上還是毫無結果。

眼看着黃鼠狼羅二黑他們派人到熱河去了。

眼看着到熱河去的人裝着一車一車的黑貨回來了。

眼看着那些人和那些東西又搬向瀋陽去了。

張富呸地向地下吐一口痰，心裏發狠：

「有那麼一天，咱得跟你們這些王八且算帳！」

這時間，就來了一個黃云。

激忿漲滿了胸懷，再沒有思索的餘地，拉着那位新來者，便急急問他；

「您老幹嗎也上這兒來？」

「抵抗××！」

「得哪，」厚嘴唇一撇，「他要存心抵抗××咱就是您孫子！」

事情不算不近人情，黃云並不奇怪；但得穩住嘴——他沉吟，反而故意說了一句「司令總不會這樣地吧」便勒轉話頭：

「你不是此地人？」

「對哪！——嚇嚇，這兒的新鮮事兒多着呢，您待長了就知道！」

不用待長，黃云便已看出三分。

機會正等待着他，輕輕巧巧地，他把握着了屬於張富他們那一部分的勢力。

春風吹來，青紗帳起；在一片萬山重疊，崗巒起伏的綠野中，他常常領導着他的部下，帶着「野外演習」的題目，騎馬出去，却暗暗進行着他的訓練工作。從最接近的弟兄、推及於廣大的民衆。他說出來的話，都是他們心裏所感受而沒法子用嘴表達出來的，一經提醒，真如大夢初覺，人人高興得發狂。

背負着鮮紅的朝陽，在亂山中，三三五五縱馬馳騁。從那遠處遠處，像幾粒黑點，慢慢移動，在一片綠色裏滾滾而下。下去，下去，忽然不見了。繼着，又在近一點

的山峯上顯露出來。慢慢地越來越近；掠過處處村落，衣角任牠飄起；乘風馳驅，昂然自得。經過熟手的指點，黃云有時居然也敢加一鞭子。但看見那些同伴技術的老練，就不禁要生出羨慕之心，把他們比作了中古世紀的騎士。

然而時代既非中古，騎士們的觀感也就不同於往昔；他們明白了他們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們懂得了要如何才能使自己生存。黃云告訴了他們這其中的道理，證以身受的種種實例，他們更迫切地盼望着馬上幹起來。

「我們多會幹呢？」都這樣問着他。

「還得等等，」黃云警告他們，「不要性急。——瀋陽方面還沒有信來！」

事實總算非常順手；大眾的認識有關係，機會的湊巧也有關係。黃云一面還作着交際家與黃鼠狼中間的傳達者，運用他的手腕，既利用了黃鼠狼要挾交際家代自己購辦武器，又利用了交際家要挾黃鼠狼在自己工作進行上不加阻礙。只等待瀋陽的信一到，他便可以立時發動起來。

不過，發動之先，他仍然是應該不動聲色的，所以，在黃鼠狼派勤務來請他之後，他再安慰了張富一次，便走到那位司令那里去了。

司令依然在匠沿上抽「哈德門」。

「本家，請坐，」他站起來招呼。——對於這位本家他倒是老老實實地非常恭敬的。「國聯調查團出關來了，您說該怎麼辦呢？」

他並且指着那張貼在牆上的李頓的像片給黃云看。

「該怎麼辦呢？」黃云故作不解。

「這你沒我行，」司令笑。「這是機會，不可錯過！拍通歡迎電報，表示民氣。將來在他們的報告書上，果然因此多說兩句好話，豈不是中國之福？」

「是是是，」那個的臉上可沒有表情。

「豈不是中國之福！」又加重一句。好像中國之福，就福在自己這通電報上似的。

「是是是。」

「那麼就請你擬一通電報稿子，立刻好派人去拍發。——作文章你是行的！」順手又拿起一份報，送給他，「這兒有行政院長，陸軍司令他們的歡迎詞，可以參考，你一併帶去。要快，越快越好，本家！」

「是是是。」

他拿着報走回自己屋裏來。

張富還在等着問他：

「有什麼要緊的事？」

「不相干，」他說，坐下來一面翻着報，「他要拍電去歡迎代表帝國主義來宰割中國的調查團。」

「好，您幹您的，」那個只得站起來走了。走到門邊，又轉來，向着他：

「媽的，真得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黃云望着他的背影，不禁感到種成功似的那麼得意：「啊，我們又多了一支生力軍！」

但是，他那里知道，這時在別一個地方，却又損失了一支生力軍呢？——

在一個深夜，在江流有聲的南京城外雨花台畔，和他同樣的青年，三十九人，全被槍斃！

那也是胡代表的「政績」！

胡代表在上台以前，也曾利用過青年，開出過許多空頭支票：保障民權，解放言論，開放×治……而在上台以後，以前種種，完全忘記，所開的支票，並不兌現。因為要低心下氣地去討實力派的歡喜，謀求穩固千年萬苦得來的位職，賣賣青年那算回子事！

王麻子那樣忠實的信徒過後還大呼上當不止呢，何況這三十九人，他們原來就是胡代表命中的魔星呀！

繼着——

中央大學，解散哪！

青島大學，停辦哪！

師範大學，勒令搬家哪！

青年們反對自己，沒有說的，該殺！革命幾十年，爲地什麼，可不就是爲了有朝政權在握，可以威風一世？這威風，便是幾十年辛苦的報酬，於理殊無不合。不爲這個，誰幹那個！年青人不懂事，誤聽「邪說」，誠心搗亂，偏偏反對自己，無論如何向他們解釋上台等於「跳火坑」也不相信，不把他們除掉，自己那能够安居一天！

安居，在上海停戰協訂已經簽字的今日，胡代表是預備在火坑裏面安居了的。



# 一九

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了（但××陸軍省方面，完全沒有如約退兵的意思）——  
僑民臉上全擺出了一幅「光榮」。

於是開慶祝會。

於是閱兵。

樂極生悲，轟隆一聲，主席台上的幾位「功臣」，玩戲法似地拋向空中，又玩戲法似地落下地來。

是誰扔的炸彈？——一向沒被自己瞧在眼裏的韓人尹奉吉。

一個當時身死！一個斷了腿！一個壞了眼睛！

「光榮」消失了，換來一片對於大眾嚴重，嚴重的恐懼心。

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了（十九路軍立刻被調往福建，而福建的民衆却高呼着「歡迎抗X的十九路軍的兵士！」）。

政府的方針仍然是：「長期抵抗！」

總司令的宣言仍然是：「安內所以攘外！」

華南瞪着眼望着華中。

華中一手拉攏着華北。

華東瀰漫着戰雲。

華西高唱着戰爭的呼聲。

上海開戰時沒響一砲的海軍，現在發動了；上海開戰時沒見一隻的飛機，現在也飛起來了；——而且大扔其炸彈，而且炸沉了一支軍艦。

海關監督營私舞弊了；法院院長枉法受賄了；交通次長捲款潛逃了；封建思想維持不住正在奔潰中的社會的人心，不肯多要一個非分的錢的人反而成了例外。

名爲購買，暗是借款的美麥已將運到，那以後，財政當局就可以誇耀於人，說是收支相抵，並沒借過分文外債。——美國的報紙，又何妨作一兩篇社論來稱揚稱揚這

「偉大」的功績呢！

秘密逮捕，任意槍殺，暗中處死……到處流行着。

監察院彈劾不了許多，彈劾也不生效——便是彈劾一個縣長，也不生效！

不然，楊四郎的表哥要是丟官，楊四郎自己也就得罷職了。

他現在是身任縣政府第一科科員。

別嫌機關小，楊四郎覺得這比在天津有出息；在天津待的機關儘管大，但機關大自己不大有什麼用？而且，薪水是固定的，想揩一文的油水也辦不到，那全讓「大頭兒」們搜去了。

這里却不同：縣政府是最高機關，表哥便等於「皇上」。老百姓們繳納的捐稅不是很多嗎，那樣正好，越多越有利，只要能夠九五折交上去，自己就可以落下不少了。因為那些捐稅的名目，他不但是意想不到，而且一時也記不清楚，事關重要，便暗中開下一張單子。

那單子上開列着的是——

營業稅

鹽課捐

糧畝捐

省銀行股本捐

省府債券

登記費(田畝不登記就充公)

民團費

軍隊維持費

青苗費——麥每畝交一担(值二元半)，稻三担至四担(每担值二元至三元)，豆一担(二元左右)。

此外還有每畝三元半的田賦楊四郎是記得的，便略而不錄。

「啊，原來有如此其多！」他也不禁嘆息。初次經手，還像有幾分不忍，有幾分膽怯。一看到那些乾瘦到只剩得皮包骨的農人，從腰間取出髒破的襠褲，一層層地打開，顫抖着，閃着難割難捨的眼光取出那裏面的一塊一塊的亮晶晶的大洋時，自己就不敢正看他們一眼。

「多缺德，這都是人家小民的血汗錢！」

然而誰管得？自己不要自然有人要。楊四郎又那里捨得不要？把菩薩心腸收拾起來。要是X軍打來之後，就想要也要不着了。

說起X軍，自己不明白怎麼也跟着改變了對他的態度；在北方的時候，提起X軍就頭疼：土匪，賊寇，紅眉毛，綠眼睛，殺人放火，X×公妻……

所以，剛來時聽說離這兒三四百里以外便是X軍的世界的話，心裏便不免有點跳。問別人，全不怕。

「你們爲何不怕？」

「X軍好，有紀律；人民都歡迎他。」

「那爲何他一來居民都要跑？」

「那只是有錢的人。」

「那爲何報紙上也說他的壞話？」

「那當然，報紙是有錢人的喉舌。」

「……………」

楊四郎驚訝得連張開的嘴也忘記了合攏來，要是在以前，他一定會咬定這人是××。但這時就不行，不止一人，人人都如此說。

那豈不是全成了×××了嗎？

却又不然，他們却是反對×××的——

「×軍可愛，×××可怕！」

「却是爲何？」

「×××提倡打倒羞恥，中國到底是禮義之邦，不比洋人，那里能倡行那種邪說！」

「着哇！」幸而有此，人們才沒完全變成×××，楊四郎也驀然覺得得到點渺茫的安慰。「可見人心未死，中國還可有爲！」

至於「我一定要反對×××的，連×軍也在內」的意念，同時也決定下來。

反對儘管反對，却是縣政府同人暗中組織與×軍交易食鹽的公司，自己不久也就

加入了。

那利息才厚呢，而且×軍都很公平，一手交貨，一手交錢，決不拖欠。

楊四郎低頭仔細一算。——喲，不算薪水，單是每月的外快，說少也能趁個百十塊！

好處那麼多，自己十分滿意。——要是天氣不太熱，那就再好沒有了。

可惜，天氣却太熱了一點兒。

坐着就出汗，肚內被蒸炙得發慌，兩手兩腳已嫌累贅。揮扇，扇來的是熱風；喝水，越喝越覺得發渴。沒有發電廠，也就無法安設電扇；沒有刨冰，也沒有冰淇淋。

——這叫他連信遠齋的酸梅湯也想了起來，耳邊會忽然旋繞着清脆的銅碗叮叮聲，嘴裏就一陣陣地湧清水。

還是陽曆五月初頭呢，棹兒椅橈都燙手。天空上乾淨得不見一塊雲影，只有那叫人看着就怕的太陽，一天一天，從東到西，週而復始地輪轉着。從早上熱到晚上，晚上也不退涼；蚊子，臭蟲更同時進攻，整晚不能睡。

沒有公園，十五分鐘可以繞縣城一圈，那有地方乘涼去？打牌，又何嘗能避暑？而且也未免過於招搖，傳到百姓耳裏，成何體統？——然則怎樣辦？

最妙的莫如燒大煙！

大煙在這裏的價錢本來便宜，而那東西恰恰又很適宜，三兩人躲在小屋裏享受。牠可以叫人忘去熱困；牠能幫助人的思想，給人在腦筋裏建築起一個新的境界，任人優遊，任人盤桓；使人五官百體都感到種不能言傳的舒適。

那東西本來平常；表哥的縣長的姨太太屋裏就有；一二三科科長們屋裏也有。滿街上寫着「聞香下馬」的招帘的禁煙室，更是觸目皆是。有時朋友們在一起應酬，楊四郎也就未能免俗。——在北方，原來就習慣了這種生活的。

果然有效，可以忘憂，但爲了保養嗓子，自己也無心多吸，但既不屑唱戲吃飯，保養嗓子，殊非必要，也就並不矜持。

沒有癮時，自己勸自己只可消遣；有了癮時，自己勸自己須要少抽；直到連公事也要在煙燈旁邊看了時，自己也無話再勸自己了。

那公事是由省府轉來總司令的命令：實行封鎖×區——尤其是禁賣食鹽給×軍。  
「好不糟糕也，」屈指一算，每月少分三十多塊。

表哥却還含着微笑：

「官樣文章，算得屁事！只消敷衍他一兩個月，風頭一過，我們還是幹我們的。」



——中國的事都是這麼一回事！」

說得好聽，一兩個月！一個月三十多，兩個月就七十。七十元大洋，多可惜！得設法把這一筆損失節省起來，於是第一便想要戒煙。

這兒成？心裏癢癢，全身無力，呵欠連天，直流清鼻涕。心裏只管叫忍住，而兩手却忙着去找洋火，去點燈。等到煙槍再放進自己口中，立刻就心氣平和地眯着了眼。

沒法子，除了嘆出一口氣。

果真怕是受了「經濟封鎖」的影響，非得打出一條出路不可，突然，X軍佔領正陽關，前鋒的王孝明只離縣城五十里的消息傳來了。

老百姓儘管不怕，而自己却是身任政府官員，勢不能不狠心地從煙燈旁邊爬起來，踉踉跄跄地跟着表哥他們逃到蚌埠去。

在蚌埠，等救兵。

救兵從鎮江開來一旅，那一旅就是不久以前因監視傷兵而反被在傷兵工作團領導之下的傷兵繳了械的那一旅。他們到時，X軍已經買得食鹽，收兵回去了。

而這一旅却在蚌埠示威三天，滿街遊行。

還帶來了兩架飛機，飛到X軍已經退去的地帶偵察，轟轟轟，無目的地扔下幾個炸彈。飛回來；鬼迷心似地以為是扔完了，再扳一下投彈的樞鈕，轟轟轟，又落下來好幾個，落在蚌埠市街上炸死了特地派牠們來保護的人民五十三。

人們說，大概是飛機自己問心有愧吧，所以牠們其中之一第二天自己便從天上跳下來，碎屍萬段。

一切恢復原狀，楊四郎他們才大搖大擺地轉回去。

「再別提『經濟封鎖』了，還是大家和和氣氣地做生意是正經。」

「今年年成特別好，也許這回受的損失可以補起來。」

遍山遍野都長出金黃稻子，一片必然豐收的喜悅充滿了人們的心——尤其是一年辛苦到頭的農人的心。

他們互相道賀着。

想想上半年：播種時沒錢吃飯，要作工，不能夠餓着。聽着城裏成立了什麼信用合作社，願意借錢給農人。沒想到向來沒良心的人都有良心，叫人歡喜，也叫人奇

怪。

不管他，只要能借得到錢。

李三多那小候子在道上碰上孫五爺：

「五爺，上城去？」

「上城去，你也上城去？」

「我也是上城去。」

「好，一道走。」

一道走，一道走進城，一道走到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儼然像一座衙門。

門外已經擠滿了一片人，門裏高高坐着趙家老爺，李家老爺——三多的遠房叔叔，他而今已經發了財。

李三多一看見他們心便先冷了，想，爲什麼又有他們在裏面？

門裏一次只放進去一個人，經過盤賊似地盤問半天，找好保人（保人的資格須是地方上的紳士），然後訂約借錢。月利三分，期限六個月，利錢先扣。

爲了救急，有借處總比沒有借處的好，只望下半年有收成，事情總有辦法。他們提起脚跟，在後面望着，至少還有二十多人，多陣才輪到自己？

又因爲有趙老爺、李老爺，李三多便想回去了。

回去？行嗎？一大家人還等着買米下鍋呢。

抬頭看，太陽直晒着腦頂，是該吃飯的時候了；肚裏咕咕叫，兩腿站得發軟，心裏有說不出來的煩躁。

好歹得去碰一下，不管孫五爺，往人叢中擠，擠，擠到前面。

李老爺看見，把眼光在他身上一掠，趕忙轉開，裝做望別處。

他雖然不願意，却不好不招呼，但那張臉已轉開，要招呼也沒機會。因此使得他就要跨進去的腿也自然而然地停了一停。經不得後邊在擠，終於把他擠了進去。

「三多，」李老爺馬上把臉放下來，「你又來了？」

「是，叔叔，」三多陪着笑，「來借點錢買米。」

「不成，你不成！你新年借我的錢還沒還哩！」

「家裏實在籌不出來，對不起叔叔，只有下半年一起還。」

「不成，你不成！『前賬未清，免開尊口』，你懂得！」

三多低着頭，燃着滿腔怒火。

而叔叔已經在打呵欠，向着趙老爺和屋裏的人：

「我還要抽兩口呢，打過了十二點了，收了吧，明天再說！」

屋裏的人看見趙老爺也在點頭，立刻站起來，把李三多推出門去，門，砰響一下地關上了。

「這麼早就關門了麼？」

「這叫做體面窮人麼？」

「我們認利借錢還要看臉色麼？」

門外鬧嚷了一陣；鬧嚷當然無用，又一個個地垂頭喪氣地走散了。

孫五爺抓着李三多的臂膀，急急地問：

「三多，你借得了多少錢？先借我一點，明天我借得了就還你。」

「我那叔叔說我前回借了他的錢還沒還他，這回不成，」三多苦着臉。

「前回是前回，這回是這回呀；前回你是向他借，這回你是向信用合作社借呀

！

「信用合作社原來也是他們在包辦呀！」

各人懷着心事，默默無言地走回去。

孫五爺在心裏搜尋，搜尋有無得罪李老爺他們的地方。沒有，明天還可以再來。但明天又能夠不像今天，像今天的沒有希望？這雖不敢一定，到底還沒絕望，譬如李三多就不如自己。——在愁眉苦臉中，孫五爺只好這樣自己寬解了。

而李三多，他是年輕人，有血性！他和那些年歲相等的人都是一條心：他們要活！他們碰着時就談，談得最起勁。最初，希望天來幫助他們，結果是不行：一連旱了三年，旱完了又是水災，菩薩早就沒有了靈。其次，望別人來幫助他們，結果還是不行：旱災沒人救，水災沒人管；防水的官員倒發了財，賑災的官員倒漲滿了腰包。城裏的有錢人，個個都是活閻王，全在靠着欺負窮人享福，那裏還能希望他們幫助自己？說來說去，除了自己幫助自己，別無辦法。

今天，碰了那個叔叔的一鼻子灰，就更堅定了自己的心意。本來嗎，肚子不餓，還可以做工，盼望下半年有好收成，能夠有兩頓大米飯吃；現在才明白：眼前就過不

下去，還說下半年；肚子還餓着在，那里有力氣作工？幹吧，大家一起來！

亂子看着就要爆發了！

却有老一輩的人出來抑制住他們，叫他們忍着點，不要使氣，「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好人自然有好報！——同時，有些人又湊合着幫助了李三多度過眼前的難關。

好報來了！——十成豐收！

「倒底老年人有道理不是！」

大家都拍手樂。

樂過不久，每張臉上又重新罩上愁雲：第一要納租，第二要還債，第三要上捐，  
第四……

而且米價一直跌，跌到不够納租，不够還債，不够上捐，不够……

但是能够不賣？米舖掌櫃給你瞪眼，挺着大肚子，他才滿不在乎。

着急的還是只有自己。

「洋油比菜油賤，洋布比土布賤，而今，洋米也比自己種出來的米賤了！」

「沒有收成要餓死；有了收成還不是一樣地要餓死！」

「還不要緊，城裏有倉庫，縣衙門辦的，可以拿米抵押借錢！」

而城裏的倉庫呢，錢是能借的；但是，每一石二斗白米只能借大洋六元。月利一分半，期限六個月，利錢先扣，過期不還，聽憑拍賣。還有，每一石二斗白米，分裝九個蒲包，每個蒲包收價六分，四九便是五角四，也得扣下。如果自己預備蒲包，那也可以，就每石多收雜費六分，却是在事實上自己預備的總是不合規定，不能使用。

他們的口號還是「爲農民造福」呀！

李三多一看見這裏主持的人又是趙老爺李老爺他們，一聲不響，便又把米搬回去了。

米價呢，還是一直往下跌！

地主逼迫着他，債主逼迫着他，官府的催租吏逼迫着他！……

他不敢回家來，他躲出去找同伴；那些同伴的情形，和他一樣。

大家面面相覷。

「我們一起去找那狗娘養的趙三李二，我們問他還要不要我們活！」未了，還是



李三多想出這主意來。

「對，我們都去！」十幾個人一齊聲。

浩浩蕩蕩地先去找李老爺。

李府早有準備了，門上的人望着他們發出狡猾的笑。

「你們是來見李老爺的？」

「可不是嗎！」

「好，你們等一等。」

其中一個人進去了，一會又出來：

「老爺吩咐，你們有什麼事可以舉兩個人去報告，不必全進去。」

他們便推出李三多，另外又加推一個人。

兩人好久不出來，大家臉上都顯出焦急。問門上，門上的人說：

「怕是話還沒談完，要麼，你們再請兩個人進去。」

太陽已經下了山，四個人的踪影毫無。

他們猛然明白了，明白其中一定有原故。紛紛議論，一齊預備衝進去。

門裏跳出來十幾個大漢子，不承認他們的人曾經進去過，雙方動了武。

這一幫小伙子漸漸抵抗不住，紛紛跑散。

人是跑散了，而他們的心還是在一起的，他們暗暗約集了全村的窮人，安排再幹。

而就在那晚上，他們那四個同伴便被送到縣政府，由縣政府派兵押出去槍斃了。這等於一個炸彈！

全縣同時震驚起來：由幾十人增加到一百人，由一百人增加到兩百人，由兩百人增加到三四五百人，像一片野火，到處延燒着。

打倒李家，打死了李老爺；打倒趙家，打死了趙老爺；搶得了保衛團的槍，攻進城去。城裏的兵全跑了，他們一直打到縣政府！

楊四郎第二次從煙燈旁邊爬起來，拉着表哥，翻過後牆逃跑。混出了城，仍然逃向蚌埠。

蚌埠離縣城雖然只有六十里，而那兩位輕易不會走過長道的人，邁着四方步，也就十分吃力；担驚受怕，費了整整一天才達到目的地。

跨進萬家燈火的蚌埠市街，表哥開頭就向着楊四郎：

「別忙，先找一個地方抽兩口去。」

一句話提醒了他，打個呵欠，清鼻直流，兩腿就站不穩了……

報紙用四號字標着「農民暴動」的題目，用新五號字排出二三十字的簡略記載，而以填補「韓劉之戰」，「二劉之戰」，「牛蘭夫婦判處無期徒刑」，「陳獨秀等人被捕」等長篇新聞的版面的空白時，楊四郎帶上一副煙癮又回到了北平。——那已是初冬時節了。

回到北平，第一他又去找李肥。

李肥和平兒在一起。可是，男的胖臉上掛出了向來沒看見過的怒容；女的也只在一邊撅着嘴，不說話。

楊四郎走去打破了那沉寂；平兒到底是平兒，首先便長長短短地問着他的情形。又告訴他許多他還不知道的事：如像李二虎已經離開了北平；王麻子的生活非常闊氣

；胡懼和玲玲的事並沒成功；——她得了某師長的幫助而去了英國，他也不甘落後地賣了一點家產跑向日本。……

「那當然：玲玲能去鍍金，爲了爭這一口氣，胡懼至少也得去鍍銀哪。」

最後她下了這麼兩句批評，便站起來穿上大氅，也不理李肥，只向楊四郎微微地點點頭：

「再見！你們先談談。」

她一直去出席會議。

顧洪，霍斌，大嘴吳行本，道學夫子何用威和別的五六個都已先到。會議跟着舉行。

顧洪簡捷的報告了上頭的決議：下月（十二月）三十一晚上十二點半鐘，全體一律武裝起來！——武器臨時發給。如果失敗，則退向平綏綏，因爲那方面有一部分軍隊願意響應。

沈默，沈默；嚴重的空氣緊壓着每個人的心。

顧洪等待着每個人發言。他把眼光射到每一張臉上；輪到吳行本，眼光在那張大

嘴上停住。

大嘴不自然地咳一聲嗽。

「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沒有——」大嘴急急否認。

眼光又挪動，輪到道學夫子。

「我有一點意——」道學夫子剛張開嘴。

「咯，咯，」大嘴又咳出兩聲。

話到嘴邊，又吞回去了。

顧洪催促着：「你說！你說！」

「我的意思是，」他接着。「我的意思是——應該慎重地研究研究。譬如說：一八二八上海的戰爭，——那時候，就有學生要求參加，結果却——砲聲一響，全吓住了！——這裏，組織上是以學生爲中堅，大家誰都沒有作戰的經驗，——得研究研究，發動的結果，是不是有幾分把握。我的意見是——我的意見是這樣。」

話雖然說得不痛快，而道學夫子的臉色倒依然能保持住平日那分「沈靜」，顧洪有

心試探他，便把眼光死釘着他的臉，又一會，才發言：

「這方面因爲×衫團的勢力一天一天增大，而這兒的組織，誠如何所說的，是以學生爲中堅。但是學生，在各階級中無疑地比較是意志容易動搖的；那麼，×衫團有的是錢來收買，有的是勢力來壓迫，威脅利誘，漸漸地我們已經看出了顯然的變動。要是還不起來幹，那將來，誰敢說我們在這里的組織不會根本推翻？如果說沒有作戰的經驗的話，這話就嚴重地犯了餘留着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錯誤，事要先學過，那何必還來幹這並不安全的革命工作？」

「我們當然有遵守紀律的義務，」霍斌附和着，「無論如何犧牲！」

顧洪便把眼光轉向他，但他一時像想不起「下文」，「唔，唔，」兩下，抓抓腦袋，改口問着：

「×衫團裏面都有誰？」

「你可知道從前當過胡派走狗的王麻子？你可知道以外交家自命的汪式之？他們都是裏面的主要人物。團員，更比我們的人數還多。」

平兒嘴快，便給那人解釋，後來自己覺得這些話離題太遠，看着顧洪在把眼光望

着她，便忙收住了嘴。

顧洪望了望她之後，又轉向大家：

「各位有什麼意見，可以儘量發表。這問題不比平常，原來是要大家討論的。」於是發言的人就慢慢多了，空氣已不似剛才的嚴重。有的批評負責人過於疏忽；不事先防範細胞思想的動搖，而却在這無可奈何之下，不惜摧毀十年來的組織，圖萬一的僥倖。

有的責備負責人不守秘密；這樣嚴重的舉動，沒到相當時機便先宣佈出來，假如消息傳到敵人耳中，恐怕還在發動之前，敵人就要「先發制人」了。

有的又向負責人建議：退路一定得審慎選擇，發動失敗，也能保住一部分勢力，雖是不免犧牲，比了一敗塗地，倒底還有死灰復燃的希望。

顧洪找着紙條，都一一記下。

他並沒再和他們辯論，每張不同的臉色使他懍悟。眼睛一閉：動搖，這可怕的景象！然而，立刻又睜開了眼：在現在，是不是其間就有動搖的分子，他真也不敢肯定了，×衫團太利害，好久自己就感到了應付的窘拙；沒法子再能維繫住披肝瀝膽以相



信人們的心。——這就是失敗！根本的失敗！這失敗已經傳播下了無數的種子，社會經濟崩潰的趨勢適成了它們的肥料。列身於智識階級的人們，他們知道憑藉着自己的地位還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明知那時間決不會長久，但眼前總可以圖一時的安全，果然法西斯蒂能够實現，還許地位將更穩固，輕容易不致於掉了下來的。所以，顧洪也以爲，倒不如趁早幹一下，作算全體犧牲，却也比將來自身崩潰的好得多呀！

吳大嘴偶然的兩聲咳嗽，霍斌的所答非所問，以至於道學夫子說話的吞吞吐吐，都加重了自己的懷疑；下意識地真後悔不該冒昧地提出這問題來。——假如他們中間

就有屬於×衫團的……假如這消息洩露給敵人知道……假如統治階級先有了準備

……

他簡直不敢往下想。

會議便成了無結果。

想到自己是重要人物，便感覺到週遭都隱伏着危險；想到他們都知道自己的住址，便感覺到應該趕速搬家；想到他們都認識自己面貌，便感覺到倘若出街，應有化裝

之必要……

一切煩擾着他，使他心亂；但，努力努力，終算能够把自己穩定住，慷慨地向大家笑笑。

末了，悄悄告訴平兒：

「我打算要搬家，明天晚上十點鐘在會館裏等你，不見不散！」

說完他們便分手。

顧洪回去，屋裏的爐子已只剩了一片灰燼，在灰燼下面，隱隱地閃耀着幾點鮮紅的火星。

他並不覺得冷。

只像忘記了什麼！只像應該做點什麼！

他坐下去。

鄰室的鼾聲擾亂了他，他又站起來。

回頭看見映在牆上的自己的影子，心裏就下意識地一跳。

終於重復坐下。

憧憧人影開始在他腦筋裏轉，漸漸地，又都離他而去了。這便使得自己難堪：並

沒覺察那是他們個人間的恥辱，只深深地感到是工作上的恥辱！——工作的結果，沒法子維繫他們不發生動搖！而自己却又是作着這工作的一人……

他忿忿，他癡笑。他想到一切，末了一切都無辦法；可憐自己的孤獨，同時又憎惡自己的無能。自己算是個什麼東西？突然激起自我的輕視。

於是挪過案頭的鏡子來照出自己的面形。一下皺皺眉，一下噉噉牙，一下又生氣，一下又笑地對着鏡子扮鬼臉。

突然，嘩啦一聲，使勁把鏡子摔在地下。

拾起玻璃的碎塊，緊緊捏着，讓玻璃刺破手指，沁出血珠。

再把手指放進嘴裏，吮吸着，嚼到一股鹹味。

心，這才痛快了。

第二天，平兒按時走來。

他凝睇着她，向她說了許多好些年來沒會說過的熱情話，以至於拉她過來，一塊坐下，伏在她懷裏哭，抬起滿佈淚痕的臉，向她求吻。

她了然於他此時的心境，不多問，只低頭吻着他。

他忽然又笑了，說：

「以後見面的機會怕就少了！——不過，我還得請你給我做件事，你向李肥替我借五十塊錢，交到李詩人住的那個公廨去，他看來是不行的了，這錢好給他買棺材和開銷公廨的欠帳。要不，公廨掌櫃知道我們是朋友，跑來一找，麻煩就多了。」

平兒默然。

「銀行虧空太大，究竟能支持到那天也說不定呢，李肥回來又賠了，手裏也很窮，還有——還有——」但她終於毅然地接下去，「這筆款子我總得借來的，你放心！」說到「你放心」，她也哭了。

「你先走，」還是顧洪催促着她。

他們再接一次長長的吻。

她把圍巾裹着頭，只留下一對眼睛。那時眼睛，在再次凝望他時，眼角上又聚着了兩粒淚珠。

十二點鐘，顧洪才悄悄走出來。

剛要穿出胡同，胡同口一條黑影打身邊掠過。來不及回頭看，兩手已被人把住

了。

「老顧！」——他認出一張狡獪的笑臉。

啊！霍斌！

一輛新式汽車開來停在街邊，他被簇擁着坐上去。

咕咕咕，一溜煙開跑了。

那時候平兒還正躲在被窩裏傷傷心心地哭呢！

次日清早她去銀行。

糟糕！大理石建築的銀行外擠着一大堆人。

鐵柵門緊緊關閉着，每幅窗簾都放了下來。

她從後門閃進去。

樓下沒一人辦公，只看見幾個工友在那里紛紛議論。

樓上外間坐着幾個重要職員，一個個也都像泥塑木雕的菩薩佛像。

經理室只有李肥一人坐在公事棹前的轉椅上，傻哩爪噠，嘴唇發白。

？——平兒一怔。

！——李肥縮縮脖子。

忽然，樓下的人羣傳出一片喧聲，但那喧聲，被阻於堅實的高牆，被阻於寬厚的玻璃窗，使得在樓上經理室中的平兒他們，聽來就像遠處的蚊蚋悲鳴。

她挑起窗簾的一角，往下看，一羣人在下面揮手，向着緊緊關閉着的鐵柵門，表示着一種可以想像出的忿怒。

「他們要怎麼樣？」回頭問李肥。

「得，擠兌！」李肥不動。

她輕輕扳動窗門上的樞鈕，把窗門拉開一條細縫。

一片狂瀾似的喧聲，隨着冷風，立刻吹進這寂靜的屋裏。

「得，快點關上，」李肥直嚷。

她心裏笑，笑這資本家末日到臨時顫慄的可憐。

重關上窗門。

喧聲再被阻隔在牆外，屋裏的空氣又歸寂靜。

「有辦法沒有？」

「派人想法子去了，得，還沒電話來。」

她在屋裏來回地走着，顧洪的囑咐又緊壓着她的心。想起顧洪，她就想哭；顧洪所說的話，急着非馬上辦好不可。——李詩人怕就是這一兩天的事，事情再不能遲延的呀！——但李肥，那傻哩瓜嘍的人兒，這時候已經自顧不暇，那里還管得別人？趕上這會子，自己又如何好向他說？……

叮叮叮，電話鈴響。

李肥一下跳起來，抓着耳機。——平兒看他的臉色難看得如一個待決的囚犯。

「喂，得；喂，得得得！……得……得……得……得，十萬，只弄到十萬？……

……也好，也好，得！……（他的臉色才又稍稍回過來了一點）……得，沒有，沒有散哇，還擠在門外呢！……好，好，得！……就這麼辦，我等着！……得，……得！……得！……」

掛上耳機，按電鈴，叫人透出消息，說現款就運到，運到就開兌。

然後再坐下來，長長吐出一口粗氣。飄飄平兒，又有工夫笑。——他自己覺得，自己正是一個苦戰沙場終得保全回來的福將呀！

這可不是一個好機會？——兩方面都這麼想。

「得，您吓沒吓着？」

「真吓死人哪，心還在跳呢，」她抬手輕輕拍着自己的心窩。

李肥痴想：在她那手下面的便是一對肥嫩的奶子，得，今兒個自己的手能放到那兒去就好了。

「您別怕，都有我，得，」他眯着眼。

「你麼，」她却撇着嘴，「只會顧自己。」

「得，您別那麼說，」李肥急急分辯。

「那樣就好，」平兒嘆一口氣，「我早上就着了半天的急，怎麼經得在這兒又吓一跳哇！」

「您從那兒來，得？」李肥表出關切，「什麼事讓您着急呢？」

「你不知道？」

「……………」

「李詩人快死哪！」



「得——」但那正是李肥願聽的消息：李詩人死了，您平兒總沒再要去侍候的人了吧！

「顧洪打電話告訴我，說要是你還不知道，他叫我告訴你——」

「得，李詩人，好朋友，我也悲哀。」

「他的意思是李詩人沒有錢——」

「得，我也沒有錢！」

「可是幾十塊錢你總能拿出來的，顧洪和我打算向你借五十塊錢，辦他的後事

了。」

「得——」

「行不行，爲了我？」

「行麼，是行的，爲了您；得，平兒，您却沒順着我一次。這一次——」

「出去玩？我依你！」

「您真能依我，得？」李肥當然不放心。

「一定依你的，」平兒却又正正經經地。

他便樂。掏出皮包，慷慨地數出五張十塊的鈔票，交給她，但在那鈔票從自己手指間滑掉的一剎那，心上又感到被割了五刀的痛楚。

「謝謝你，我去了就來。」

「得，您要上那兒？」

「給李詩人送錢去呀！」

「得，我叫汽車送您去！」

他又按電鈴，吩咐李德發和來實一塊兒坐汽車送平兒去，說是好幫着跟公腐的掌櫃辦交涉，但辦完了務必陪着她一道回來。

汽車開到那家公腐。

掌櫃像得了救星般地迎出來，苦着臉說：

「小姐來得正好，李先生今兒早上已經歸了天，我還派人找顧先生去了呢。」

李詩人的死雖然早在意中，一旦成爲事實，心裏也不禁引起一番惋歎；何況「顧」兩字正射着她的心，她的眼淚就又要流出來了。

她無心進去撫視他的遺骸。

首先開銷了公府的欠帳，再同着李德發來寶他們上街去辦衣服，買棺木。

經過種種手續才入了殮。等到把棺木送到四川義地安葬完畢，滿城的燈火已經照耀起來了。

如何對付李肥？——這是跟着來到平兒心裏的最大的問題。但這問題，不久便又擱下。一大半是由於自己的自信心；區區李肥，何難應付？李肥，她根本就幾分瞧不起。那人是多猜疑，性慳吝，無決斷，無魄力，不敢得罪人，別人欺負去了，自己反而不敢言語……這一年來，自己玩他就算玩得够了，他都乖乖地不敢怎麼樣，這回，也不過是舊戲新排，重演一次罷了。誰說他可憐；這是他自己甘心情願的呀！

雖然如此，平兒的心境可並不開展呢！死的死了，躲的躲了，等到發動的一天，知道自己會遭逢到怎樣的命運？犧牲，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在犧牲以前所嚐味到的恐怖與悲哀！那里是城樓，那里是街市；紅艷艷的是天邊的晚霞，迷茫茫的是遠處的暮靄；呱呱呱叫着的是歸巢的寒鴉，咚咚咚響着的是駱駝項下的銅鈴。……這容易使人感發懷古之幽情的古城，看着就要改變那千百年來渲染上的色調，固然那適足以擊破自今以往的人們封建的迷夢，而其間究不知道要洒出多少熱血，擲出多少頭顱，摧

毀多少精明敏銳的靈魂才能掉換得來！——她這才真真地嘆出一口氣。

回到銀行。風潮暫時應付過去，人們已經走散；李肥無所用其惶惑與憂愁，得，便又在那里高唱着「信賴本國銀行」的老話了，以至於在吃晚飯時，依然能盡四五碗之量。

吃完了晚飯，背着平兒跟李德發商量好了，便叫預備車。

汽車開進前門，她便被他瑣瑣碎碎地問着這一半天的經過：從李詩人是在幾點鐘死的。而穿些什麼衣服，而棺木結實不結實，而埋得深不深，而……而……及到自己剛剛覺察出所經過的是一些陌生地方時，汽車已經停在一條黑暗胡同的小黑門前面。

李德發和來寶先跳下來，一個去敲那小黑門，一個來開這汽車門。

正在打算進去不進去，門一開，李肥便在身後推着她，似乎李德發和來寶有左右挾持她的準備，自己就更不敢輕易抬起腿來了。

突然，身後被人兩手一抱。終於被領進了一間土氣十足的臥室裏。

屋裏牆上掛有字畫，字畫的上款是落着李德發的名字。

她明白了！——眼前就斗然一黑。

李肥那傢伙想不到此，這一定是李德發出的主意！——這就完了，暗中有李德發在安排圈套，自己又是孤身一人，看來事情已是無可避免。甘心就這樣完了麼？！危懼把她的心揉成粉碎！她絕了望。但在絕望中，可仍然堅定着自己的心意——不能！當然要他把命來換的！

極力鎮住自己，擺出慣常的態度，等別的人都出去而又把房門給鎖上的時候，便裝出媚笑地理怨李肥：

「你既是有這樣的心，幹嗎你不早說呢？」

李肥自己倒吓得臉色青白，反而答不出話來。

他答不出話，也無話可說；但人類那種最下流最卑鄙的劣根性都在他的面目上舉動上完全表現了出來。——得，像一隻貪狼，像一隻瘋狗，像一隻狡兔，像一隻蠢牛。

他鹵莽地拉着她的手，他蠢笨地抱着她的腰，他饑涎欲流地親着她的臉。……

一伸手像不能復耐地把電燈擰閉了。

早來晚去，一連過了三天。

她被李德發家裏的人當賊一般地防範着，不許出大門一步。沒人和她交談，沒人來和她接近；她想盡了主意，但都無從下手。

李肥也真被教得乖覺了：無論是流着淚向他哀求，或者翻了臉和他吵架；以至於獻媚，求憐，裝病，尋死……得，他總是一言不發，居心裝傻。

她這才萬般後悔起來：太輕視了別人，太相信了自己；一個不留心，終於落進了別人的圈套。悔不聽顧洪的勸告，更幸負了他深深蘊藏在心裏那番情意。自己何嘗認識了社會？這一齣醜劇的演出，是如何地暴露了自己的無知與無能？啊啊！

一切感到絕望，在無可奈何中，也更加重了自己的決心！最後，羞辱逼着她嚼碎了她的心，地再無可忍地打定了一條主意。

向李肥要求自己吃的菜要自己來作，這倒被允許了。第二天便得到了下廚房的機會。

她在廚房裏時別人也早就躲開。——這於她的進行上倒是一個便利呀！

就在那晚上的深夜中，從她住的那間房裏，得，李肥突然地發出了半聲慘叫。

慘叫驚醒了李德發家裏的人，全家都爬了起來，擰開院子裏的燈，圍在那間屋子。但剛把門上的鎖打開，平兒便縱身從屋裏衝出來了。

她是滿身血污，手裏揮舞着一把切菜的刀！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胡博士首先贊成，總算叫「愛國志士」們大大放下了那一片熱心。中俄復交，商人們樂意把從××買來的布匹換上俄國的牌號，既愛了國，又賺了錢；抗×會呢，自然無工可作。

北平城裏雖然繼續捕去了二百多人，但據捕人者云，那正是「維持治安」的必要辦法，兼之時輸金剛法會已經舉行過，想來天下不久就當太平的呀。

一直到年底，大人物們，開會，鬧意見；小人物們，滑冰，玩女人；東北地方出了些什麼事，誰也不留心，不記得了。

然而不幸：新年第一天，山海關的砲聲又開始響了起來。

守城的兵與官，來得及跑的就跑了；來不及跑的就死了。死了的，得着在死後被



人加上一個「愛國英雄」的榮銜；跑了的，退到秦皇島，等着逃來的難民，以檢查爲名，得着他們身上僅有的財物，還激忿着嚷：

「我們替你們打小鬼，要你們給這一點點東西也捨不得給麼，媽的個巴子！」

山海關城呢，太陽旗又高高插上了！

這消息傳到北平——

古物和闊人們都同時忙亂起來：古物搬走了，闊人們也搬走了——遠的：上海天津；近的：東交民巷。

窮人們：沒有人管，自己也不怕。

這消息傳到關外——

張富第一個起了火：「媽的，再不幹也不行了，××兵終會打到咱們頭上來！」  
那晚上他又去找黃云。

黃云給他介紹從瀋陽剛到的：P.S.H.。

他乍一看還不相信：自己的人裏面會有長得像一枝花似的大姑娘？

可是P.S.H.的報告不但消失了他的疑團，並且更讓他起了勁，她明白說是，那邊

一切都組織好了，這里立刻就可以發動。

「黃云，」把正事報告完了，忽然她又向着黃云，「交際家被西川派人來抓去哪，他也鬧得太不成話了，聽說很難免掉一死呢。」

那個却還是不改常態地扶扶眼鏡，聳聳肩地：

「那又有什麼希奇！」

跟着他想到應該到黃鼠狼那里去觀觀風色，便叫着她一起去。

他介紹P.S.H.是他的「內人」。

黃鼠狼迅速地從嘴裏取出「哈德門」，恭恭敬敬地對着她鞠一個九十度的躬。

「本家，我正要派人去請你呢，你來得正好。」

黃云一看：匠上地下，坐着蹲着，滿屋是人。——但屬於自己同一組織的却沒有一個。

他有幾分想到這是預備幹什麼。

黃鼠狼遞給他一封信。那是從X軍方面送來的。內容是X軍進攻熱河，預備打此經過，要他們表示態度。如果願意合作，「滿洲國」可以給他們一個名義和若干軍餉

；不則X軍在進攻熱河之先，便要先來解決他們。

「如何？」司令看見他看完了信，便問。

「我的意思還不是和你一致麼？」他坦索地答，轉身坐在匠沿上。

「我說呢，羅二黑還不相信，」黃鼠狼得意地向着衆人，「我跟黃主任是老同事，我知道他頂清楚。我也是讀過書來的，別說是多年的老朋友，那人只要是讀過書的，我就能把他的心眼兒猜透！」

羅二黑嘿然，但他的眼光從不放鬆黃云。

「別的我不管，」黃云說，「反正叫我去冒險我是不幹的！」

「可不是嗎，」黃鼠狼就緊接着，「小鬼的利害我是吃過的，」說着，自然而然地就伸手在衣外摸着那還留着傷疤的地方。「不跟他們合作，終久是打不過他們的。那時候，要想保留這點勢力，也就難了。我個人倒不要緊，幾百弟兄們的生活怎麼辦呢？」這理由最是正大堂皇，說這話時，沒忘記運用那種抑揚頓挫的古文調子。「好在咱們只是跟他們合作，不是投降他們。要叫我投降他們，我才不幹呢！」語聲突然激烈了，「我姓黃的是頭可斷，誓不降仇的！得了他們的錢，培養咱們的勢力，咱們要學

馬占山！」然後，嘴一撇，餓狗般地咧出兩排牙，「哼，關裏的人，別提哪，誰還記得咱們？這一次山海關，還不又是一個不抵抗？而且，捐款也沒有哪，咱們就幹不也是白幹？所以，我的意思是——」下面便沒言語了。

忽然又轉向黃云：

「你是讀書人，你說吧！」

「你都給我說完了，我還說什麼！」

「有的，哈哈哈哈哈……」

又連連地拍着他的肩。

「可是，」角落裏有一個聲音在響出，「怕弟兄們不肯幹呢！」

「那一個敢！」司令立刻截住他，「我是司令，他們都該服從我！誰不服從就槍斃誰，我是有這個權的！」跟着又放低了嗓子：「其實呢，這也是多慮，明明知道打不過小鬼子，他們何至於又跟自己過不去，讓腦袋跟槍子子呢？」這話說得那麼俏皮，自己就忍不住笑了，更悠閒自得地望望P.S.H.，「大嫂子，您說對不對？」

P.S.H.只抿着嘴，報了他一笑。

有人點着頭，也跟着笑。

「萬一不肯呢，可不能不防着一點，」其中倒多少有幾個知道弟兄們的心意的，無論司令的權威是如何的大，似乎也不能輕易就使他們甘心屈服呢。——他們手上有槍呀！」

「他們不敢的，他們不敢的；」嘴裏雖然還是一樣強硬的司令，也就覺得有幾分心虛了。

「這倒得想個法子，」羅二黑想了想說，但眼光仍然望着黃云。

別人跟着他望着黃云。

「本家，你有什麼主意？」黃鼠狼看着這樣的情景，以為大家是想要聽黃云的意見，點起一支「哈德門」，便也問着。

「這還不容易？」黃云扶扶眼鏡，把聲音放得極低。——這使得黃鼠狼不能不把耳殼湊上來，而別的人也不能不改變了原來的姿勢，爭先恐後地挨到他面前。

「明天天不見亮，」他這才說下去，「吹號集合，賺他們不要帶槍，——這自然就以操練放射機關槍為名好了。而這幾架機關槍，咱們却先安排好了來等着。等着排起

隊來，再問他們願不願意。願意，聽候收編，再發槍械；不願意，——這時候，我不相信他們還有不願意的！」

「不錯，一點不錯；」司令伸出大姆指，「到底是讀過書來的人！」

別的人都一齊跟着表示佩服。——只有羅二黑一人不言語。

但司令沒注意到這個，興致勃勃地下命令：

「黃主任管收檢弟兄們的槍械；羅二黑管安排機關槍；別的人回去分頭通知，明天早上集合。——去，去；趕快去辦！」

大家散了，他才有工夫和P.S.H.應酬：

「對不起大嫂子，頭一晚就要就誤你們的好睡呢，改日賠罪，改日賠罪！」

P.S.H.儼然有點難爲情，便急急拉着黃云走出來了。

回來就派幾個人躲在自己房外的暗角裏，誰要闖進來便把他弄掉，但不許出聲

音。

然後告訴張富他們：今晚就幹；第一抓羅二黑，第二抓黃鼠狼。

掏出兩支手槍，分一支給P.S.H.。把手電燈放在身邊，不脫衣服，側身躺在匿

來了！

果然猜得不錯！——不必聽聲音，不必看容貌，已知道是誰。

拉拉 N.S.H. 的衣角，下了匿，抬着手槍，躲在暗角裏。

門外斗然錯雜着脚步聲，摻和着掙扎與喘氣；肉與肉相撞擊；力與力相抗鬥；生死將在一刻間決定，但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心意遠不逮撲滅讐仇的慾望來得嚴重。

格鬥相持了一陣。

終於在一聲「去你媽的」之後跟着傳來一息粗暴而婉轉的呻吟，便沒有聲響了。

四下却喧嚷起來。

黃云和 P.S.H. 一同跳出去。

幾個人跑來找着他們：

「黃鼠狼倒給弄掉了；羅二黑可總找不着人！」

「行了，他在我這兒！」

手電燈的光一閃，羅二黑在光暈所及的地方呈現出軟攤在地下的形骸。

對方却向這面進攻來了。

躲在窗孔下，躲在牆角裏，躲在枯樹後，他們紛紛應戰；有機會便衝出去，衝出去和敵人拚。

直到天明，事情才完全解決。

仍然依照黃鼠狼的吩咐在野地裏集合，仍然把X軍送來的信讀給大家聽，但所得到的只是一片反對聲——「打倒帝國主義」！

而P.S.H.的意思是——

「我們不必聲張。給他們回信，表示可以合作，叫他們派人來收編。要是來的人多：我們就分散開，讓他們找不着；來的人少：我們就先幹掉他們。」

意見被贊同，回信便送去了。

X軍長官笑得小鬍子直動，頭一次派去二百人。

但這二百人，從此就渺無音信。

派飛機去偵察，也找不到一點踪影。

小鬍子心下明白，老羞成怒，領着大隊，向前進發。



地方找到，人却不見！

受着強迫，遠到別一國家，把生命去作給國內軍閥和統治階級換來勝利與光榮的代價；殺死別國如自己一樣被壓迫的人，武力佔據別人的土地，於己無利於人有損地摧毀別人的房舍；——這些，正是國內軍閥和統治階級所慣加於自己身上的呀。軍營裏的大多數兵士，都這麼想着，而問着自己：「這是怎麼說的！」

「把槍頭掉轉去，」心裏便這樣睜出。

但本軍的統治者處處防範得非常精到，絕大的暴力阻礙着他們中間的聯絡。雖然心裏高燃着忿怒，然而壓力束縛了他們，使那忿怒暫時却得不到爆發的機會。

只是，只是能用厚底戰靴在崎嶇山道上作出憤懣的呼聲！

大隊直向熱河。

承德城裏立時引起了恐慌：主席把軍餉扣住；煙土細軟統統收拾在一起。姨太太們吓得脂粉零亂；衛隊在城裏城外等着抓車。

政府大員，親來那里視察，除了順便帶走幾箱古物之外，回去還向人說：

「該省主席誓死抗X，熱河決無危險。」

而在一禮拜之後——

（那時，戰地記者已經發出了這樣的新聞電稿：「X本人竟於三月三日黃昏，率所部一旅一團，離開承德，西退灤平。承德漢奸於X等走後，自稱各界領袖，於夜半東馳，歡迎敵軍。X軍得訊，急派隊西來，計一百二十八名。三日夜由建平越山嶺赴承德。四日晨十時入承德城。城中安靜異常，令人殊不信昨日之前百五十里外猶有戰事。行宮麋鹿，仍怡然嚼草；殿角羣鴿飛鳴，一切如恆。……」）

報紙上又登着那「政府大員」的談話了：

「熱河失守，早在意中！」

但不在意中的，却是關外X軍的崛起！

黃云他們既然解決了X軍二百名，知道他們的大隊必來報復。暫時四下分散，讓他們過去，然後抄襲後路。在第二次集合時，便打出了他們正式的旗號。

跟蹤向敵人後面追去。

X軍的規律夜裏必須歇息，而在晚上，坦克車，大砲與飛機都失掉了效用；自己正需要這種時機，那就決定白天分散，晚上進攻。

狂風呼嘯呼着；大雪飛舞着。

憧憧黑影在夜幕之下，彳亍前進。

分不出地勢，認不出方向；只有軍營幕裏的點點燈光，在遠處，遠處閃耀着。雪花一團團地打着頭；呼呼呼，風作出驚人的聲勢。

散開！

張富走在前頭。睜着炯炯的眼光，偵探，搜巡。

那里不是一個哨兵！

弓着身子，狗一般地向前爬動。轉從那人身後，看看挨近，一步縱上去，伸腿踢落他手裏的槍，伸臂緊勒着他的脖子。

「嚇哈！」

兩人扭結着，在雪地裏翻滾。

撼山震嶽的狂風，斗然從天空吹到地下，把地上積着的雪花，像船頭的水沫般地一陣一陣給吹了起來。

他這才吃力地爬起，抖去滿身的雪跡。

拾起敵人的步槍，轉背在自己肩上。

望着燈光，繼續前進。

人已到齊，同時動手，一聲呼嘯，衝鋒上去。

敵人從夢中驚醒！

雪仍然不止；寒風更逞着威風。

抓着了槍，沒工夫穿防寒具；禁不住冷，手脚麻木，運用不靈。

有工夫穿防寒具的顧不着槍，空空兩手，無力作戰；聽着槍聲，失了主意。

白白送命，不如逃走！

他們並不追趕，只把營幕裏的軍用品搬走，然後放起一把火。

風勢漸小。

雪也停止。

紅日出來。

大旂招展！

黃云和 P. S. H. 斜靠在山坳裏一家人家裏的破匠上休息，兩眼望着污黑的房頂出

神，腦筋裏却在安排這以後的計劃。一會皺皺眉，但依然沒些微改變那種沈靜的態度。張富走來，從身上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是一個弟兄從敵人的死屍身上搜出來的。

他坐起來，扶扶眼鏡，聳聳肩，略帶躁急地抽出血紙——

「中國被壓迫的朋友們——」

「喂，你來看！」他招呼 P.S.H.。

她便也坐起來，挨着他，一起看下去——

「只在學校學習過兩年中文的我，用中文來表達出我的心意，恐怕是不夠用的哩！」

「我深知道現在我們的敵人不是你們，滿洲之野，並不是我們的戰場。我們的敵人，與其說是中國，莫若說是 X X；X X 大眾應該從自己生存的鬥爭裏覺悟起來，從聯合世界上同階級的大眾裏覺悟起來。現在的你們，已經由我們武力支配之下，漸漸地抬起頭了，爲什麼我們不與你們聯結在一起呢？爲什麼我們要與你們這樣的「敵人」去作戰呢？」

「你們別怨我，須知我是被強迫着的呀！」

「陸軍省派人來逼着我拋下書本，背上防寒具，趕上海船，強迫出動。」

「師團長和旅團長還來訓話哩，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不久將成爲我們支配下的屬民，所以你們去殺了一個人，應該流些哀憐之淚。諸君對於身體要保重。……』他們叫我們老遠地去爲他們的利益而送死，他們還勸我們保重哩。對着瘋狂地呼嘯『萬歲』來送我們的人們，低着頭，我說不出句一話了。」

「我更其討厭的是碼頭上的商人，還以高價向將與故國死別的我們，叫賣他們的商品，甚至使我感覺到爲保護這些人們的國家，真沒有去死的必要！」

「從大連到奉天，從奉天到打虎山，十一時，始得到打虎山車站，就這樣在你們之前停留着。那天該我值班，於是在滿洲之野，站着，渡過新年。」

「過了新年，向熱河進發。走了不遠，路上橫臥着一具屍體，腹部中過三槍，胸部還有三處刺傷，已經結成冰凍了，僅此，亦足以想像昨日的戰事了。」

。——但是，這究竟是爲了誰來的呢？

「我們有二百人被你們殺害了；而我又看見不遠的電綫杆上，高懸着你們中間的四個人的首級。這不用說都該怨我們肯被軍閥們利用來作戰的結果呀！

「我有心把槍頭掉轉去，却是事實上眼前是做不到的。你們已是像狂瀾般地湧起來了，望你們努力，祝你們成功；還希望着這一片狂瀾發展開去——流遍中國，流遍××，流遍全世界凡是有人類的足跡的地方！

「明天我就要被派出去迎戰了，生死已置之度外，只可惜我竟作了我素來反對的人們的犧牲，現在說來，悔也悔不及了哩。

「但是，我的心還是活着的，我決不向你們放槍，我願意等着你們放槍打死我。在我未死之前，我還要替你們睜出口號——

「『打倒帝國主義！』

「『中國大眾一齊起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

一個你們不知道的××朋友。

——「九一八」三週年紀念日寫完——

## 後記

提筆愛寫長篇。眼高手低，躊躇紙張的勇氣倒真不小！

一九三三是自己最不得勁的一年！那一年，南北出版界儘管熱鬧非常，乏人「援引」，空自嗟嘆。找不到投稿的地方，便也低減了寫作的興趣；兼之有了女人，生了孩子，屋子小，孩子鬧，鬧得心煩，乍經歷着委實難於沉得住氣。寫點什麼，久不會想起過。

偏偏有兩位青年沒忘記我。辦雜誌，要稿子。既然不打算擱筆，當時就答應下來。打開稿紙，不揣冒昧，又寫長篇。

計劃着陸續刊登，然後另出單行本，因而順手也寫過一篇「後記」。「後記」如下云

云——



「五月裏開始坐下來寫這部稿子，現在稿子寫完，已是九月了。

其間因為天氣過於炎熱，以至於坐在桌前，一天半天寫不出一個字的窘狀，便曾不知感受過幾次；却終不敢間歇，打盆淨水洗帕臉，仍把筆桿提起來。

白天，帶着原稿紙走上因學校一點關係而得插足的公事房，機械地蜷伏在一個角落裏，忍耐着避開眼前狐狸般的笑影和耳邊鸞般的笑聲，流着汗，一字一字地低頭寫着。

晚上回家，和女人孩子俯促在三間小屋中。本沒處於設有公共育兒所的社會，孩子哭鬧，便不得不放下筆來，推着搖車，哼出『The Song of the Volga Boatman』的曲調，催她入睡。

但我倒底將這部稿子寫成！

並且在寫完了最末一行的最末一字時，毫不游移，馬上站起來收拾行李。——決心離開那公事房的暗角一下了。

我將借此機會，另闢新途！——一九三三年九月，天津。

稿子刊登了三章，忽然登不下去了。——那時我正在旅途上。等到回來，月份牌上已改標着一九三四年，而這被人退還的一堆稿紙依舊埋藏在抽屜裏。不寫倒罷了，寫了總得發表，第二次便寄往上海，由友人某交給某書局列入「創作叢書」。

叢書沒出，書局關門；友人某無下落，稿子的踪跡同在不明不白中。

據另一友人某來信，他曾見過它，但它此時已被某人拿去。某人計劃自己開書店，願意付印出版。——其後書店沒實現，稿子又第二次失掉了所在。

第三次又由友人某來信，它已被某先生交給某大書局。以某先生的關係，書局方面，印行是不該成問題的。——成問題的，天曉得！

這就到了一九三五年。

又有雜誌來要稿，仍舊把它交去（幸而手頭留有副稿！）又只刊出了三章。——心下才明白：寄到上海的正稿將永無收回的希望了。

副稿是初稿，正稿才是修正稿，修改之處不少，此時翻開副稿却一點也記不起來。事隔幾年，心情已變，勉強是不行，就將就把它付印了吧！

書名原叫做狂瀾，覺得討厭，故改今名。

一九三六，六月，在北平，作者。

